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真实的荒诞·先锋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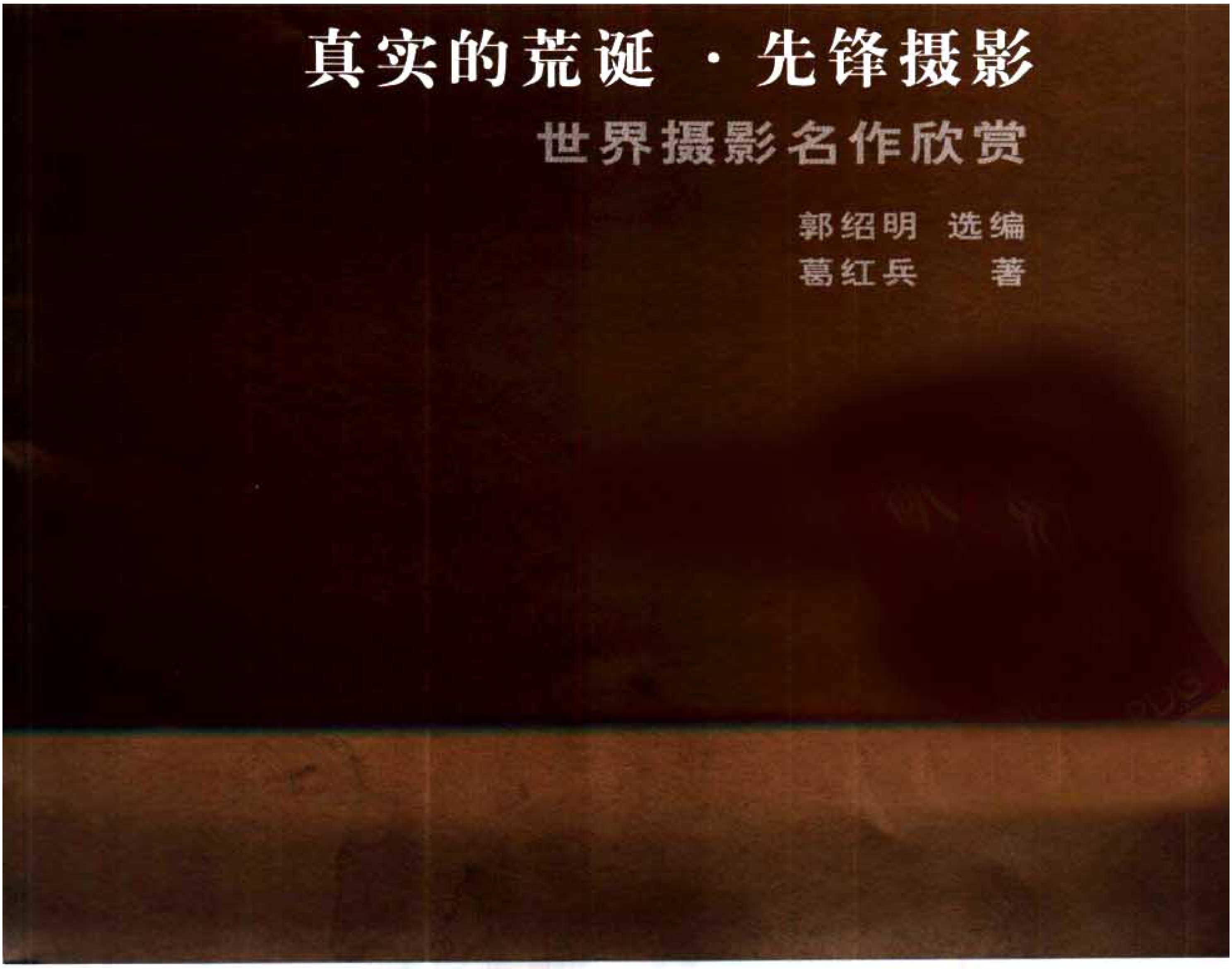
世界摄影名作欣赏

郭绍明 选编
葛红兵 著

ZHEN SHI DE
HUANG DA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真实的荒诞 · 先锋摄影

世界摄影名作欣赏

郭绍明 选编
葛红兵 著

真实的荒诞·先锋摄影

世界摄影名作欣赏

编　　著　郭绍明　葛红兵等
策　　划　彭年生
责任编辑　彭年生　黄小路
资料翻译　余　杉
装帧设计　王祥林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武昌区黄鹂路75号
邮政编码　430077
电　　话　(027)86785529　86787105
版　　次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4.5
印　　数　1—4000册
制　　作　武汉大海岸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7-5394-1148-1/J·1037
定　　价　(全套3册　120元)　本册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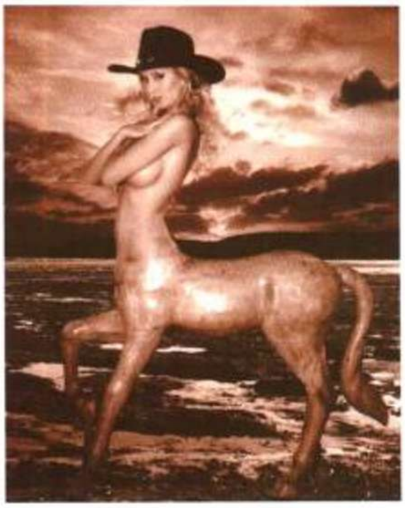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的荒诞：先锋摄影/郭绍明选编；葛红兵 著.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7
(世界摄影名作欣赏)
Ⅰ.真…　Ⅱ.①郭…②葛…　Ⅲ.摄影集—世界—现代
Ⅳ.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3806号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作者简介

葛红兵，新生代作家、批评家，文学博士、文艺学副教授，1987年起至今，发表各类文字约160万字，以新锐、大胆著称，著作及观点为韩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多家报刊、杂志介绍、转载。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现居上海。

主要论著有：

《"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
《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文学史学》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颓废者及其对立物》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文学史形态学》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我的N种生活》
（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埋身于抵抗之中》
（韩国新星出版社，2001年版）
《现在活着》
（随笔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正午的诗学》
（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ZHEN SHI DE
HUANG DAN
XIAN FENG
SHE YING

SHI JIE SHE YING
MING ZUO XIN SHANG

序

张曦焰

20世纪人类的奇思异想要比此前人类史上所有的总和还要多，人类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经受了现代工业的考验，艺术思维不仅没有因为科技进步和机械生产而退步，相反，在科技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之下有了更为新奇的伟大表现。

展现在本书中的60幅摄影作品就是例证，它们精妙的构思充分展示了现代人类的艺术运思能力，某种更为精细和复杂的技巧，某种更为鲜明和纯粹的动机被发掘了出来，艺术和商品、摄影和科技、美术和广告等等此前的时代人们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考虑的关系在这里变得直接而突出，因而20世纪的艺术和此前的艺术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

葛红兵以其特立独行的理论姿态和飞扬恣肆的文字在中国文坛曾数次掀起波澜，

许多人对他的思想表现抱以惊惧态度，拒绝和怀疑包围了他，作为他的朋友我能感到他在这种氛围中的孤独和失望。但是，我知道他不会为此而衰颓，某种更为重大的热情和渴望正在支撑着他，为此他乞求上帝给他力量让他亲近存在的真理，为此他乞求世人的宽容让他接近世界内部的深渊，为此他会狂妄、虚无地行走在他自己认定的道路上。

1998年他在《大家》连载系列随笔《另眼相看》以来，他的散文随笔艺术越发精湛了，当代中国散文界、随笔界也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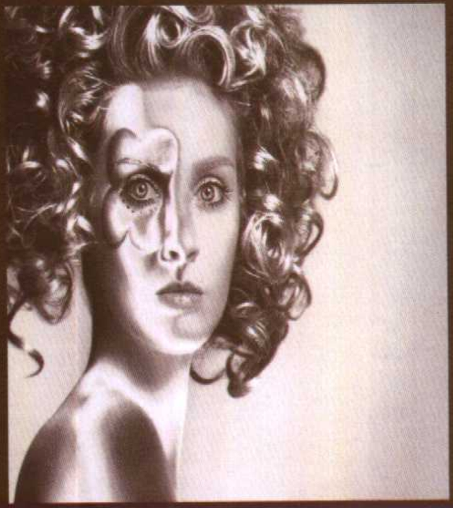
对他的认可，1999年、2000年他的作品连续入选中国最佳随笔、散文选。王干说："葛红兵是我们这个时代卢梭式的窥视者。"一点儿也没有错。他在随笔集《现在活着》、《我的N种生活》中"对自我灵魂的无情撕裂，对苦难的深情回眸，对历史命运的独特反思，对生存意义的无限追问……充分展示了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

"文化的存在，自然的存在，既具有许多丰富的异质性成分，又有许多共通的人性劫难"（洪治纲语），他"乞求绝望背后的安慰,收集自卑深处的自信，洗出污秽里的洁白和穿着虚伪之衣的真诚"，其语言"逼近吉凶叵测的文字极限"（郜元宝语）。

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些文字，他的率真和决绝给了他通向散文、随笔巅峰的力量。

葛红兵在本书中的杰出表现再次令我叹服，几乎这里的每一篇文字都是精妙的，它们充分展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型作家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敏锐和思想深度。这些文字无疑都是带着镣铐的舞蹈，每一篇都要在读图的基础上运思、考量。将图像中无限丰富的暗示性内蕴用语言说出来，是非常冒险的，那些暗示性内蕴存在于图像中可以说是无比丰富的，而一旦说出，要么使图像熠熠生辉，要么使图像萎靡不振，图像被说而定型，失去了它的暗示性和多解性，图像受说损伤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葛红兵给这些图像带来了更为辉煌的时刻，他得到了这些图像的允诺和首肯，他的文字完全可以和这些图像本身的绝妙构成对比，它们并没有机械地受制于图像，而是从图像出发，在图像和语言间找到某个绝佳的平衡，它们和图像构成了微妙的关联，可以说相得益彰。



2001年5月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001/ 废墟的果实
安古斯·麦克宾 摄

002/ 内心的石头
安古斯·麦克宾 摄

005/ 受难
西德尼·鲍德温 摄

006/ 沉重的肉身
詹姆斯·泼图 摄

008/ 分成两瓣的女人

011/ 芯蕊芬芳
杰拉德·拜比 摄

013/ 宠物人类

015/ 装得下世界的盒子
拜恩·莫里斯 摄

019/ 荒芜
张黎明 摄

020/ 智慧之爱
马修·若斯滕 摄

023/ 不老的植物
彼特·特纳 摄

025/ 性感

026/ 时间的惩罚

029/ 悬崖边的贵族
格伦·维克斯乐工作室 摄

030/ 人脑·电脑
莱斯扎德·霍洛维兹 摄

033/ 至上的嘴巴
弗罗伊德·迪恩 摄

035/ 凝固的数码之梦
(英国)数码之梦工作室 摄
036/ 臀部的表情
(德国)克劳斯·路斯勒 摄
039/ 亲昵的关系
041/ 飞
詹姆斯·泼图 摄
042/ 坠落之美
莱斯扎德·霍洛维兹 摄
045/ 跑动的关联
保罗·威克费尔德 摄
047/ 尽头
莱斯扎德·霍洛维兹 摄
048/ 城市机芯
迈克·麦格罗森 摄
050/ 瘦削的阳光
053/ 令人尊敬的相貌
弗兰克·荷霍特 摄
055/ 回报
(奥地利)托尼·克洛克 摄
057/ 要么操控，要么扮演
安古斯·麦克宾 摄
059/ 家的形象
珍-丹尼尔·莱蒙特 摄
060/ 发霉的生活
珍-丹尼尔·莱蒙特 摄
063/ 窗台上的天使
杰拉德·拜比 摄
065/ 幸福飞行
066/ 物欲的激情
杰奎斯·巴比 摄
069/ 好像是初遇
休·克莱茨默 摄
070/ 风
杰奎斯·巴比 摄
073/ 影
保罗·麦克森 摄
075/ 裂
帕里什·科哈尼姆 摄
076/ 乱
(意大利)茂罗·帕瓦蒂 摄

079/ 遗产
杰拉德·拜比　摄
081/ 肩上的地球
吉姆·皮帕工作室　摄
082/ 智慧的限度
彼特·特纳　摄
084/ 地球上的小孩
格伦·维克斯乐工作室　摄
087/ 金属人类
詹姆斯·泼图　摄
088/ 蓝色地表
彼特·特纳　摄
090/ 男人的表情
马克·塞利格　摄
093/ 日常的早晨
弗兰克·荷霍特　摄
095/ 应有尽有
097/ 服饰
阿伦·亚伯拉姆斯与弗朗切斯卡·拉卡尼那　摄
099/ 通道
彼特·特纳　摄
100/ 收藏
103/ 时光,在水底悄悄逝去
麦吉·泰勒　摄
105/ 鞋与脚
杰拉德·拜比　摄
106/ 科技巫术
莱斯扎德·霍洛维兹　摄
109/ 女性
迈克尔·尼尔森　摄
110/ 雪地狂奔
113/ 敞开
115/ 小女孩，她还小
尼克·威多斯　摄
116/ 物种改造
费南多·祖弗　摄
119/ 想像力
拜恩·莫里斯　摄
121/ 镜湖飞花
费南多·祖弗　摄

废墟的果实

安吉斯·麦克宾　摄

她凝神地望着你，眼神那么单纯，纯到像没有一丝波澜的湖面；它高高地耸立着，傲岸的目光擦过你的头顶，仿佛它是世上最尊贵的神。青春少女和功勋伟绩就这样被拉到了一起，而它们之间的沟壑却要用尘土来填平。

远处是寂寞的废墟，它衰颓、落寞地在太阳底下躺着，阳光无所事事地照在它的身上，使它的苍老和憔悴无法躲藏。多少英雄往事，多少军功伟绩堆积起了那巨大的散发着阴影的功勋柱，如今它像个巨大的泪滴滴落在大地上。天幕沉沉地笼罩着，压得很低很低，仿佛是为了衬托石柱的伟岸，又仿佛是为了压抑石柱的升华。

历史是这样用两种分别叫做功绩和废墟的颜料画成的，而时间则是它的调和剂，时间将二者统一起来，就如同它将人化成枯骨，将历史化成记忆，将大地夷成平地。功勋柱高高地隆起，仿佛是对时间的拒绝，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其实也是废墟风景的一部分，它只是使废墟看起来更像是废墟而已，它让我们知道这废墟的底下曾经有过多少青春，多少热望，多少激情的呐喊。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丰功伟绩和青春美女也许是每个男人无法放弃的梦想，然而这些都和废墟如此地接近，也许它们就是废墟本身。即使它们不是废墟，又如何呢？在举世公认的美女和举世公认的功绩之间有多远的距离呢？在万世景仰的人物和青春的生命之间有多远的距离呢？如果被万世景仰者只能在高高的石柱上化作石头，他的手只能永远如此地高举着，却不能哪怕是抹一下眼角的雨水，他的头只能永恒地俯视着人间，却不能走下来，拥抱那热烈的肉体，如果那高高的石柱只是他远离尘寰的监牢，他高高地冷漠地看着那阴柔的花在他的脚下开放又枯萎……谁能让他从那里走下来，将僵硬地头颅枕在那青春的肩胛上，让他听到那青春着的深处传来热血澎湃的声音？

内心的石头

安古斯·麦克宾　摄

一半是石头，另一半则是热血，一半在思索，一半在凝视，一半在历史的深处沉默，一半在现实的人间挣扎，他被缝合得几乎天衣无缝，也许他是最高超的外科医生的杰作，也许他是上帝的故意安排。这就是男人。

一半的热血走不出一半的石头，一半的凝视走不出一半的盲区，他被安置在石柱的座基上，就这样分裂着，无法弥合，他是蠢的，又是聪明的，他是永恒使命的奠基者，又是巨大阴影的制造者。这就是男人。

一半像独眼的盲人，一半像深藏不露的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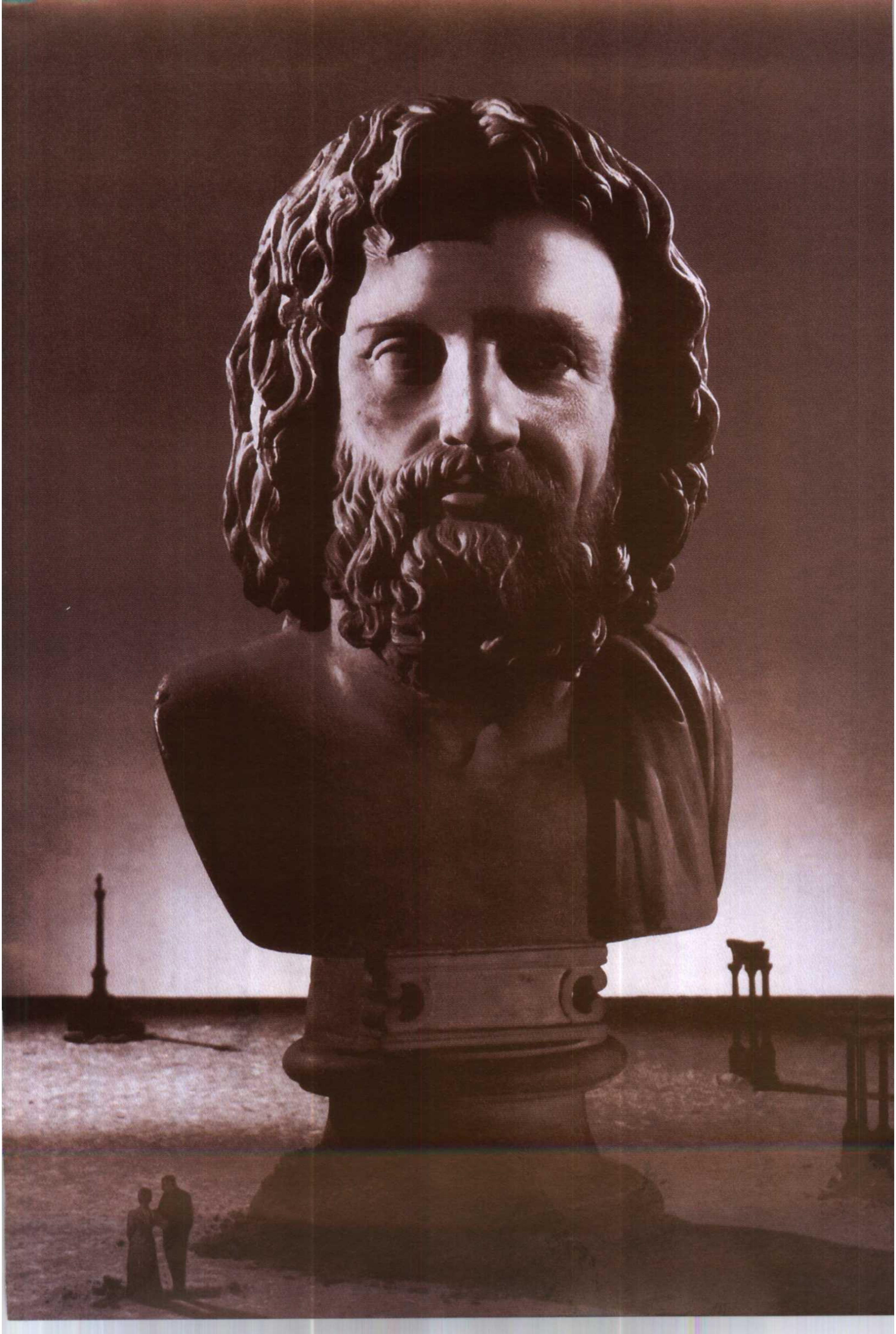
一半像热血沸腾的诗人，一半像嗜血的魔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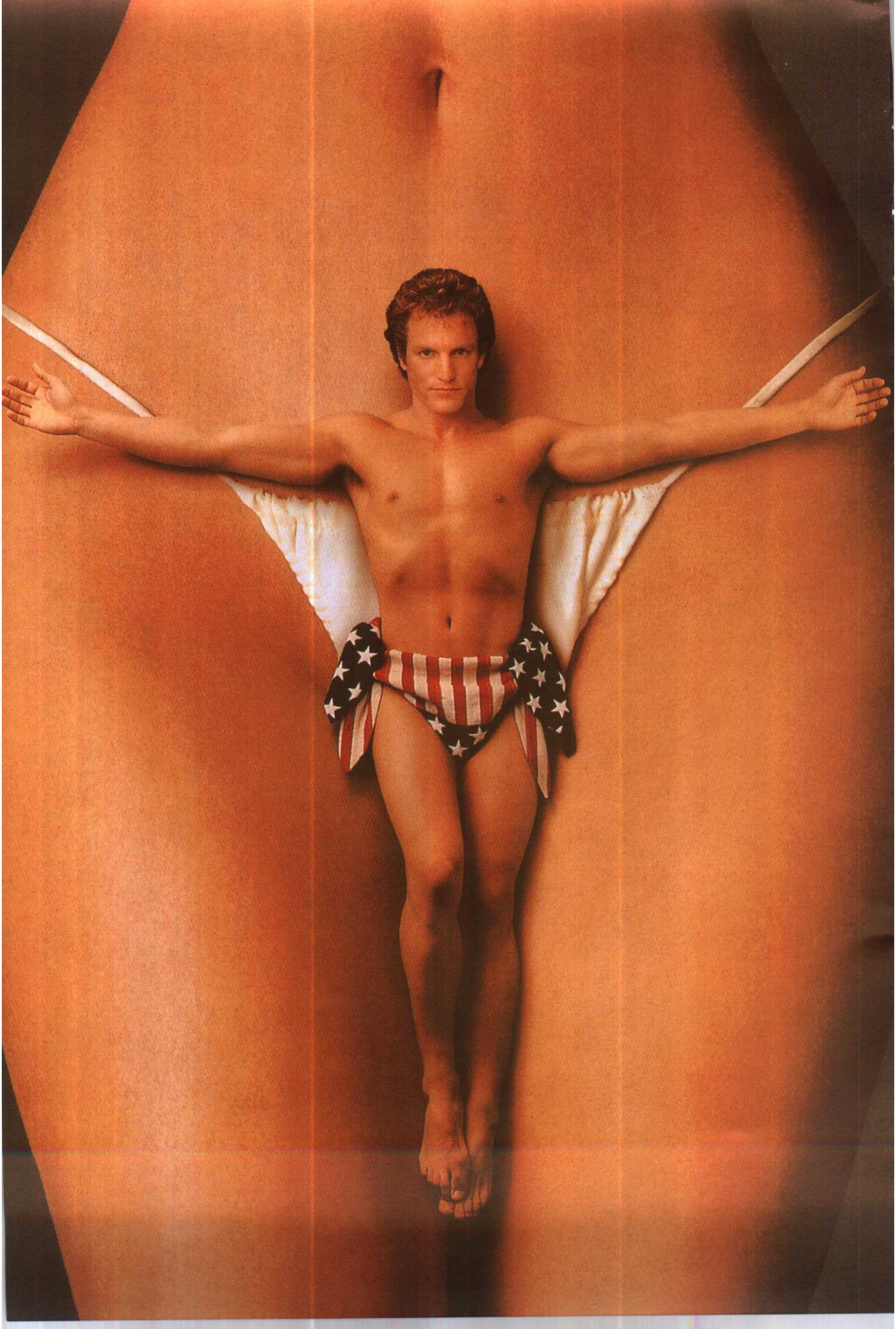
他一定会柔情万种，一定也会冷若冰霜。

他突兀地矗立在地平线上，从功勋柱和神殿废墟中突现出来，他高傲，有人缘，将脸上的刀痕看做是自己的骄傲。是啊，男人的伤疤就如同功勋章，男人的沧桑和荒凉就如同上帝给他的奖赏，他不在乎这些。

他远远地望着远处，没有在意脚下的离别，脚下，在我们视线的近处，那是亲人在离别，寂寞的阳光仿佛来自冬天，如果是冬天，那该是一个怎样寒冷而令人绝望的冬天啊！女人将为此落泪，她们在巨人脚下期盼着亲人的归来和热吻，她们依依不舍、热泪盈眶，但是，巨人并没有听到这一切，他装作目不斜视的样子，依然挺立在巨大的冬天之中，没有一丝感情的色彩。

他有力量，但他绝不会从那作为石头的一半中走出，也或者他就是石头本身，他钟爱的也许就只是那石头的冷血和硬度。





受难

西德尼·鲍德温 摄

他将女人的阴部当作自己的十字架，他在女人的阴部受难、殉道，他为此终生劳苦、精疲力竭，但他乐此不疲，就如同他在大地上耕作一般，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在那椭圆形的中央，在那隐秘的花朵的深处，从肌肤的表面到肌肤的内里。

那是他光荣的旅途，是啊，他像战无不胜的将军长驱直入，他像稚气未脱的孩童逡巡、游戏，他像上帝置身于自我主宰和造就的乐趣之中。他是缔造者，他有缔造的乐趣；他是劳动者，他有劳动的欢欣；他是殉难者，他有殉难者的骄傲。

从那幽秘的孔道进入，然后走出，这是一次死亡，又是一次复活，就如同基督之死。这死亡是心甘情愿的，他本可以不死，但他选择死，选择为此受难并且牺牲，因为他认为这是一场拯救，会有许多人在这场拯救中获益。

公认的魔鬼就居住在那幽秘的孔道里，它看着他进入那幽暗之所却不劝阻他，然而这是好心的魔鬼，它让他复活，并且赐予他超人的力量，让他拥有自由进出的权柄。他向魔鬼袒露了自己的愿望，魔鬼接受了他，事情就是这样。大多数的人认为他是依靠出卖自己的灵魂才得到魔鬼的认可和接受的，但是他不这么认为，他坚信那是自我主宰的行为，魔鬼只是刷新了他的灵魂而不是没收了他的灵魂，魔鬼通过亲近他的肉体而让他更生，在这个过程中魔鬼将欢愉和幸福根植于他的身体之内，使他的身体获得了体验幸福的能力。

所以，他感激魔鬼，愿意成为她的牺牲，他觉得那是他的上帝之城。

这是一个勇敢的男人，他知道自己来自那里，因而对那始原的地方一点儿也不忌讳，他无所顾忌地栖居于女人的腹部，如同一个圣婴栖居于圣母的怀抱，他毫无羞愧地张开了手臂，就如同亲人久别重逢渴望拥抱一样地面对着观众审视的目光，他热烈地赞美那始原的性的美，丝毫也不懂得遮掩。伪君子们将他身后的肉体当作耻辱柱，而他不，他献身于这“耻辱”，将这“耻辱”的美加诸自身。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人，是人就要有人的权能。尽管他为此会成为一个道德殉难者。

沉重的肉身

詹姆斯·泼图　摄

卡夫卡最大的恶梦是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再也不能说话，他为此痛苦万分，又因为他无法表达这痛苦，所以他的痛苦显得更深、更重。

而现在，我们的主人公是长上了翅膀的人，但是她长上了翅膀却依然不能飞翔，她只能在窄涩的街道上奔跑，她张开了翅膀仿佛就要飞腾而去，离飞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可是飞没有来临，她终于还是地上的人，她无法在高高的空中俯视大地，只能在地上接受鬼魅般的审视，只能在大地上痛苦万分。

这是人的恶梦。

你飞奔而逃，试图逃离追逐着你的眼睛，可是当你拐过街角，那眼睛就出现在你的身后，事实上那监视着你的眼睛无处不在，它不仅在街角站着的修女的面罩里，还在街边的每一扇窗户里；你跳步助跑，展翅欲飞，可是沉重的肉身阻止了你，你的脚依然在冰冷的石板上，你只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地上的人；你试图反抗那墙的挤压，寻找可以当作出路的缝隙，但是这世界就是由墙组成的，四处都是墙，你只是从一堵墙逃向另一堵墙。

你多么美啊，你正青春着，散发着热力，你耸起的乳房，绷紧的肌肉，健壮的大腿，这些无不证明你是青春的，你有你青春的力量，但是这不能帮助你什么，你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你愤怒地抱着头，仰望着天空，我能听到你嘴里发出的嘶哑的叫声，你赤裸着，处于无所防范的被看状态，你只能接受那些眼睛的窥视，它们看穿了你的软弱，肆无忌惮地用恶毒的眼睛侮辱你，诅咒你。

你看着自己的身体，它赤裸着在大街上狂奔，将你的软弱暴露无疑，但是你不能保护它，你无力使它免于羞辱。因而你的痛苦是无边的，其中夹杂着无数的恐惧。

你将这样飞奔下去，直到精疲力竭。恐惧和羞辱弥漫在你的四周，你从这里的恐惧和羞辱中逃出又没入那里的羞辱和恐惧，你是羞辱和恐惧的奴隶……

分成两瓣的女人

你见过这样的表情吗？一半是拒绝，一半是怂恿；一半是愤怒，一半是欣喜；一半是诱惑，一半是谋害。你无法知道那表情的确切涵义，在这样的女人面前你只是感到寒冷，她的任何热烈的语言都不能温暖你，因为在她的语言底下分明是冷漠着的杀心。但是，你不能离开她，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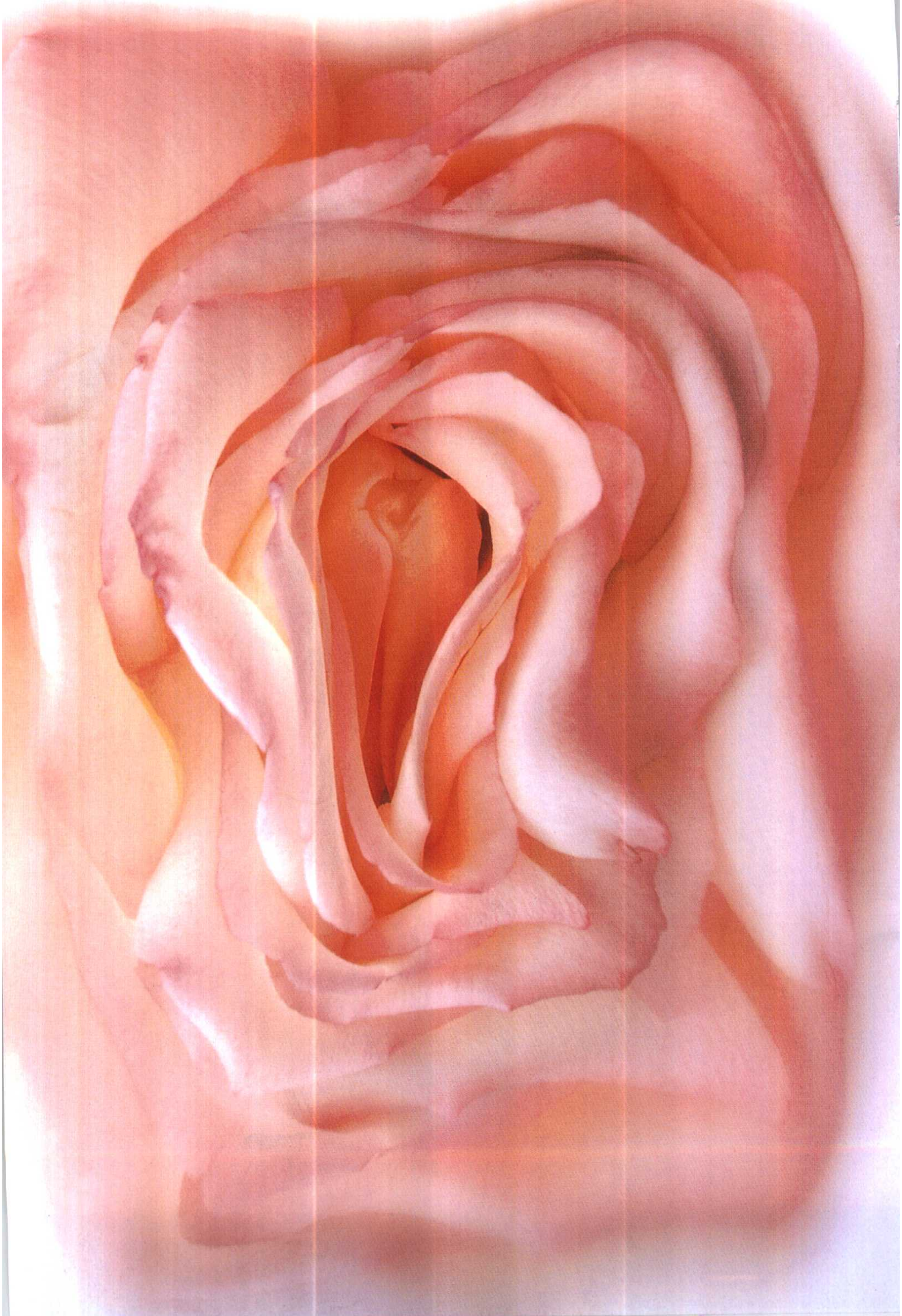
有这样一种女人，她把所有别人对她的接近都当成别有所图，她把任何赞美她的语言都领会成欺瞒、哄骗。她捂着自己的胸口和腹部，恐惧着别人的接近，在这种恐惧中，她时刻都像警惕的卫士一样守护着自己，当你对着她的躯体说话的时候，事实上她并不在她的躯体里，真正的她正躲在远处，她是在远处看着你的另一个人。

她睨视着你，让你毛骨悚然，她是无动于衷的怪物。因为受过伤，就恐惧所有的刀具，或者仅仅因为莫名的恐惧而拒绝任何形式的接近。或者因为恐惧别人对她的伤害，她就开始伤害别人。不，她不伤害那些不和她来往的人，而是伤害那些对她好的人，她恶毒地诅咒你，用热烈的语言勾引你，让你对她爱得发狂，她一边对你抛媚眼，一边心里说："这个傻冒，有你受的啦。"如果这个时候你识破了她的假象，试图走开，她就流泪、发誓、自戕、诅咒，她顿足捶胸地挽留你，拥抱你，这个时候你心软了，你留了下来，可是等待你的是什么下场呢？一把磨得锃光瓦亮的屠刀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这是一个分成两瓣的女人，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会向你举起屠刀，什么时候贡献给你热吻，你不知道她的嘴里有多少是细菌，又有多少是爱情，但是，她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她像女巫，在你的周边布下天罗地网……

你常常对自己说，不用害怕，她除了美貌之外身无长物，但是，仅仅是这美貌对你来说已经足够，你拒绝不了美貌的诱惑，你对美貌毫不设防，使得美貌成了惟一能致你于死命的武器。

你说你将死于对美的渴求，这在她的面前完全是真实的，她就是死亡的验证者。



芯蕊芬芳

杰拉德·拜比　摄

她一层层地绽露开来，直到她的芯蕊，那粉色的梦幻般的绽放，是如此饱满、丰润，无所遮蔽，也无所隐瞒，就这样，她将自己贡献在你的眼前。

在你目光抵达她的瞬间，在你的身体倾向她的瞬间，在你试图亲吻她的瞬间，你的心底是否也有另一朵鲜花在盛开呢？那是喜悦之花，她悄悄地根植在你内心的深处。

你使劲地嗅着，她的芬芳是那样迷人，湿润的更加湿润了；你使劲地听着，她的低语是那样温霭，亲热的更加亲热了。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你渴望更多。某种热流在你的身体里鼓胀着，你渴望某种触觉将它支撑起来，你渴望着指尖的接触、嘴唇的接触、肌肤的接触。

可以想像这是一个春天，露水轻轻地从虚无中凝聚而出，滋润着你眼前的一切，傍晚的阳光温暖地降落在远近的建筑物上，你在微熏的风中漫步，春天的风是迷人的，它对你的抚摸让你陶醉，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她，她静静地开放在傍晚的春风里，开放在你的记忆里，开放在你的触觉里，开放在你的欲望里。

这是让你年轻的花朵，让你冲动的花朵。你信步走过，但是，分明地，你的脚步变得更有弹性，你佝偻的腰挺直了，你的眼神中充满了另一种叫做渴望的东西。

这是大自然的奇迹，这让你领略到了。

宠物人类

随着宠物成倍地增长，许多城市规定养宠物要像办公司一样地领执照，而一张宠物证有的地方比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还贵。实际上宠物与富有已经一对一地联系了起来，宠物成了富有的象征。现在一个贵妇人抱着一条宠物狗在大街上走路的样子要比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婴儿在卧室里踱步还要来得高贵，一个女人有什么理由不抱一条宠物狗而要养一个孩子呢？人们宁可豢养一个宠物也不愿领养一个孤儿。

其实，绝大多数的宠物豢养者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体验与人相处的快感，与和他一样的人相处有障碍的人，他们无法面对有主见、有意志的主体，在这样的主体面前他们就自卑、就失措、就慌乱，他们无法从和他一样的人那里得到相处的欢乐，友谊的益处，他们因此而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于是他们爱上了宠物——一种没有意志、没有精神的物，只有在这样的物面前他们才感到自己的重要，宠物依赖他，需要他喂饭、洗澡，需要他陪着睡觉，宠物完全需要他——在这之中，他们感到自己被别人需要，他们体验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性，面对他们的宠物他们仿佛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们的自我感得到了肯定。

许多父母在鼓励孩子豢养宠物，他们以为宠物会帮助他们的孩子变得有耐心，有知识，有爱心，是的，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在宠物身上学习这些，而不是在和他们一样的人身上学习这些。这是多么可笑的图景啊，然而这确确实实是真实的，画面中，我们看到啦，那个小女孩在聆听一只菜青虫的教诲。

当然，绝大多数人并不将宠物豢养在家里，他们将宠物豢养在动物园里。动物园是现代人集体豢养宠物的地方。人们通过买参观券的方式，为他们“寄养”在动物园里的“宠物”提供经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天天和他们的宠物呆在一起，他们只能定期去看一看它们，定期为它们送去经费。动物们被关在动物园肮脏而又潮湿的笼子里，它们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活力，除了睡觉、吃饭，在狭窄的牢房里转圈，它们什么也干不了。我曾经参观过南方一个有名的大动物园，那是一个大夏天，天气格外炎热，管理员为了防止大

象进屋，将屋舍的门给关上了。那只可怜的大象蜷缩在一棵小树稀薄的树荫中，尽管它已经用尽了力气蜷缩它的身体，可是它的身体还是有一大块露在炎阳的下面，它昏暗的眼睛呆呆地失神而笼统地望着游客，它的两腿像是定住了一样，久久地，它的身子一动不动。我的身边有一个小女孩问她母亲：妈妈，大象为什么一动不动？她的母亲回答：因为它很懒。小女孩接着说：那它也一定很笨，站在太阳里不动，它一定是笨得可以了。——人类就是这样，将“动物”变成“宠物”，逼着它们被人观赏，却还要说它们懒，说它们笨。

人类的荒唐在他们面对宠物时表现得最充分。当他们认为老虎是他们的宠物时，他们就将老虎从森林中捕捉出来，把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园子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保护动物”，他们就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了。他们为了保护“动物”，他们就将活牛或者活羊投入到这园子中，让老虎撕碎它们，吃掉它们，他们为他们的老虎考虑得极为周到，他们怕他们的老虎吃宰杀好的牛、羊久而久之会失去野性，就特地用活牛、活羊来喂养它们。人们从各地来到这里，他们来看他们豢养的老虎，他们合伙出钱，买一只活牛送给他们的宠物老虎，他们津津有味地看着他们的老虎撕开牛的喉咙，看着牛在老虎的锋利的牙齿下哀鸣，看着牛的血从老虎的爪子底下汩汩流淌，他们体验到无边的欢畅，然后他们带着一份饲养宠物的满足感回家了。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人类怎么可能在保护动物这样的事情上表现得如此自相矛盾，难道保护老虎就不用保护牛了吗？老虎是动物牛就不是动物了吗？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人们要保护的并不是真正的动物，他们要保护的其实只是他们的宠物而已，当他们将老虎视作自己的宠物时自然牛就只能充当牺牲了，而有一天牛成了他们的宠物，说不定老虎就会成为牛的牺牲。

将你的宠物交还给大自然，让大自然的法则决定你的宠物的生存，让它恢复它的动物性，让我们以上帝安排好的人类和动物的秩序安然相处。让我们真正地爱动物而不是宠物。

装得下世界的盒子

拜恩·莫里斯 摄

电视绝对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只要你摁一下那个小小的按钮，你就再也逃不脱它的控制了，它的声音那么动听，它的画面那么悦目，它不知不觉间抚摸到了你的心坎上，它让你觉得拥有了它你就什么都有了。你可以端坐在你的沙发上遨游世界，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也比不上你的沙发那么稳当；你可以翘着脚丫子跟布什、麦当娜等等世界名人会面，他们决不会感到你傲慢无理；你可以与希特勒面对面地谈论一番；你也可以到秘鲁的原始森林中去和几千年前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共进午餐。有这么好的东西谁能不受它的引诱呢？它是老师，给你带来"知识"；它是情人，给青年带来"梦想"；它是粮食，坐在它面前你可以什么都不想，连吃饭也忘记了。这就是电视。身处在电子化的时代，电视是我们感受得最深的一样东西。如今家家都有一台电视了，一个家庭可以没有书籍、没有洗衣机、没有电饭煲，但是不能没有电视，电视成了文明生活的必需品。

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装着整个世界，在它面前你只有俯首称臣。首先是广告，想一想耐克鞋、山地车、可口可乐等等等等，它们不都是从电视里走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来的吗？如今电视已经成了商人们的同志了，没有人比商人更会利用电视了，今天的电视台已经成了商人的奴婢，试想如果没有商人的钱包，电视台又怎么能够维持？我这样说倒不是讲商人如何花大把大把的钱把电视节目时间买下来，电视节目自然成了商人的工具，这还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商人不仅买下了电视的画面还买下了电视的精神，如果电视是有精神的话，那这个精神一定姓钱，它一遍又一遍地对你说喝可口可乐吧喝可口可乐吧喝可口可乐吧，它把一个商品的意识建立到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对你的潜意识无能为力，你就只好就范了。人们在电视的面前会怎样呢？人们义无反顾地被电视俘虏，看一看大街上走着的青年都是一个模子：耐可鞋、山地车、牛仔裤、时装表、双肩包，这些着装一致言谈也一致的人就叫青年，这难道不是电视的功劳吗？电视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着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电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的推销商，谁的推销能力有电视那么大呢？它不仅推销商品，还推销热爱商品的观念，使人无法不热爱钱。

没有电视的年代人们总是邀上几个要好的朋友打球、郊游，更多的时间则用来阅读，而现在呢？学生一放学就回家猫起来，问一问他们星期天干什么了，十有八九你会得到一个相同的回答："看电视了。"早晨见面，办公室里听到的最常见的招呼语是："昨晚某某电视你看了吗？"电视已经彻底地占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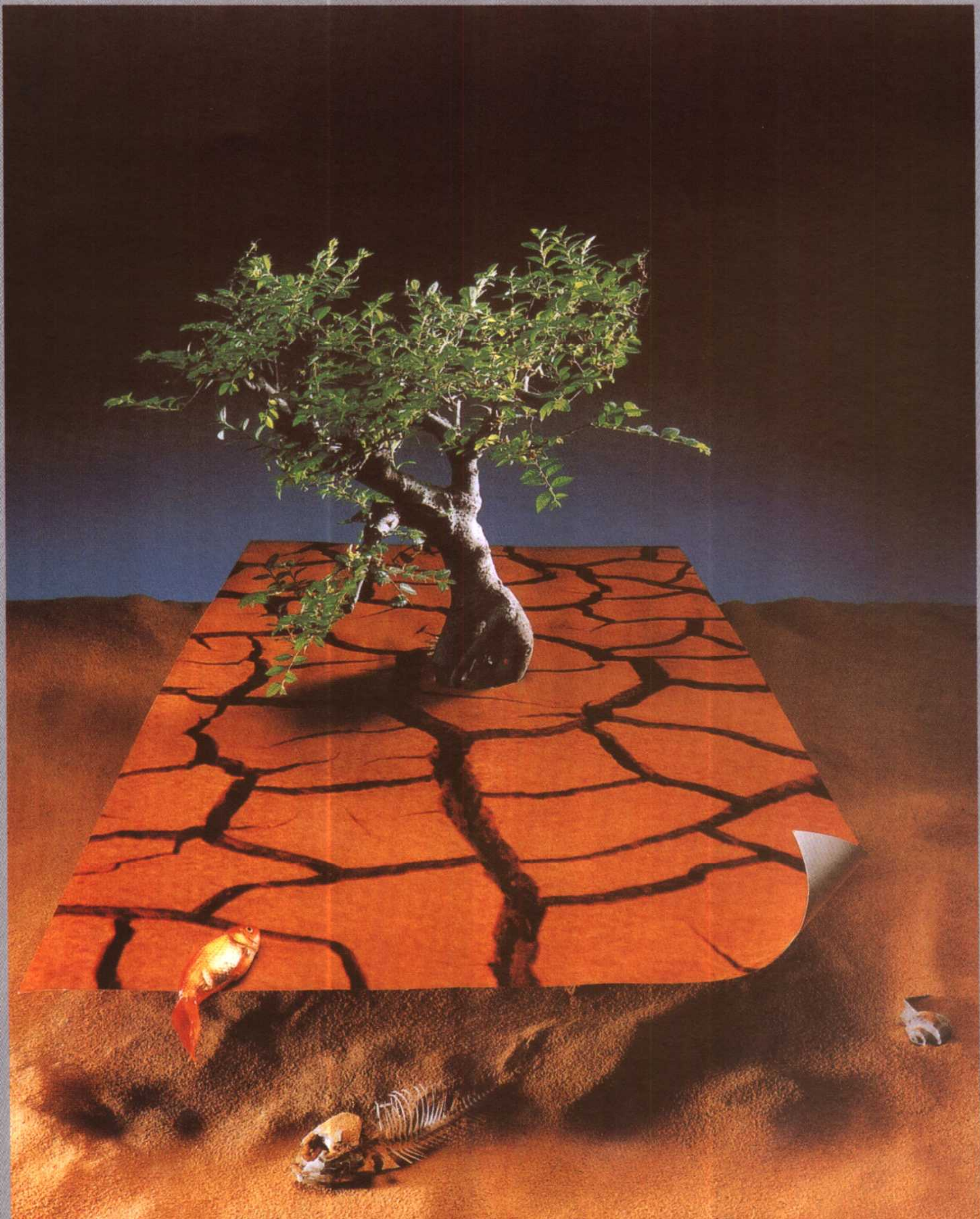
人类的生活，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导者了。现在的那个叫做“人”的人更愿意呆在家里，坐在那个叫做电视机的四方形盒子面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他们乐此不疲。有了电视他们就再也不用旅游了，电视可以在几秒钟之间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他们也懒得看书了，与伏案读书相比，躺在床上看电视要自在逍遥多了，书要你去读而电视却是主动地走上门来的，它主动地在你的耳边说话，主动地到你的眼前表演，在这样一个殷勤的仆人面前你还需要什么？你什么都不需要了。

让我们看一看电视（这个可爱的小魔盒）里究竟有些什么。

广告。中心语言：今天你喝了没有？精心呵护你的容颜！使你倍感舒服！广告的哲学是殷勤地对待你的感官，使你舒适、舒服、舒畅，广告的目标是把你培养成一个感官主义者，当身体的快感成了你的惟一幸福，广告商们便大功告成，这时他们会一边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一边举酒庆贺他们对人性认识的准确和对世界改造的成功。新闻。中心画面：握手（热烈地亲切地友好地坦诚地），交谈（两个人的、三个人的、四个人的、五个人的、六个人的……1000个人的、10000个人的，喃喃自语地大声宣读地众口一词地面红耳赤地饥肠辘辘地大腹便便地），走路（鲜花满地地有红地毯地从飞机上下来地饥民仰望地）。新闻的目标是将你锻造成一个理想主义者，教你信任，解除疑惑，进而建立信仰。所以现代新闻可以定义为在握手交谈和走路中建立信任信仰信心信念的一种活动。电视剧。中心镜头：追赶（男主角精疲力竭地寻找追求女主角满世界躲闪一不小心闪在了男主角的怀抱里，英雄骑马东来追赶西天落日——暗指这个世界的理想主义），幽凄（啜泣饮泣嚎啕——画外：一个电视观众掏出手帕抹了抹眼睛——谕示这个世界的悲剧本质），打电话（电话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一只手犹豫着拿起听筒另一只手适时地挡住——现代生活的核心交际方式）……电视剧的作用是安慰，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制造逼真的浪漫效果，在别人的故事里感伤着、忧郁着、想念着、绝望着、同情着、欢乐着……一种无风险的浪漫冒险解放了因为生活的平庸琐碎而带来的情感压抑。

不过电视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电视毕竟是机器，必须由人来操纵，所以从本质上说还得看是什么人坐在电视的面前，一个思想已经成熟的人，和一个将电视当成导师的人看电视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问题是现在的人类与电视呆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无法不把它当成良师益友，人类已经成了电视动物。一个将电视当成导师的人就是对电视盲信的人，他觉得他从电视中看到的是画面，真实的活生生的画面怎么会欺骗他呢？他不知道摄像机的镜头是如何地按照它们可恶的偏狭的暧昧的喜好来选择画面，他不知道原来是摄像机导演了画面。

这个喜欢以图像和画面挠你痒痒的家伙，其实是在利用你脆弱的感官，你的眼睛觉得它好，你的耳朵觉得它好，你的两条腿觉得它好（因为它不要你的腿动——你只要坐着就行了，其余的我来：电视机说）……电视机彻底地收买了人类，它又怎么能不控制人类？为什么政变分子首先要占领电视台？电视已经成了控制人类最有力的武器。



荒芜

张黎明 摄

乡下那些干涸的土地没有这样艳丽，它是灰暗的、晦气的、忧郁的。

那是一个荒年，你和小朋友们路过荒了一夏一秋的田野，那里除了几株枯萎的老树什么也没有，荒年的冬天人们总是非常绝望，到处是叹气的声音，有的人准备出走。你带着一把小锹，你知道一锹改变不了荒芜的土地，但是，你还是试验了一下，后来那里出现了一道白色的印子，只是一道白色的印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睡眠的昆虫都没有。

多年以后，你回忆那个荒年还心有余悸，甚至这会儿你面对纸面上的荒芜还止不住心慌，你看到那些已经变成了枯骨的鱼和还没有变成但是注定要变成枯骨的鱼，想起了那年的你，你也差点儿出走，你知道你就是那尾躺在打满了皱褶的荒地上大口喘气的鱼，你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在地里挖到一点儿野萝卜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但是这对小小年纪的你实在是太难了。

那年的你心里充满了悲哀，你觉得也许是活不过春天了，有的时候你会有幻觉，例如一棵郁郁葱葱的树挺立在荒原的尽头，树上结满了果子，但是，当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到它的跟前，你才发现那是它和你开的一个玩笑，它已经枯萎了，因为人们过多地采掉了它的叶子，它颓唐地矗立着，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这个时候你满是悲哀。

现在，在你面前的纸面上，荒芜成了被欣赏的风景，那金黄的土地仿佛是金子做成的，而绿色的树妖艳地生长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背后的天空竟然是奇怪的瓦蓝，这样的荒芜是谁制造的呢？他肯定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饥饿。

这荒芜之美，到底来自哪里呢？那不死的鱼已经让人羡慕不已，而阳光下那棵搔首弄姿的树更是让人艳羡，这是怎样的一种和人类开着玩笑的荒芜啊。

如今你是在城市里，写作欣赏荒芜的文字，荒芜已经离你很远，但是，你怎么能忘记它呢？

智慧之爱

马修·若斯滕 摄

宠物是作为人类交往缺乏症患者的治疗形式出现的。现代宠物的繁盛说明现代人中交往缺乏症患者越来越多了。单身女人与猫，单身男子与狗，青年学生与电子宠物鸡，男大款与宠物"金丝雀"，女大款与宠物"小狼狗"，老年人与电视——最廉价因而也是最普遍的宠物，现代社会为每一个人，每一种人都准备了宠物，人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原始地栖居于大地和天空之下的人是不用宠物的，例如一个农民他就不需要宠物，他天天和他的狗、牛、羊、马呆在一起，他们之间不是宠物和豢养者的关系，而是同志的关系，他知道这些动物在他的生活中的真正的位置，因而他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真正的关心，他让他的马强壮善跑，他让他的狗狂暴善吠，他知道这些动物的真正的本性，他训练这些动物就是为了让它们更加强壮更加符合它们的本性，他与它们共同地以一种真挚的合作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而城市的人们呢？他们给狗结扎，给狗染色，他们通过杂交、选育使狗长得越来越小，使狗越来越温和，经过他们的"爱护"狗变成了一种痴痴呆呆装疯卖傻哗众取宠胆小如鼠的怪物，它被扎上红头绳，戴上一动就响的铜铃，它除了摇尾乞怜之外就什么都不会了，它忘记为了维持生存而四处奔波觅食的劳苦，它成天躺在沙发上，它天天洗澡，有客人的时候它会和客人握手，它成了一个"文明"人。城市的人们豢养宠物并不是真正地热爱宠物，而是热爱他们自己，一个动物来到他们的手里，就再也不是动物了，动物的本性死亡了，它们实际上已经死亡，留下的只是一具供人玩弄的皮囊。

与宠物交往，为宠物洗澡、梳毛、喂饭，带它上街散步，据说这可以培养人的爱心、耐心、恒心、细心、真心，使人修身养性。他们说宠物通人性。人养了宠物，而宠物则反过来养了人的"性"。我得说用宠物来培养人性纯粹是谎言，一个养宠物的人实际上是在杀死动物。他养一只80厘米高的马作宠物，如果这只马真的有"人性"的话，它一定会为自己的矮小而万分沮丧，它不是爱它的主人，而应该痛恨它的主人，它被它的主人戕害了。上帝制造了马是让它在草原上奔驰的，只有飞奔，马鬃披上了风的形状，它的鼻孔中喷着热气……这才是真正的马的魅力。而一只养在后花园中的矮种马是最丑陋的。我有个朋友养了一头猪，她小气到请朋友上个厕所都要计较，可是这只小得只有一尺长的微型观赏猪用了她6000元她却毫无怨言，她对这只猪百依百顺，她叫这只可怜的猪"林黛玉"。我真的看不出这只长鼻大耳、四肢细短的东西有什么地方和林黛玉相似，相反，它到处乱拱，到处撒尿，我的这位朋友的家里四处充满了猪尿的骚味，可是我的这位朋友却对此毫不介意，她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把

“林黛玉”抱在怀里，她抹它的鬃毛，捏它的耳朵，给它搔痒，她还不时地吻它一下，每当“林黛玉”那硕大无比的嘴唇和她的尖嘴接触在一起时，我的心脏就发颤，我的肠胃就开始搅动，最后我终于忍不住，顾不上跟她告别，拔腿就跑，以至慌乱中辨别错了方向，开错了门，我一头扎进了她家的厕所里。

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外星人，它是比人类更高级的智慧生物，它来到了地球，它看到了比它低级的人类，它把人类当作自己的宠物，就如同人类把猫和狗当作宠物一样。习惯于豢养宠物的人类也许有一天也会被别的什么生物当成宠物豢养，那个时候人类就能体验一下猫和狗当宠物时候的感受了。

如何理解行经千年而不衰老的植物？人类成天在大地上行走，但是，他们并不能赶在时间的前面，也不能赶在那些伫立原地一动不动的植物的前面，他们甚至衰老得比植物更快。

如果植物都长着类似人的灵魂，它一定会为自己被拘禁在大地上不能自由地

不老的植物

彼特·特纳 摄

移动而感到悲愤。在我看来人比之于植物之所以说是高等级的，仅仅是因为人可以自由地移动，他可以从没有阳光的地方移动到有阳光的地方，他可以从不自由的地方移动到有自由的地方，这些都是他可以选择的，或者说，他的状态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是，这自由对于人类来说是有代价的，他获得养料的难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他和大地的联系不是紧密了而是疏远了，生命的安全感不是加强了而是几何级数地降低了，上帝给他的寿命是100年，而同等情况下一株乔木的寿命却可能是500甚至1000年。

是的，他可以躲进屋里规避风雨，他可以藏到树下逃避烈日，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比树木更脆弱，树木不能移动自身，它的生命是禁锢的，不自由的，但是也正是这不自由赐予树木以伟大的力量，可以挺立于风雨中，坚强地战胜大自然的威权。这是不自由的力量。

但是，在自由的虚弱和不自由的强力之间，我依然选择前者，我为我是一个人而感到自豪，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所带来的意义，如果100年可以带来1000年都不会有的自由，那么我宁可用1000年来换100年，100年对我就已经足够了。

当然，植物和人实际并无此种对立，画面展示的正是人和植物那种息息相关的和谐，他们可以彼此成为对方身体的和谐的一部分，在天空和云霓之下，人和植物都是大自然最美丽的骄子，它们良好的合作和互助正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前提。让我热爱大地和天空，热爱地上和空中的一切，因为我们将在彼此的共同存在中保有自身。

性感

画面的背景是墨绿色调的，杂以红、白两色的辣椒形图案，颜色对比非常强烈，但是墨绿色背景在线条上以竖线条为主，辣椒图案也顺应了这种线条基调，只是稍稍有些变化，产生了一些弯曲变形，避免了呆板。

画面前景是一个女性人物，白皙的肌肤，腥红的嘴唇，紫红色的唇线以及沿着唇线蜿蜒上升的直达左眉的紫红色线条，黑色的眉毛、头发。前景人物颜色非常丰富，和后景颜色的单纯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前景人物以横线条为主，她的发际线呈45度倾斜，在水平方向，她的眉毛、眼睛、嘴唇、下颌共同构成了复杂多变的横线条。

这是一种对比式构图，背景中的竖线条衬托了前景人物45度角发际线，使得前景人物的横线条并不显得重复、零乱和繁复，而是获得了某种秩序感；前景人物色调亮丽，本来是会非常轻佻的，处理不好会表现出广告册页式的肤浅来，但是在背景大块面墨绿色调的支撑下，这种亮丽的颜色不仅没有显得过分张扬，相反获得了某种平衡效果。

人物脸上的紫红色线条和背景中的红色辣椒图案在颜色和形状上都获得了呼应，人物和背景被神秘地联系了起来，使得画面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暗示性意味。

整幅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装饰效果，没有纵深感，似乎是平面拼贴画。但是，颜色效果非常激烈，强烈的对比色，让人产生压抑、不安甚至一丝绝望的感觉。

时间的惩罚

天空仿佛来自蒙克的《呐喊》，它是压抑的、扭曲的、痉挛的，它象征人类社会。

人必生活在社会中，人是社会的动物。

苍老的、丑陋的、枯死的树根紧紧地缠绕着主人公。它象征历史和时间。事实上树根上的疤痕就是钟表本身。

人逃不脱时间的惩罚，人是历史的动物。

人匍匐在天空和枯树之下，她没有挣扎，她知道这是她的宿命，挣扎于事无补，她将像树根一样老去，像树根一样垂落、摔倒、枯干和死亡。

她知道生命只是她为存在支付的罚金，而等待她的命运千篇一律，此刻她内心积聚的不是抵抗的决心，而是对造物主的疑问，她狠狠地看着画外，她的眼神正在发出诘问：

“谁是这生活图景的造物主？谁该为此负责？”

青春的肢体和苍老的树根的对比是多么强烈啊！造物主怎能对此无动于衷？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ACURA
ZBW 048

悬崖边的贵族

格伦·维克斯乐工作室　摄

私家汽车是现代中产阶级的典型梦想之一。对于当代社会评价系统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你是否拥有私车，而是你是否拥有成功、尊敬、地位、智慧等等，这里汽车已经和成功等等属性等同了，仿佛汽车已经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志。

的确，汽车的诞生几何级数地扩大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半径。汽车时代的人们仿佛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他们在大地上风驰电掣，远方从10公里变成了1000公里甚至2000公里，大地变得更宽敞，疑问变得更贴近。这是汽车的优势。

我们眼前的这幅照片中，ACURA吉普被安置在万丈悬崖的边上，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和一望无际的天空，这幅照片在强调什么呢？它在说，拥有了ACURA吉普，你就能拥有大自然，你就能享受远方带给你的新鲜的空气、灿烂的阳光、登高远望的激情。现在，我们来看看阳光，这会儿阳光正洒在ACURA吉普车身上，形成温暖的反光，这反光是那么柔和、温暖，具有抚摸感和亲吻感，类似少女的眼神，清澈、丰满，充满魅力，那么，买一辆这样的车吧，它绝对会让你像得到一个新的情人一样地自豪和幸福。

然而，这还不是这幅画面所要传达的全部，它着力传达的是ACURA吉普的马力强劲，用它登山就如在平地上行走一样方便，你看它这会儿正在爬坡，向着高处飞升而去，事实上它已经来到高处了，但是，它一点儿也没有喘气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了，地上全是香蕉皮，这种又滑又粘的东西，是一般汽车的死敌，走路的你踩上它都会摔得狗吃屎，何况是没长眼睛的汽车呢？但是，这是ACURA吉普，它对此毫不介意，你看它是多么稳重啊，像一个古代贵族，它在布满香蕉皮的悬崖边行驶自如，一点儿也不惧怕打滑，它是胆量的象征，因而它是男人的车。你是男人吗？你勇敢吗？你能拒绝这样一辆勇敢者的车吗？

当然，这辆车的安全系数你该绝对放心，胆量要靠物质来保证，中产阶级最怕的就是不安全，ACURA吉普为中产阶级想得非常周到，绝对将安全看做是第一位的。正是因为它安全，所以才会让你看起来像个勇士。

人脑·电脑

莱斯扎德·霍洛维兹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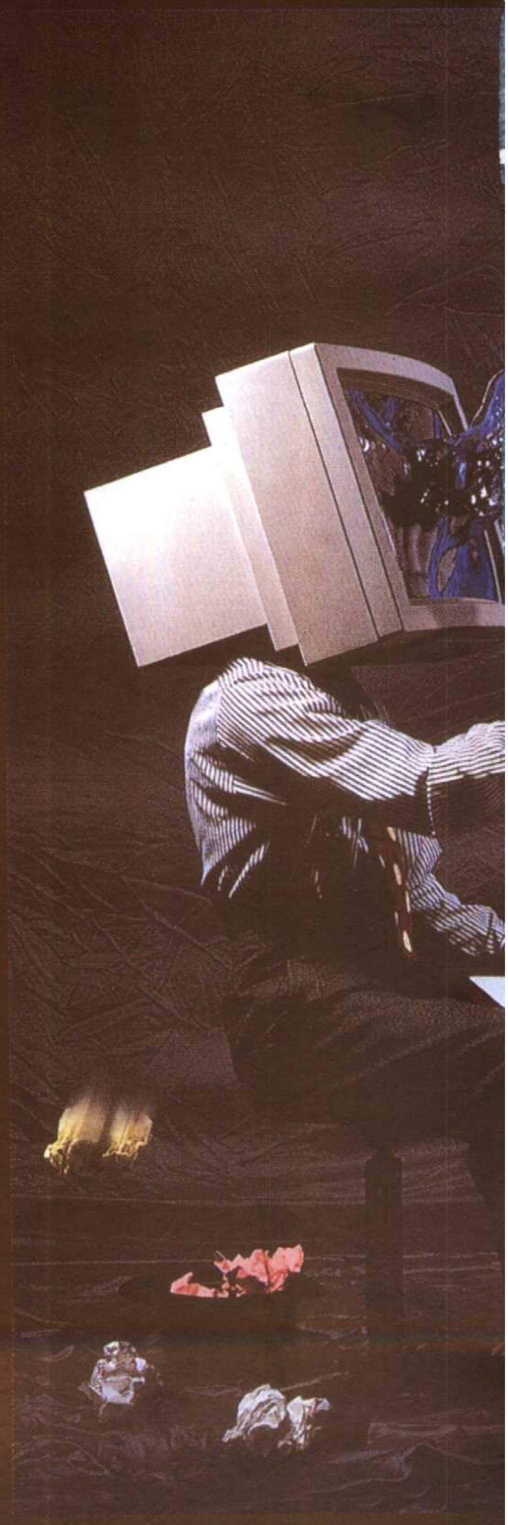
有相当长时间如果没有电脑我就不能写作，似乎也不能思考了。如果没有打开电脑，我就会拒绝写作，我害怕拿起钢笔写字，那种中世纪似的速度让我受不了，同时对稿件后期修改、誊抄的恐惧也使我宁愿什么都不做。我似乎已经离不开电脑了，理由还不仅仅是这些。电脑不仅仅把我从累人的改稿、抄稿的体力活中解放了出来，而且还因为它让我和朋友们的信件联系非常方便，我不用到邮局去，不用买邮票，不用伸出舌头舔邮票的屁股，再把邮票摁到信封上，我可以坐在家里就通过电脑飞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在那里我可以查到许多我要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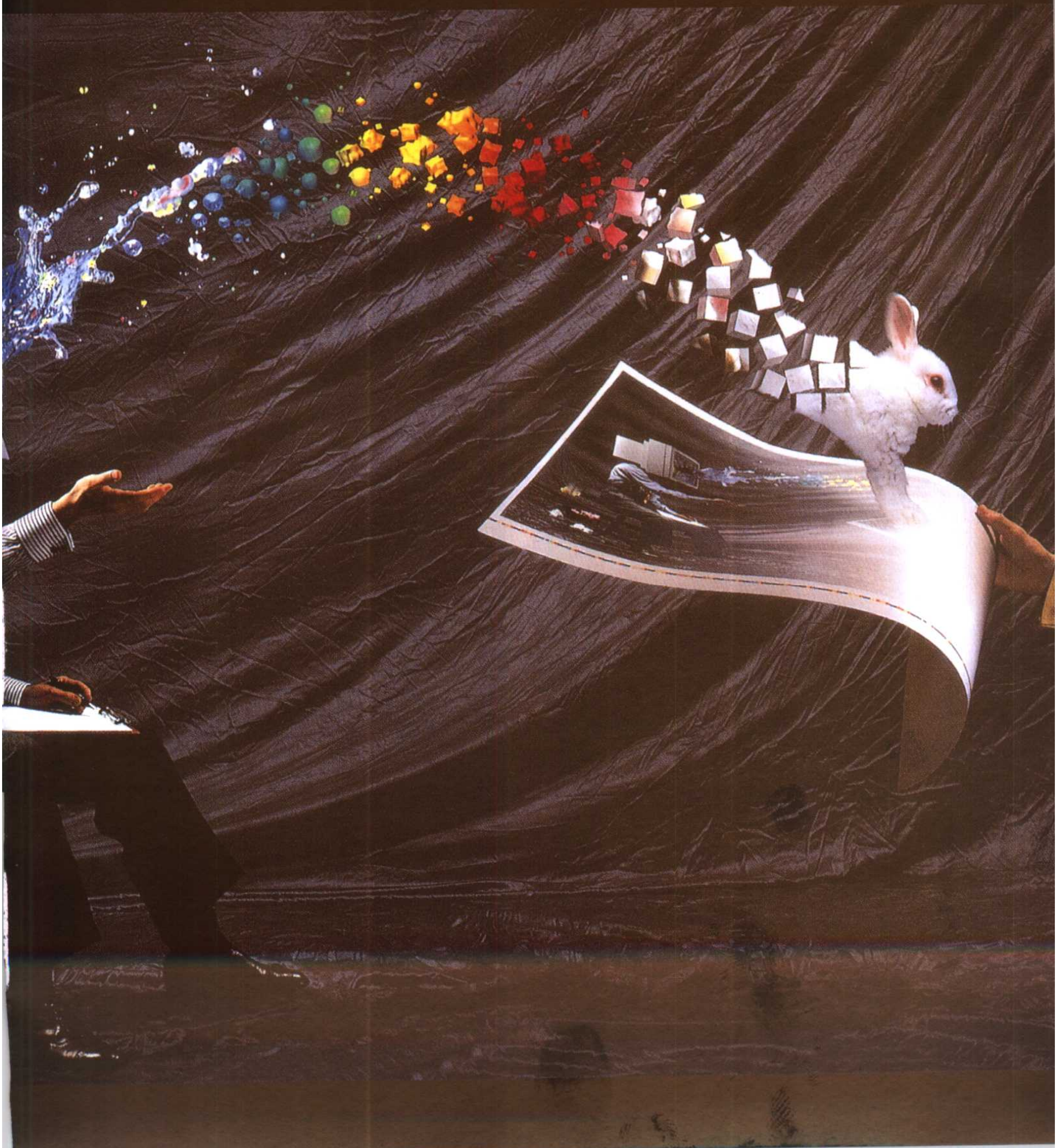
现在，我在电脑前每天要呆上10多小时，老实说我和电脑的关系比我和妻子的关系还要亲，我的妻子非常痛恨我和电脑的这种关系，但是我已经离不开电脑啦，我已经深深地陷入其中，不可救药了。

所以，对这张照片我是完全认同的，实际上我觉得它描绘的就是我生活的真实景象。我每天坐在电脑椅上，就通过电脑输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果没有电脑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看起来，我实在是很像一个电脑人，我的脑子和电脑的显示器实际上是一回事。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要和我聊天，请到网上通过电脑和我聊，现在我最亲密的朋友几乎都在网上；如果你是记者要来采访，请把采访提纲发到我的信箱里，让我们“伊妹儿”采访；如果你是编辑，要来拿稿子，那么请让我打开电脑为你输出一篇，稿子在我的电脑里呢！

你要找我？电话不通？没问题，电脑总是通的，发信到我的电脑里一定没问题，在那儿准能找到我。





大鱼的嘴里吐出一条小鱼，小鱼的嘴里又吐出了一条小鱼……

大人的嘴里吐出了一个小人，小人的嘴里又吐出了一个小人……

小人和小鱼对峙着，大人和大鱼对峙着。呀！不是人和鱼在对峙，而是嘴和嘴在对峙，大嘴和大嘴对峙着，小嘴和小嘴对峙着。

人和动物都是通过嘴巴而生存的，他们必须有吃的才能活着。也就是说要活着就必须张开嘴巴。然而，张开嘴巴又如何呢？你还必须武装你的嘴巴，你的舌头必须伸缩自如，把远处的食物卷回来，你的嘴唇必须张开得足够大，能吞下哪怕是庞然大物。

我们看到了，人通过不断地复制自己来武装自己，他们不断地繁殖，仿佛通

至上的嘴巴

弗罗伊德·迪恩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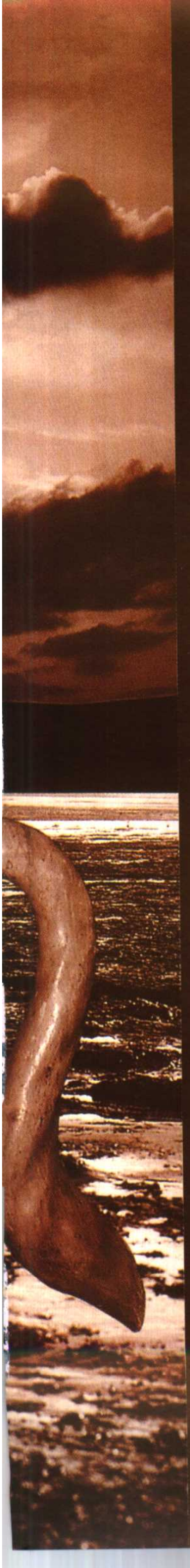
过自己的子代可以将舌头伸得无限远，仿佛可以够得着世界上任何可吃的东西。动物也在不断地复制自己，通过不断地繁殖，它们将自己的子代送到人类举手可得的地方，仿佛动物就是为了让人类吃得更好而繁殖着自身。

但是，紧张依然存在，人和动物的嘴太相像了，作为嘴巴它们的功能如此接近，让我们感觉它们是要互相吃掉对方，让我们感觉这是一场弱肉强食的对峙。

那个最大的鱼呢？

那个最大的人呢？

是否有一张最大的嘴巴，它在这些嘴巴之上，它是至上的嘴巴，完全可以一口将其他嘴巴都吞了，结束这弱肉强食的游戏？



凝固的数码之梦

(英国)数码之梦工作室　摄

血肉会渐渐地冷却，眼波会渐渐地凝固，矜持的手臂会定格在某个下意识的动作上，肌肤会慢慢地失去弹性……

最后，我们渐渐地回到动物性，我们像动物一样被抛掷在荒野，然后倒下，成为泥土的一部分……

一切都在泛黄老去，这是我们最真实的图景，但是，我们不会太介意。

在这之前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红唇、媚眼……事实是我们什么都要。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要，要衣服，要食物，甚至比这更多，我们还要别的人。有些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了，并且将它搬回家里，我们在家里清理着这些东西，一遍遍地抚摸着这些东西，感到了安全。

现在，这是在野外，在泥土的上方，在天空的下方，夕阳就要下山了，海面上什么都没有，除了油脂般的凝固着的渐渐来临的黑色，还有在这黑色中伸展着的某个暧昧的眼神。

夕阳落山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明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她凝固在那里，无法走开，她会守着这些，会告诉我们她等来的是什么。

臀部的表情

(德国)克劳斯·路斯勒　摄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突如其来的冲动，想脱下裤子，用屁股对着别人做一个鬼脸？是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想这样做。

是不是脸就一定比屁股更重要？是不是一定不能用屁股对着别人？

现在，在身体的上方，在屁股的上方，的确有一张郑重其事的脸，黑着的脸，它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在那里，下方是柔软的光滑的闪着暖光的身体。有的时候你会有错觉，觉得那不是一张脸，而只是一蓬头发，一个发髻。但是，它是一张脸，它长着脸上才有的眼睛，它在望着你，望着你看她的脊背、臀部的眼睛，它在听着你，听着你嘴里发出的不由自主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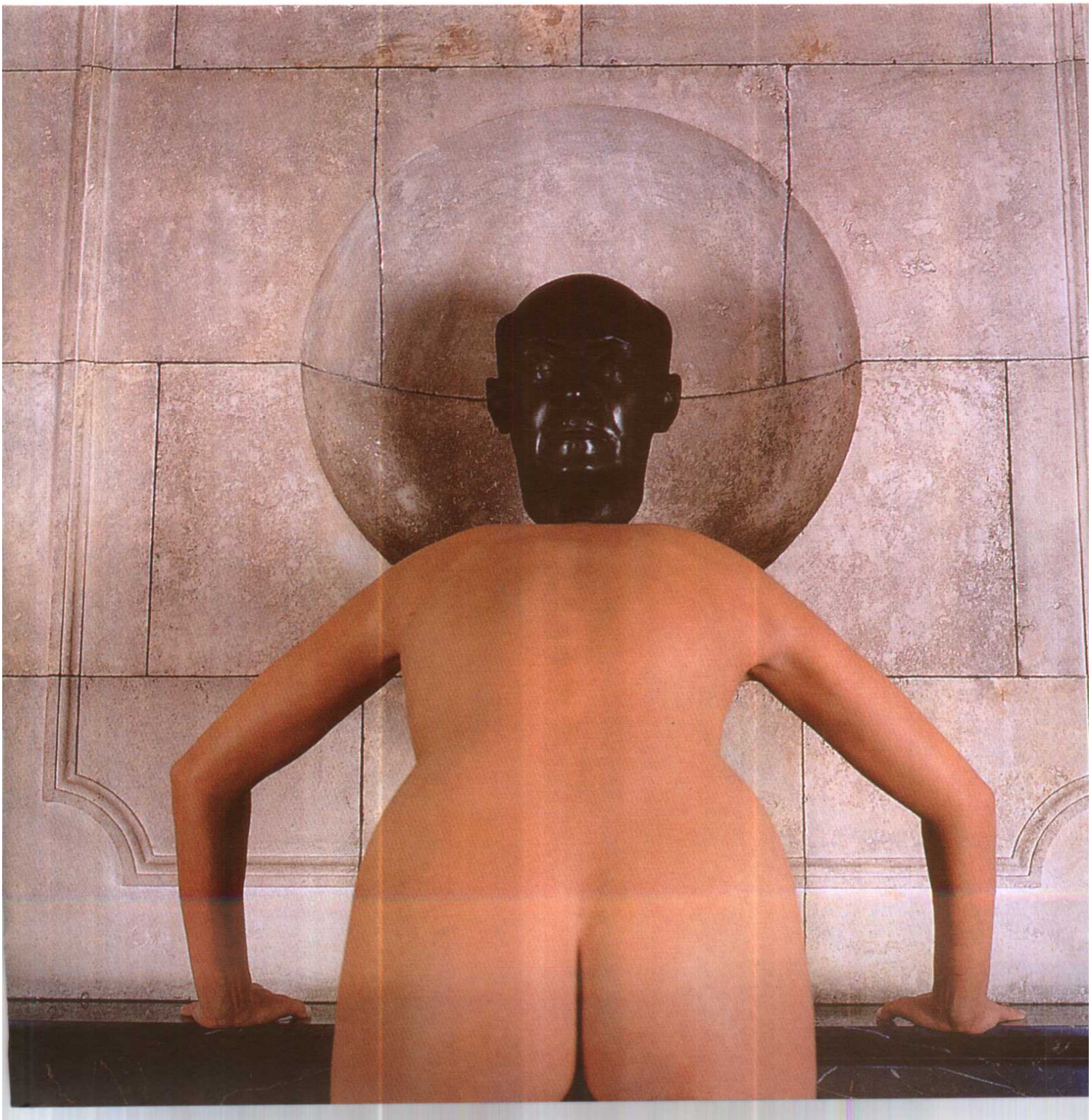
你说："喂！"

你想让她转过身来，你想看一看她真实的脸庞。

但是，因为那上面的另一张脸和耳朵，你止住了。

你多少有些不自在。然而，她的肌肤是诱人的，简直没有一点儿瑕疵，在大理石的背景下，闪闪发光的肌肤让人浮想联翩。你知道这样的肌肤和臀部是有表情的，她有自己的无限的深情，超过任何语言、任何面部表情。

现在，虽然你走开了，但是你的脑子里依然在浮想联翩，她长的什么样儿呢？有着这样的身体表情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



亲昵的关系

如果一匹马的头颅突然从人的肩膀上生出来，你会感到惊讶吗？如果你在草原上生活过，也许你不会，你会觉得马和人无论怎么亲热都是不过分的。这样的图景在草原上是常见的，它轻轻地从后面走过来，靠你很紧，它的脖子已经贴着你了，你能闻到它的鼻息，能感到它身上的热量。你知道这是它独特的对你亲昵的表示，这表示它渴望和你交流，它信任你，愿意为你驾驭。

它也用这种方法试探你，试探你对它的认可程度，它在想你是个好的骑手吗？你是个好的主人吗？你对它有感情吗？

如果你懂得了它这种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那么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骑手了，因为你不仅是获得了一匹马，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朋友，真正的朋友。

草原上，人和马的关系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你会想到不仅仅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也是有感情的，不仅仅人需要温暖，动物也需要温暖，在人和动物的关系上，有着另一种彼此理解、互相关心的理由和可能，一种对于新型关系的理想在你的心中滋长。

人类不是给马判处终身劳役的法官，也不是执行这劳役的狱卒；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人又是什么呢？他即使高高在上也不过是审判者和执刑者而已，他不是这个世界平等的幸福的参与者，他无法以法官和狱卒的身份在这世界获得和平与安宁。

人应当是动物的伙伴，他不仅驾驭动物，而且也守护着动物，让动物保持它们的本性，在这个过程中也让自己保持自己的本性——他知道自己也是动物世界的成员。

飞

詹姆斯·泼图 摄

在这样的梦中，谁愿意醒来呢？身体仿佛是没有重量的，我们轻灵地飞着，我们只是在空中飞翔，远处是流云雾霭，脚下是茂密的森林，我们架着的不是金属的飞机，而是一只昆虫。

童话般的，飞翔着的梦带领我们超越日常生活，来到我们想像都无法企及的地方。

会飞向哪里呢？ 在那里，我们还是一些尘埃，或者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没有质地，没有重量，什么都没有，但是，能在天空中飞翔，能看到地上以及地上的人们，他们在大地上忙碌和疲惫的身影，能流泪。

不，我们不是为自己流泪，只是为脚下的一切而流泪，他们竟然就这样存在着。是的，我们不必为自己流泪，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自然中的一个微末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一切，都是不需要的，我们一无所求，我们高高地飞翔着，无所依傍，也无所牵挂。

我们流泪仅仅是因为真的热泪盈眶，为与我们无关的事物而痛心。我们未曾存在，但我们为存在而痛心，为那个深深地扎根在时间中，孤独地悬浮的虚无里的存在而痛心。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性别、没有性格、没有一切，那是多么自由的时光啊，太阳从地球的那一端升起，月光从夜晚开始来临，它们都要遵循事物的规律，而我们在这之中，我们在大地和云霓之间，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自由地来回，无需目的，我们就是目的。

是啊，一丝，轻轻的一丝，它需要什么呢？它什么都不需要。有谁会恨它呢？谁也不会恨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有谁会爱它呢？没有，一个不存在者，它又需要谁的爱呢？

它所要的就是飞，一直飞，飞入虚无和寂灭。那是超越引力和压力的世界，没有诱惑当然也没有压抑，因为它空空如也，就是一种飞。

我常常会莫名地渴望飞翔，一种无法言说的飞行的欲望在我的身体里涌动着，它折磨着我，让我无法安稳。为什么我会渴望飞翔呢？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飞过， 即使是离开地面那么一小会儿,例如爬到凳子上换一只灯泡，或者在某个高处站一会儿，我都会战战兢兢，恐惧异常。我离不开地面，可是我又分明渴望着飞。

难道飞就是我所从来的地方？难道当初我的确是飞？而现在我已经将它彻底地忘记？

然而，我再也不能回忆起从前了。我已经一去不回地从那里，从飞中坠落了下来。

坠落之美

莱斯扎德·霍洛维兹　摄

她正从水中跃出还是正向水中跳入呢？我宁可想像她正从空中跌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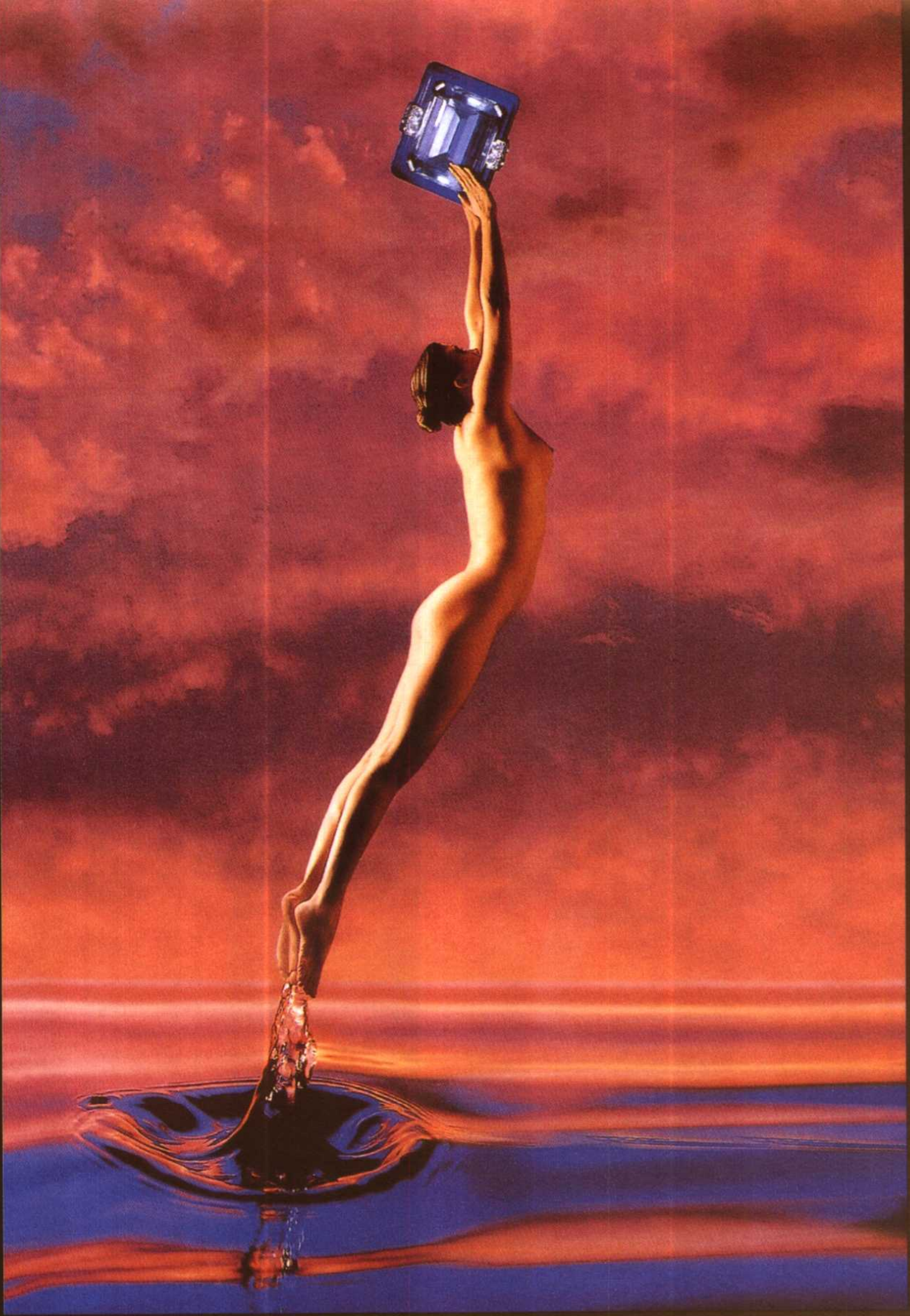
歌德说浮士德是投入了"自我混乱的令人晕眩的漩涡"才导致死亡的，看得出来，"自我混乱"是一个漩涡，如果你投身其中，晕眩就来临了。但是，这个漩涡并不是下坠中产生的，它也不使你下坠，而是席卷着你上升的龙卷风。浮士德就是这样去研究科学、改造自然、探究爱情，最后又在这一切中化为泡影的。昆德拉问道："不论谁，如果目标是上进，那么某一天他一定会晕眩。怎么个晕法？是害怕掉下去吗？当瞭望台有了防晕的扶栏之后，我们为什么害怕掉下去呢？"（《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这种晕眩是另一种东西，它是来自我们身下空洞世界的声音，它引诱着我们，逗弄着我们；它是一种要倒下去的欲望。

大地试图用这种神秘的声音来召唤我们，它重新阐明了上升者的虚弱，晕眩让这种虚弱彰显了出来，这是令自我混乱的深渊，晕眩将你弄乱了。你将大地当成了天空，而将天空当成了大地，晕眩中你以为你是在向着天空飞升着，你一路狂奔，但却不知道，你原来正坠向大地——那大地才是你实际的方向。

飞升的尽头是什么呢？是下坠。飞升必然走向它的反面。而下坠的尽头是什么呢？是平安。你俯身在地上，感到了身体和大地紧密相连的踏实，感到了无所坠落、无可坠落甚至没有"行走"、没有"摔倒"的稳实。下坠的飞瀑是壮的，飞溅而下的溪流是美的。一冲向天的雄鹰是美的，滑翔起飞的飞机是美的。但是前者的壮与美，其结局是归入大海的平安；而后者的结局是什么呢？是下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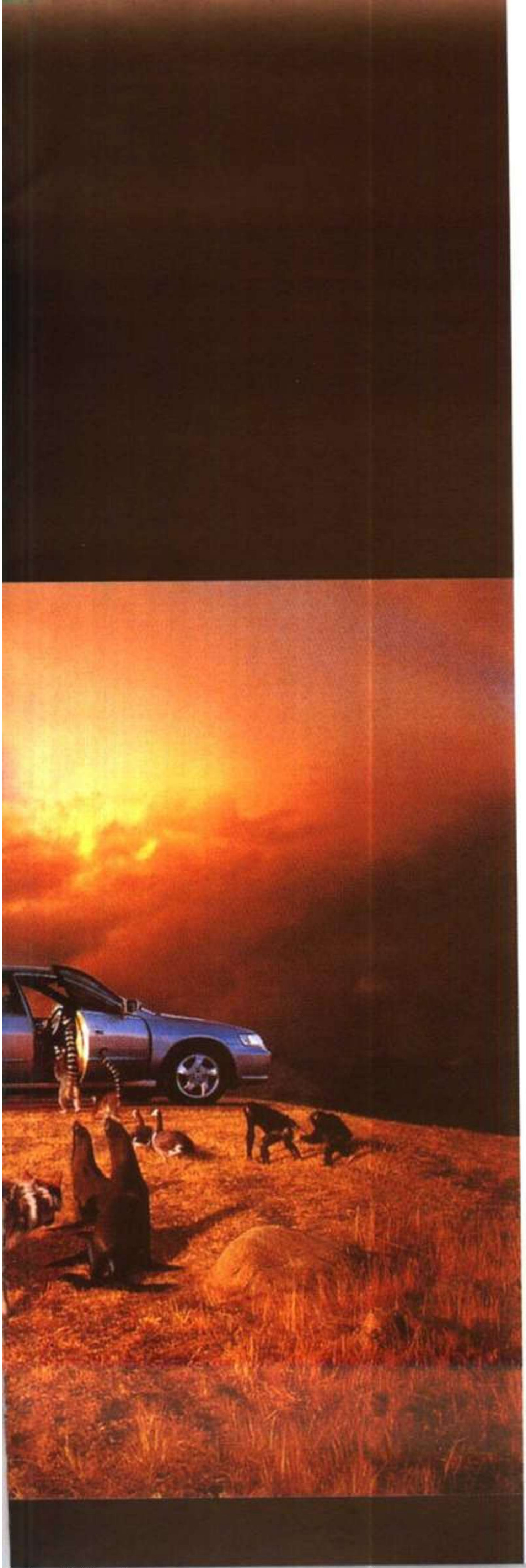
然而当你用尽了气力，你感到虚弱，你猛然间向脚下望去，你发现你是在无根须的空中，你竟然是什么依持都没有。是的，晕眩就这样突然来临了，在你毫无防范的时候，在你飞到半空中的时候，在你回望来路，试图栖居于某个不可得不可见的枝头的时候，这时你发现升腾只是将你带进了巨大的虚无中，带进了无限的无所依靠中。你伸手想抓住什么，但除了虚无你一无所获，你伸脚想踩到什么，但除了空虚你一无所得，你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可就连你的呼吸也没入了那虚空中。这时，晕眩占据了你，你在晕眩中突然像失去了风的羽毛坠落下来。

晕眩来自向下的恐惧，你害怕坠落——高处的人怎么能不害怕坠落呢？你不踏实，你怕从此刻的升腾中下坠，下坠的焦虑紧紧地紧紧地攥住了你。你只能用不断地飞升来抗拒。得宠的人害怕失宠，被爱的人害怕对方移情别恋，得势的人害怕失势，得利者害怕丧失财富。得势者总是在"高处"得势，而这



“高处”正是下坠的可能之所，只有将这些“高处”当作向更高处飞升的阶梯，你才觉得可以抵抗下坠，你只能不断地攀升，你在恐惧中向高处“遁”去——这恐惧怎能不使你晕眩？

然而这欲望我们必不能实现，你说：“那巨大的旋转门和廊柱使我晕眩。”巨大的高远的需要仰望之物使你恐惧，你“转一圈再转出来，心想着现在逃还来得及，但是门里那个男人已经西装笔挺地等候在那里。”飞升者被他的目标震撼了，他无望地试图逃离这目标，但是，那目标紧紧地攥住了他，他已经“西装笔挺地等候在那里”了。



跑动的关联

保罗·威克费尔德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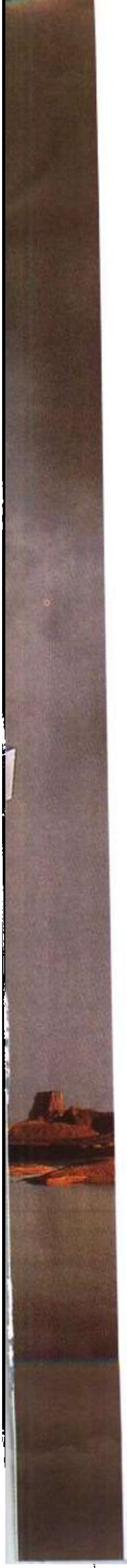
那辆汽车是怎样被安置到那片原野上的呢？它真实地在那里出现过，并且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吗？不是的，它在那里出现仅仅是广告策划人策划的结果。

那些动物仿佛突然之间改变了自己的本性，和蔼了起来，它们相安无事地出现在一起，老虎忘记了它原来是要吃肉的，狼也忘记了矗立在它前面的原来是一顿美餐……

无法想像，它原来是这样的不真实，也许那辆车根本就没有在那里出现过，图画原来是如此地带有欺骗性，它不是真实的反映而是刻意制作出来的幻像。

我在想辉煌、气派、尊严……这样一些词汇，我在想把这些词汇用在这里会出现什么效果，湛蓝的天空、彤红的朝云、一望无际的草原、草原上奔驰的猛兽、飞腾的雄鹰，一切似乎都沸腾了。

但是有一种东西却是寂寞的，寂寞得像是要融化的冰，会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消失的冰就是这样寂寞的，那是观看者的眼睛，它会被这种寂寞刺伤，变得非常疼，无法言说地疼，因而也越发地寂寥、无奈。



尽头

莱斯扎德·霍洛维兹　摄

孤独得像是狼的眼睛。那狼眼一样的月亮苍白地点亮在天空的尽头。太阳已经下山了，但是，它的余晖依然缭乱地涂抹在远处的荒山上，那也算是阳光么？它没有给人温暖的感觉，相反只是让人觉得苍凉。

婴儿就要从空中坠落了，坠入漆黑的暗夜和深渊，那里是鲨鱼的世界，成群结队的鲨鱼在那里游弋着，像是深藏不露的老练猎手，它们饥饿的眼神越过地平线发出绮丽的声响。

婴儿就要坠落了，它们等待的圣餐的时刻就要来临。从婴儿坠落的身姿中，它们看到的是氤氲升腾的佳肴美味以及对未来的某种幻觉，它们知道真理就在它们的近旁，只要它们在最后的一刻拥有伸出锋利牙齿的能量。

慢慢的，慢慢的，依稀一点残存的光亮在融化，犹如坚冰在融化一般，希望像水一样流动着，带走了热量。

鹰鹫黑白分明地从远处飞来……

婴儿毫无知觉地从高处跌落……

城市机芯

迈克·麦格罗森　摄

齿轮躺着，汽车趴着，跳下的还没有降落，旋转的还没有飞起……

墙上缺了一角，那是时间匆匆忙忙，带着破碎的激情，在和它相亲……

那是寥无人烟的街道和残垣断壁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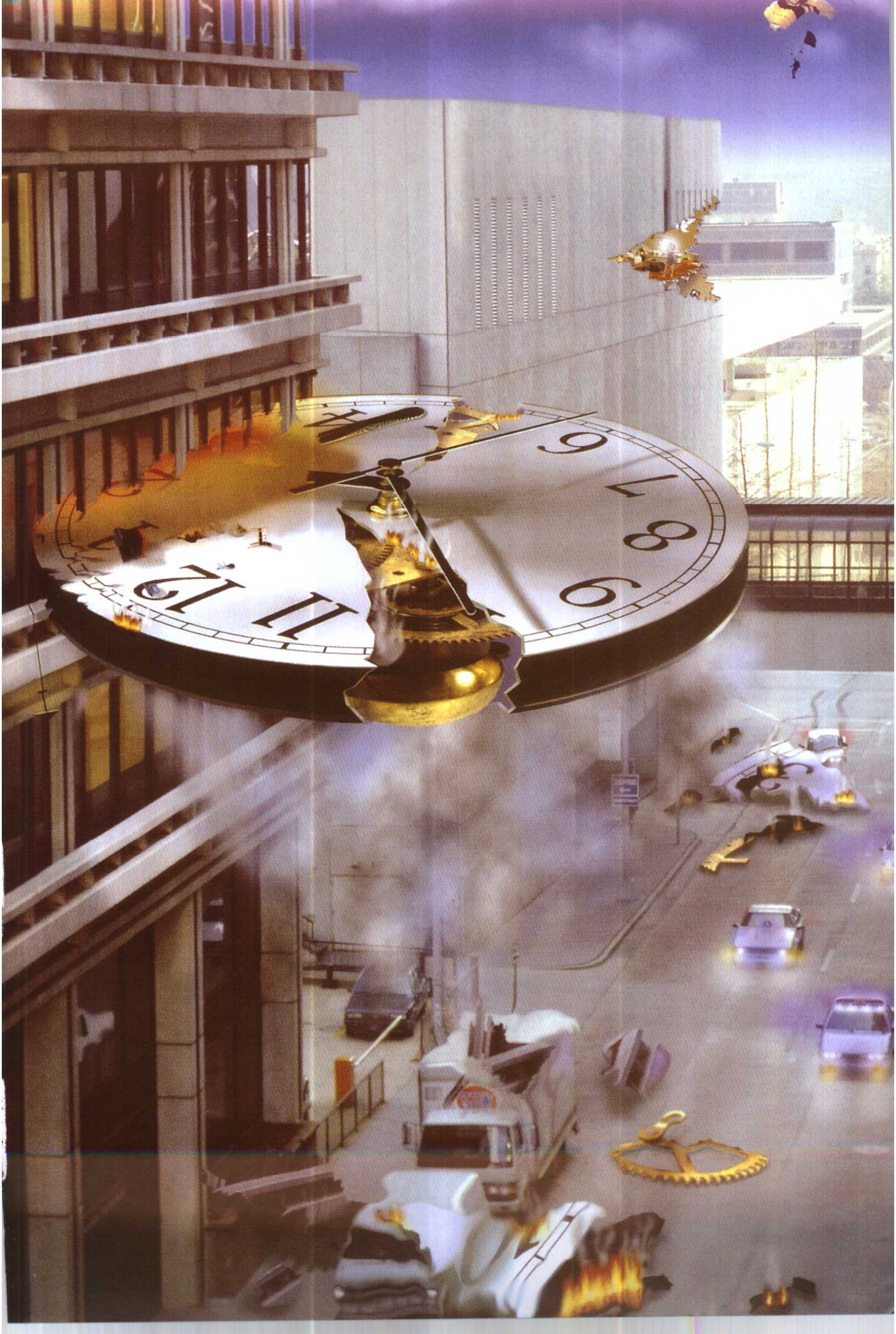
常常，站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的高处，俯瞰着这个城市以及它深处的内心，我在想它给我们的思想提供了多少自由呢？谁适宜于居住在这里呢？那些热衷于逛街的人，城市深处的人群是他们的避难所，而大街上的任何一处拐角都会成为他们的天堂——只要有商品在他们身后的橱窗中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们。然而他们却实际上最不需要居住，他们最好的居住地在他们移动着的脚上？而谁最不适宜在这个庞然大物中居住呢？那些喜欢独处和安静的人，那些被大商场、大迪厅击得摇摇欲坠的人，他们将无法在这个城市安身——这些最需要住房的人，他们将在这个到处是房子的地方流离失所。

在这个琳琅满目的商品的王国里，任何逛街者都是勤勉的，他们用勤快的步伐追逐着商品更换的脚步，他们仿佛是为了赶到商品们的前面，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他们的脚步在城市中画出来的只是拜物教的地图。就如同这会儿我们的眼前充满了物一样。

如何使这个庞然大物变得适宜于居住呢？站在这个城市的高处，我常常会感到，要么我成为一个逛街者，我的目的仅仅是在不断的游荡中将这个城市的商品们摄入眼帘，我和橱窗里的商品交换暧昧的眼神，我通过我的目光的抚摸，然后在我一个人的想像的世界中占有这些商品；要么我躲在自己的家里，和这个城市彻底地决裂，我在它的内部尝试如何脱离它，并且避免因为脱离它而遭到它的惩罚——把那些动荡和危险的城市因素关在门外，这是我对城市的抵抗，还是城市对我的惩罚？

现在让我回到那个高处，在记忆中我是被一群我并不认识的人送到这里的，最后，我被他们抛弃在这里，现在只我一个人了，所有的人都不能将我从这个高处拉下来了。我该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该开始想像它，这个城市幽暗的某个过去以及它必然要来临的变成了废墟的未来，我想像这些青春着的高楼变成了断垣残壁，已经不存在了的我自己在这颓废主义的风景中哭泣。

这是午后，阳光将永远地这样偏斜，我们将永远地生活在这样的时刻，而我是这个城市在午后时分必然出现的白痴，否则，为什么在我的脑中，一切都呈现出废墟的模样，而我竟然就在这废墟中痛哭流涕？



瘦削的阳光

我喜欢夏天的阳光，那种灼热的疯狂的令人晕倒的光线，它直刺你的眼睛，使你的眼睛感到疼痛，最先感到阳光的力量的就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被它击打而疼痛。一种明媚的东西使我们疼痛——这是多好的感觉啊。它在我们的皮肤上燃烧，我们的皮肤在它的抚摸下熔化、熔化，我们成了它的一部分，我们都是阳光的杰作，在夏日的太阳底下，我们被镀上了阳光的耀眼光芒。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和太阳如此热烈地联系起来，我们成了这个布满光线的世界的一部分。让太阳和我们一起走动，我们走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夏天的太阳，就是它，带着黑白分明的阴影，我们不会走到它无法到达的地方去。

她高高地耸立在夏天的阳光里，瘦削的、扭曲的，但是，没有一丝疲倦的感觉，她在瞭望什么呢？她黑色的身体在大地上投下阴影，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她，但是许多人都将从她的阴影中走过。

TAXI

令人尊敬的相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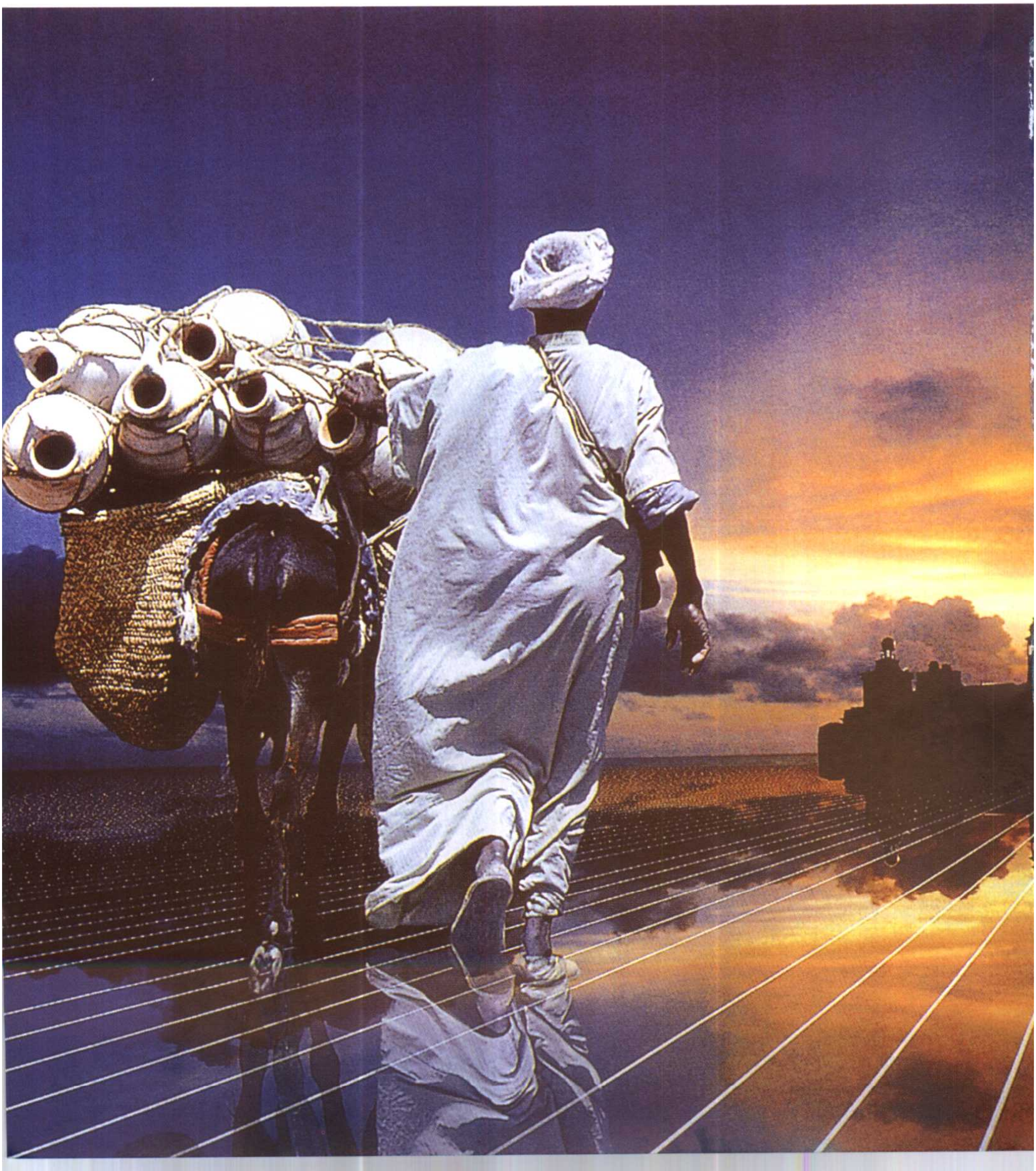
弗兰克·荷霍特　摄

我见到过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长得并不漂亮，脸上甚至布满了沧桑。她们的头发花白了，她们的眼睛昏暗了，但是，她们是令人尊敬的，就是这样一种相貌，它使我想起一个人，一个人如何为自己的表情，为自己的相貌负责。

容貌是天生的，而相貌是自己给予的。一个人不可能为自己的容貌负责，但是她将为自己的相貌负责。她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中逐渐地给了自己相貌，她的猥琐，她的傲岸，她的雍容，她的焦虑……这些都是她自己在自身之内领受自己生活的结果，她用她自己的精神领受了自己的经历，而这些又反映在她的脸上，所以，她应当具有为自己的相貌负责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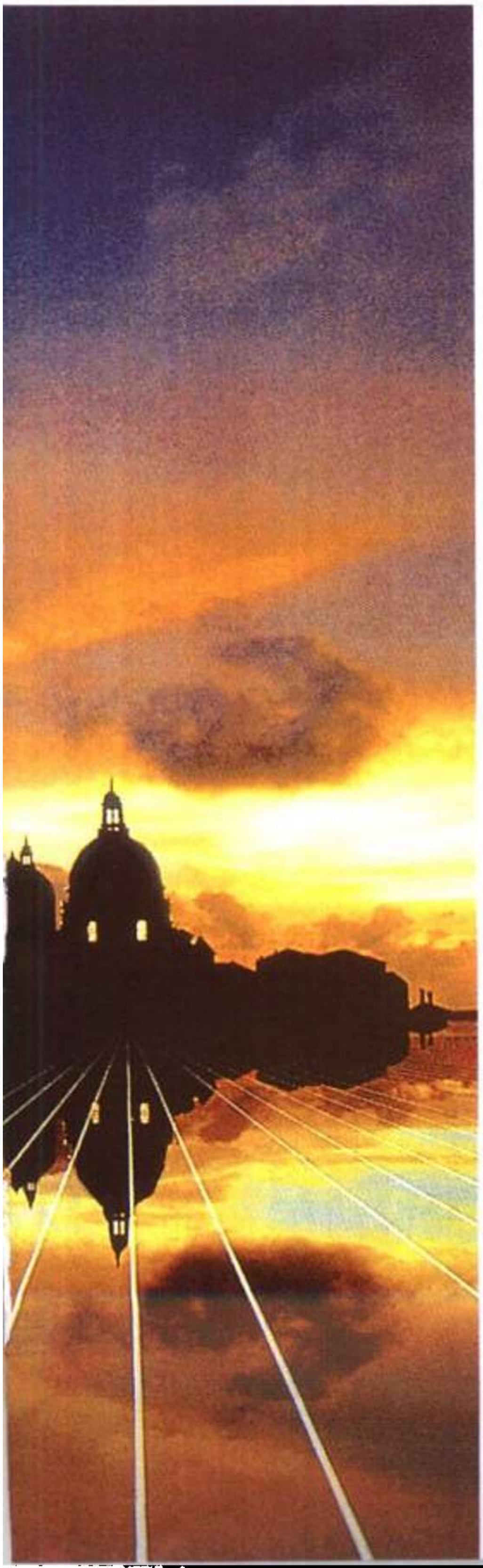
一个人，她该为自己的相貌负责了，她的鼻子，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的额头……都会带上她的人格的标记，或者这些就是她的人格。

所以，以貌取人吧，就以你的阅人的经验来对待你周围的人，将她们的相貌看成是她们人格的结果——如果你能判定她的狰狞、丑陋，如果她失神地望着你时你也能凝视着她，能透过她的皮肤看到她的骨骼和血肉……



回 报

(奥地利)托尼·克洛克 摄



动摇、没有信念、崩溃——就这样我们失去了争取的意志和勇气。因为孤独，我们放弃了原则；因为蝇头小利，我们放弃了道德；因为小小的挫折，我们放弃了目标……

可是，你会止不住地问，目标，它是有意义的吗？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是公平的吗？如果你努力，如果你付出，如果你为了一个目标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如果你精疲力竭也依然不放弃，如果你屡屡受挫也还是一往无前，你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怎么说我们值得为目标而竭尽全力？当我们疲倦得抬不起欲泣尤止的眼神，当我们身体残疾，当我们失血……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然而，正是这样的问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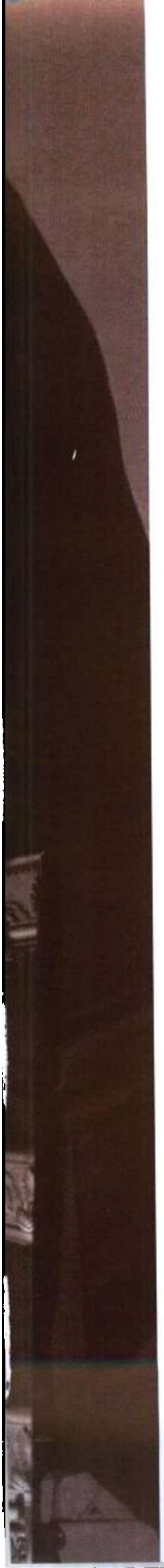
神，那个为我们安排一切的神，他在哪里？他依据什么安排我们？谁能把握神的感觉？在神的心里，谁是上等人，谁是下等人？

万能的神，给我力量让我和生活斗争到底。生活这个敌人，这个疯子，你看它正在对我们干什么？此刻信念是多么重要啊！因为没有信念我们面临崩溃。

谁能拯救我们？我们将在无所期待中死去还是在期待中复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愿意是一个没有任何疑问的朝圣者，我只是循着朝圣的路途向着心中的圣地走去，我要把一切都留给未来，而让自己永远都生活在现在。

生活在朝圣的路上，并在朝圣的路上死去。这是最幸福的活法。



要么操控，要么扮演

安古斯·麦克宾　摄

我们的命运的确操控在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人的手中，我们的一生多像是在舞台上演戏啊，仿佛我们是在扮演一个他人。

不管是爱者还是被爱者，不管是恨者还是被恨者，他们都是在上演一出大戏，爱者是否真诚，被爱者是否值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无力关心的，我们能关心的也就是能否将这出戏上演好，让人看了开眼、听了可心，让观众觉得满意。开心才是中心，因为这出戏不是上演给我们自己看的。人的责任就是把这出大戏上演好。因而残酷的刑罚也好，浪漫的爱也好，无望的得过且过也好，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人类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和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等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杀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也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狂欢的力量。鲁讯就非常反感中国人的看客心理、麻木心态，他没有见到这种生存形态中狂欢和笑谑的力量。狂欢是一种仪式，通过它人们完成对正邪、生死、贵贱的遗忘，它是一道门槛，跨过了这道门槛，你就是一个狂欢化的人，你可以不受现实法则的束缚。狂欢中的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狂欢节的表演者。

俄国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曾经写了大量极端荒唐的司法案例，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就是毫无正义可言，草菅人命。其中写到一个让人震惊的“笑话”，一个囚徒被人问起：

“你被判了几年?”

“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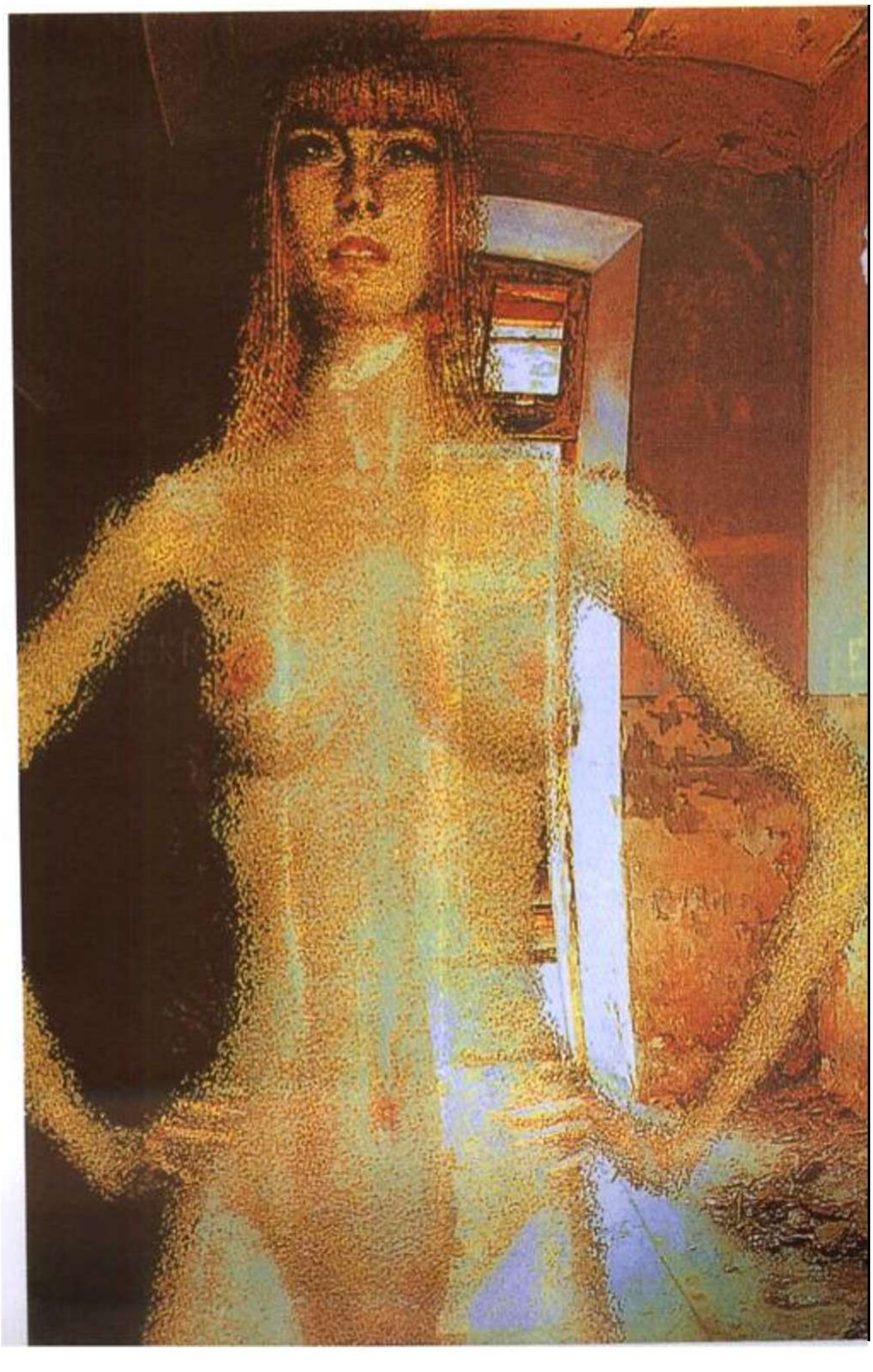
“为什么被判?”

“我不知道，反正平白无故地就被判了刑!”

“这不可能，平白无故的都只判10年!”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生活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你不想就此死掉，你只能权且将那些高贵的东西放一放，阿Q的精神是可贵的，不如把这场戏演好，不能拯救自己，到底也能安慰自己一下。

一个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的人如果远行，他一走出那个家门，他的家就变成了一个期待结构，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因为他的远行而改变了：他经常坐的那张椅子，在家人吃饭的时候依然被想像中的他占据着，其他人是不会坐到那张椅子上去的，这张椅子就像他依然在场一样地属于他，家人对他的想像使他成了不在场的在场者，这张空着的椅子就是对他的期待。他在家的证明比比皆是，一个偶然的电话铃声会牵动家人的心：是不是他从远方打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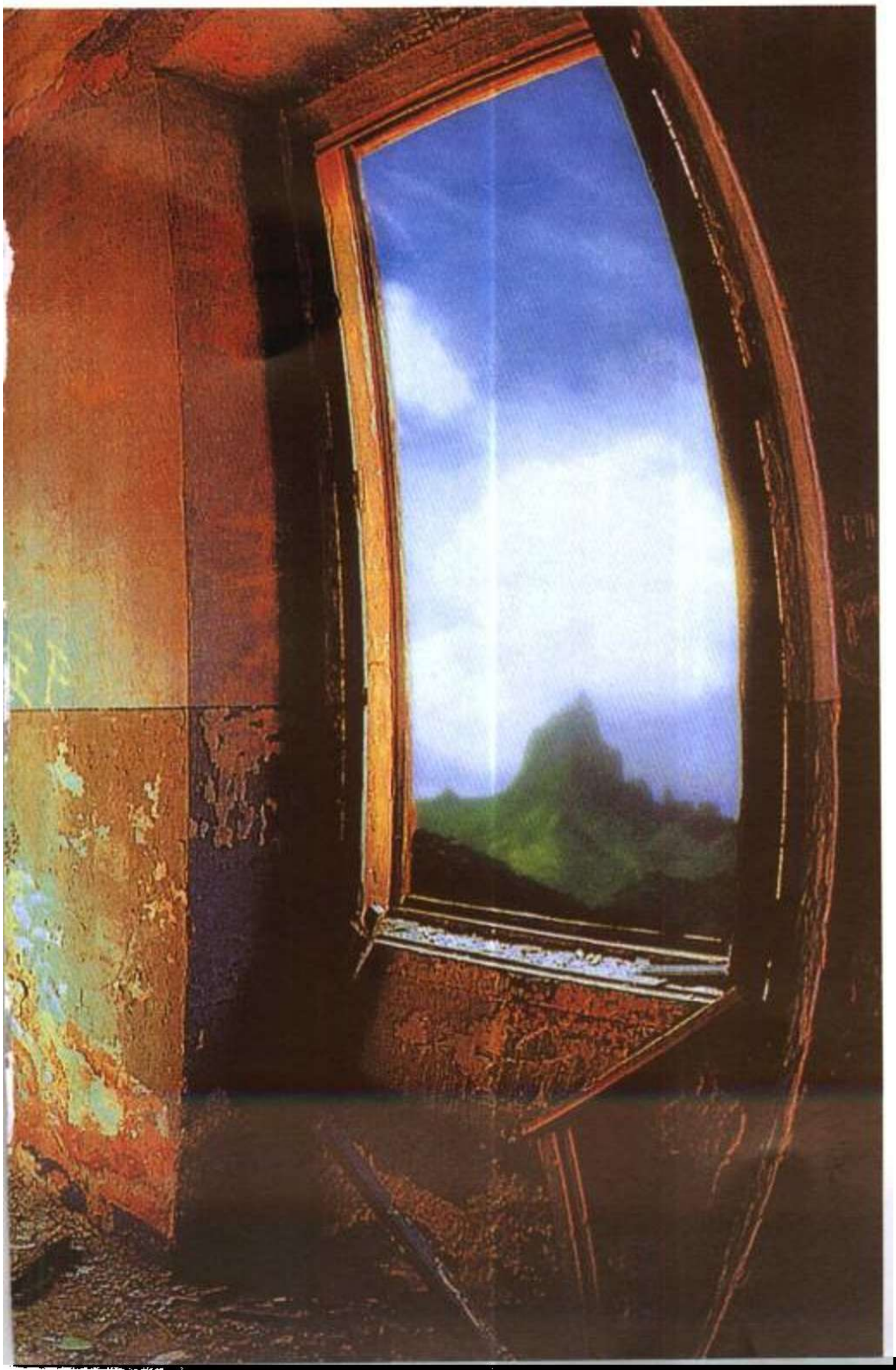


一个独身的人远行归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家里没有人等待他，远方的他也没有可以思念的人，他对那个家的思念是抽象的，是对物的思念：对家具、墙壁、书桌……这些东西之所以进入他的思念，只是因为他用它们，用得久了，熟悉了，他抚摸它们，依靠它们，和它们朝夕相处，在它们身上有他的印迹，与它们在一起他觉得安全，没

家的形象

珍-丹尼尔·莱蒙特　摄

有和陌生的事物在一起时的那种动摇感。打开书桌的抽屉，他可以预料他的哪一本书会在抽屉中展现出来；打开热水器的笼头他知道它的水温正是他所需要的，不会很烫，也不会冷得让人受不了。他熟悉它们。人对熟悉的事物的这种感觉就是思念—— 一个独身的人对家的思念同与家人共同生活的人对家的思念是不一样的。



现在，家里的一切都斑驳了，那个主人已经离开了很久，思念主人的家就是这样的，它渐渐地颓唐下去，灰暗下去，失望下去，它再也打不起精神，主人的形象在它的思念中变得模糊了，变得暧昧不清，慢慢地它自己也变老了，变得像是一堆废墟。然而，它依然活着，只要它的主人哪一天突然回来，它依然会生龙活虎起来，壁炉里点上火屋里就暖了，打开窗子，屋里就有了新鲜的空气……

这一切只要那个主人回来，这个屋里就有了灵魂，只要那个虚幻的想像中的模糊了的人影变成了真的、清晰的声音，那么这里又会热闹起来了。

发霉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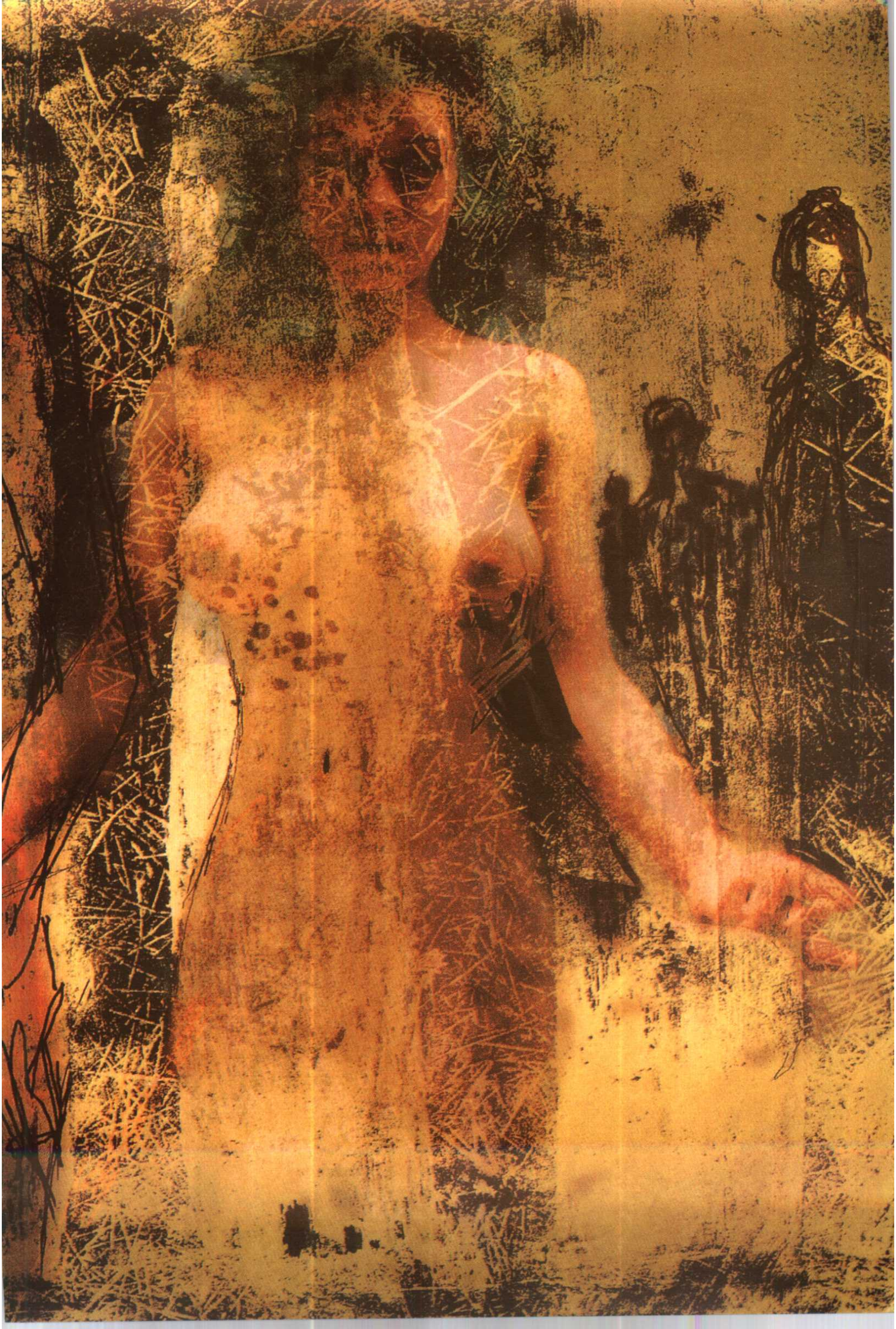
珍-丹尼尔·莱蒙特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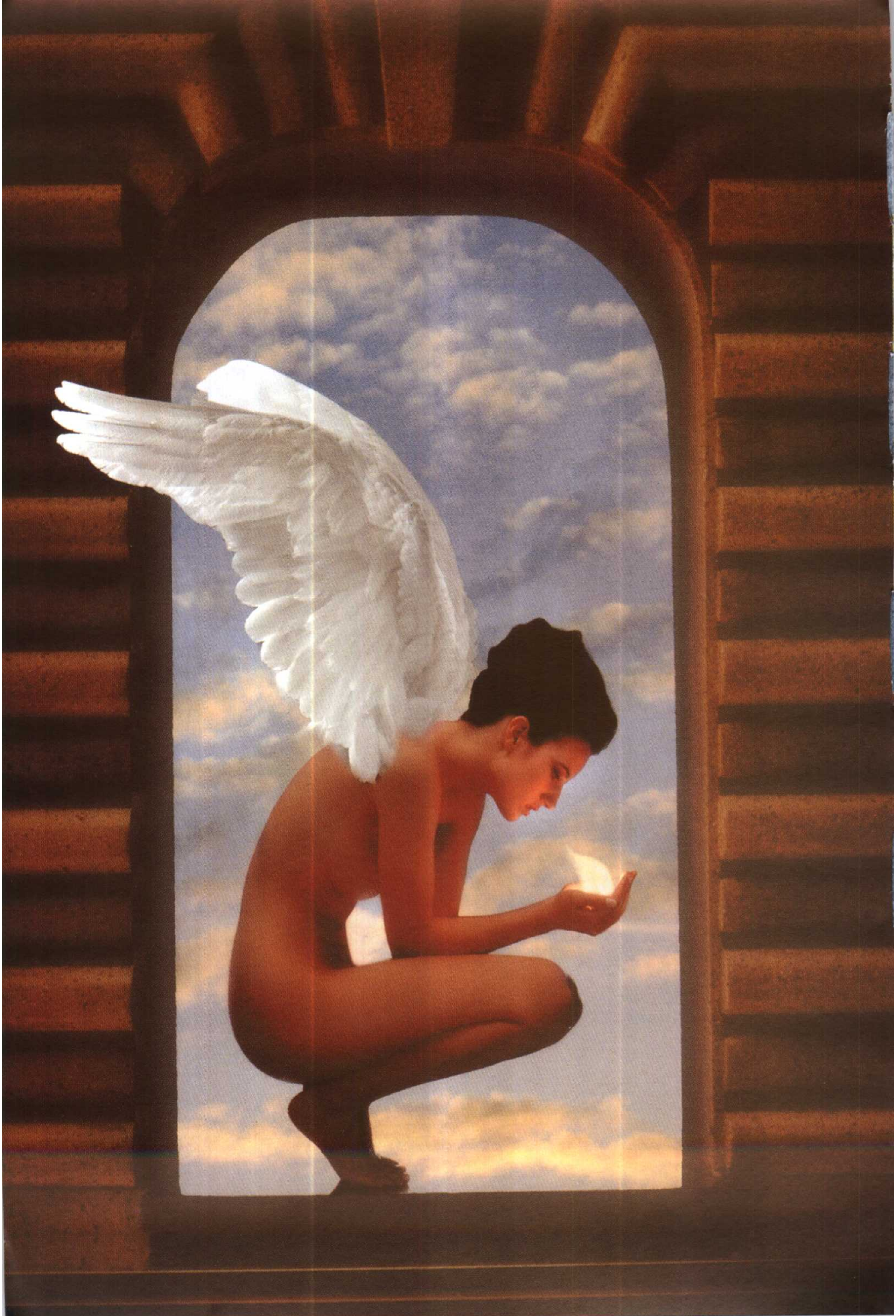
记忆是怎样碎裂的？照片是怎样发黄的？人是怎样老去的？时间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过了正午的？身上的什么东西正在不断地抽离，一部分死去了，另一些是否同时会新生？不，你感觉不到这种新生。你再也抓不住它了，你正在苍老、衰颓的身体，你的爱情，你的激情，你的有限的对于外界的纤细的联系。已经经历了。已经破灭。已经毫无想像了。

是谁使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慢慢地变成发黄的记忆，在记忆中过着风烛残年的生活的呢？是谁主宰了这一切呢？在那个废墟一样的地方，那个人挤人人轧人的地方。你为什么会生在那里？是谁为你安排了这一切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反抗那个地方，你想逃离那个地方。可是无论你怎样，你都必须回到你的出生上去，你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你的出生地，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总是要把你拉回到那里，在那里老去。

在阴暗的潮湿的空洞的发霉的虚无主义的悲观的地方，你自己也开始被迫地发霉，你变质了，像一片长满了霉斑的面包。

可是你心中依然装载着想像力，这种想像的力量来自哪里？为什么它会给你不满和希望？你依然为这理想而想入非非。





窗台上的天使

杰拉德·拜比 摄

窗台既是建筑的一部分，又不属于建筑，它不是居住的形式，它在居住之外，它在人间，但是又不属于人们居住的领地。

也正因为如此，天使才会停留在那高高的窗台上，赤身裸体的天使，带着她的翅膀来到人间，人怎么能理解她呢？人能给她什么样的居所呢？

她在高高的窗台上，在和天空最接近的地方，在远离地面的地方俯视着手中的灵光。窗台是神圣的，它在世界之外。这是窗台的妙处。在深深的蓝天里，在明媚的阳光里，窗台变得难以抵达。天空是湛蓝的，蓝得令我们眼睛湿润，很深很远，蓝色，这样单纯，令人感动，云朵是白色的，闪着洁净的光，这就是窗台，在清冷的空气中悬浮着的窗台，独立于世，在蓝天下浮出记忆的窗台。

而楼下的街拐角是人群出现的地方，同时也是人群消失的地方。一群人走向街拐角，他们一边笑着，一边哼着歌，从街角消失了；一群人从街拐角走了出来，他们从一个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地方而来，从一个神秘的时间中和年龄中走了出来。街拐角，我也将从一个街拐角出现，进入另一个人的眼中，我也将从街拐角消失，消失在街那面的某个人的视线里。

而这一切，窗台上的天使，她都看得非常分明。

幸福飞行

一辆车接着一辆车地开过来又开过去。有没有一辆车是直接开到一个叫做幸福的地方去的？我们都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惟一的目的是到达“幸福”之地。我们都相信我们会到达那里，在那里歇息。那时我们就可以很平安、很松软，我们用不着绷紧自己了，一切该得到的我们都已经得到，一切可以想像的事物都已经变成了真的……现在我们都以为我们是走在去那里的路上。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最终到那里。我们绝大多数人是走在歧路上。为了走得更快，我们发明了汽车、轮船、飞机、自行车……古时候的人只有马，他们通达“幸福”的路就很长很长——这是我们的想像。现在我们经常乘车，甚至在空中飞：这是不是说我们到达幸福的距离缩短了，我们和幸福离得越来越近了呢？

可是在空港的站牌上没有那个叫做“幸福”的地方。没有一架飞机是直接开到那里去的，我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倒车。我们所乘坐的每一架飞机都和“幸福之地”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这又有什么呢？“幸福之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相信我们只要离开自己的双脚，换上轮子，然后再张开翅膀，只要我们在空中飞行，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通达那个圣地的中间环节。

“我们正在去那里！”我们对自己说。于是我们飞啊，飞啊，飞啊……

物欲的激情

杰奎斯·巴比　摄

纳斯达克指数、电脑报单、键盘、墙上的牛、水缸里的鱼……其实这一切之中只有金钱才是惟一的主角，“赚取金钱”、“占有金钱”成了现代人最重要的“激情状态”。金钱，它让人高贵，也让人低贱，让人感奋，也让人萎靡。它让金鱼从水中跳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挣扎，仿佛要吞下金币才能活命；它让牛从画框里伸出了犄角，仿佛在听牛市开盘的锤声。

“赚取金钱”在现代已经成了一个人人参与的大众性的运动，人人都在调整身姿，以确保方向一致，这很荒谬，也疯狂，但也恰恰如此，我们把它接受了下来。

没有金钱的生活是肮脏的、虚弱的、丑陋的、困顿的、萎靡的，那么有了金钱，坐在钱山上的生活呢？多少钱对于一个人来说才是足够的呢？

常常听到人们说“我赚到多少就不赚了”，但是金钱是让人上瘾的，它让你停不下来。

金钱是现代人的意识形态，这本无可厚非，谁能在没有金钱的日子里生活呢？正是对金钱的欲望，对物质的欲望支撑着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发展、壮大，难以想像没有对物质和金钱的向往，人类会有今天的物质成就。从某个特定的角度讲，用金钱来衡量人比之于用出身、用血缘来衡量人要进步得多，只要社会公平，赚钱毕竟是后天可以努力的，而血缘和出身却是一个人后天怎么改也改不了的。

我想我们并没有多少理由诅咒那可恶的金钱，金钱虽然是可恶的，但是也正是金钱，支持了我们的生活，想一想，如果没有华伦夫人的金钱，伟大的卢梭怎么会有时间专注于音乐、植物的研究呢？怎么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哲学家、思想家呢？他最多也就是一个从事修理或者制造的匠人而已。伟大的品位和爱好，甚至献身崇高事业的激情都是要金钱——这可恶的家伙来保证的。当然，毋庸置疑的，你也可以说，也正是金钱，它给人类带来罪恶，抢劫的罪恶、贪污的罪恶等等都来自金钱。

谁能给我们一杆秤，让我们秤出自己所需要的金钱，并且仅仅将对金钱的欲望限制在我们需要的范围内呢？

好像是初遇

休·克莱茨默　摄

当你独自面对一个人，你能闭上眼睛，这说明你爱她，你信任她。你能闭着眼睛接受另一个人的凝视，长久的、缓慢的、温暖的凝视中，你睁开了内在的眼睛，你看到了对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东西，那种让你内心潮湿的东西。

你能感受到她的嘴唇，那种渐渐进入的、湿润的、张开的感觉，那种轻轻地把握着对方的感觉，那种逐渐地开放又收紧的感觉，那种若有若无的抚擦的感觉，你像一枚叶子生长在她的心里，从那里开出温柔的花瓣和嫩芽。

你感到你的硕大在她的凝视中渐渐地变小，那样灵敏，好像最纤细、最脆弱的秋天的树叶，好像一丝风就能将你吹起，让你飘浮在感觉的空中，你是因为软弱而被爱的，因为像叶子一样能够飘起来而爱的。

在她心型的爱中，在她的青涩中有一种未果的焦虑，好像只是初遇，就要永远地定格在这青涩的粉黛年华，好像你的身体从未衰老，即使是她的秋天般的憔悴和无力也是少年般的，即使你闭上眼睛，即使你闭着的眼睫上写着疲倦，你也被看成是尖锐的，你有一种温柔的尖锐。

你脆弱的梦中，有一双眼睛在守护着。你的虚无越来越浓，但是它不让人沮丧，那要命的奇妙的自由的解脱的虚无帮助了你，做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个动乱的下午即将结束，令人心醉的黄昏一丝丝张开、铺展，使惊恐的心渐渐变得安详。

风

杰奎斯·巴比　摄

哪里来的风呢？会把一个小孩的布娃娃吹起来，卷走。哪里来的风呢？会把她的照片，她的童话书，她的手帕都带走，甚至连她抓着的栏杆也收回了，她什么也抓不住了。

哪里来的风呢？会这样冷酷，会毫不留情地剥夺一个小孩的东西。这是多么专制和残酷的风，它一点儿也没有亲情，一点儿也没有人性，它那么冷，把小女孩的裙子、头发都吹开了，还吹走了她的一只鞋子。

卖火柴的小女孩，一点儿也不像是造物主所钟爱的，造物主吹灭了她的火柴；夜里的小女孩一点儿也不像是白天的样子，风的魔鬼会来骚扰她，把她带走，带向另一个世界。

她多么恐惧啊，她多么想抓住什么呀！但是没有人向她伸出手，她就这样消失在黑色的暗夜中，仿佛她从来没有来过。

最远的是远方，最高的是天空，最暗的是阴影，最轻的是云朵，最重的是大地。

人，在大地上行走的人，他渴望更高，但是，他高不过云朵和天空；人，在大地上站立的人，他渴望更远，但是，他依然在阳光底下。

人，彼此分离的袖手旁观的人，只是给后来者留下阴影，这就算伟大了吗？人，彼此漠视的分道扬镳的人，只是给同行者一些模糊的映象，这就算有意义了吗？

影

保罗·麦克森 摄

他们有的走来了，有的还在走来的路上，有的已经走过了，就像是在做一场游戏。他们有的站住了，有的还在走着，他们要去哪里呢？

他们的时间已经过了正午了，接下来的是黄昏还有暗夜，谁会在暗夜里行路呢？他们能在太阳落山之前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吗？

从云端走下来，或者弯下腰，看着脚下，这样你就走得踏实一些了，你就能知道你已经到哪儿了，虽然四处都是荒原，前面、后面、身边的风景都是一样的，但是时间却在流逝，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许你并不在意，哪儿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确确实实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又要从今天走到明天去的，你确确实实是要在暗夜之前走到的。

你的时间就要过了，可是，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份，你还深陷在人群中，你还没有自己的面目。

裂

帕里什·科哈尼姆　摄

一半掩饰，一半暴露，一半说爱，一半说不爱，欲说还休，欲盖弥彰……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有这种天生的技术。

有的时候，男人要把女人倒过来看才能明白。如果她说"你真坏"，这个时候你就倒过来理解好了；如果她说"不"，这个时候你就反过来解释好了，这样你才能真的理解她们的用心。

女人就是不断掩饰自己的动物，就如同小松鼠，她总是在树枝间躲来躲去。她只把一半的话说给你，只把一半的眼神放给你，只把一半的心思吐给你，然后另一半让你猜。

把她说出来的一半和没有说出来的一半拼起来，把她掩饰的一半和流露的一半揉起来，这可是一门学问。你得学会为她们拍照，然后把她们颠过来反过去地看，直到你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剪辑技术。

如果你和她一起逛街，她看着一件貂皮大衣，摸着它光洁的皮毛，嗅着它清香的味道，但是嘴里却说："太贵了，完全是骗人的，不能买。"你该怎么理解呢？如果你说："对的，不能买。"然后你带头走开了，她准会在心里骂你吝啬鬼；如果你说："对的，但是为了不再让它继续骗别的人，我们一定要买下来。"那么她一定会说："你真的是个好人，善解人意。"

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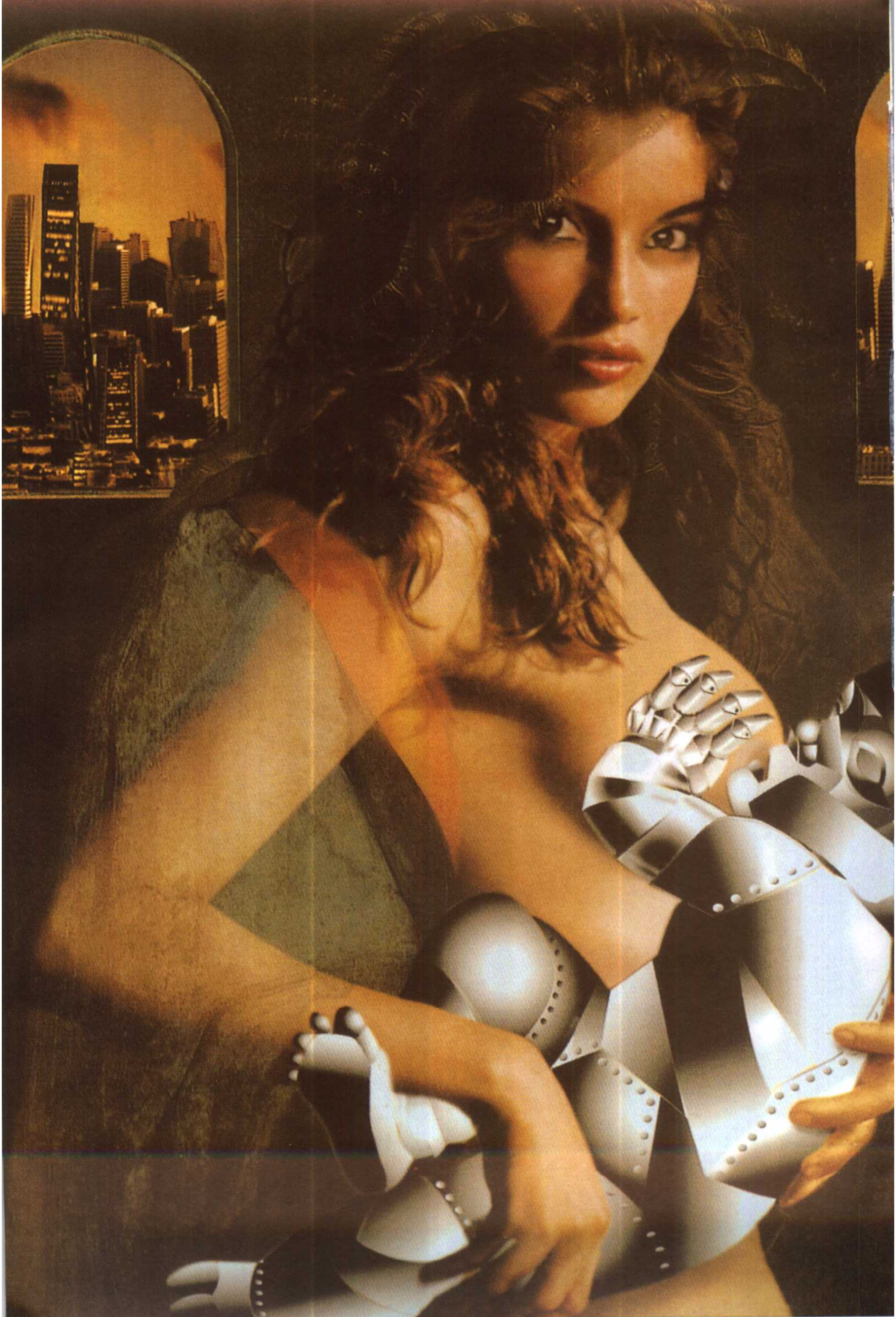
(意大利)茂罗·帕瓦蒂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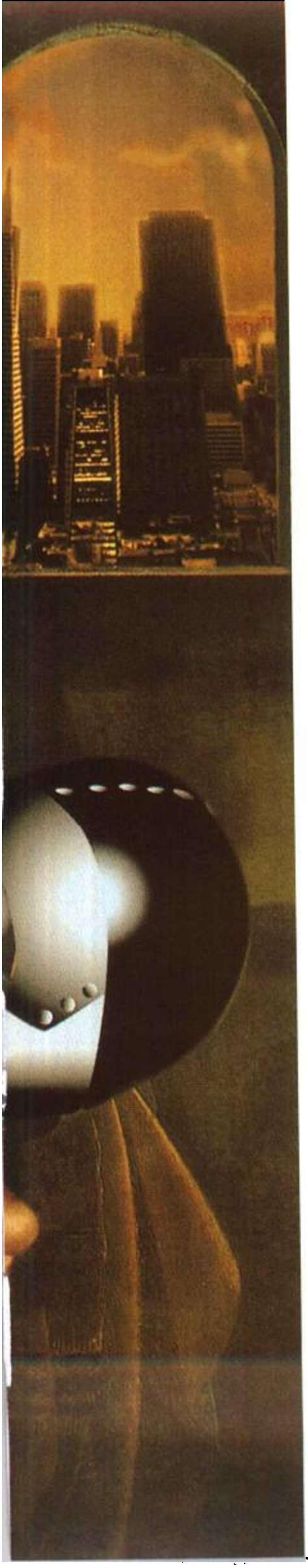
抚摸她，就像战场上，一个同志抚摸着另一个同志的伤口；凝视她，就像斗兽场上，两只受伤的野兽在互相仇视；刺伤她，就如同黑夜里小兽悄悄地张开了它凌厉的牙齿；然后拥抱，就如同久别重逢的爱人，就如同失而复得的朋友，就如同两只互相舔舐着伤口的动物一样地搂抱着，在寒风中取暖。

爱和恨，在人类其实是没有什么界限的。爱和恨一样是狰狞的长满了牙齿的，充满了猜疑、报复、攻击、拒绝和争斗，它是占有而且是独占，它意味着对竞争者的驱逐，对被爱者的监禁。爱和恨一样，让人不得安宁，直到对方死心塌地，或者直到对方死去，才算完结。但是，人类千百年来却在赞美这种爱，将它看成是忠贞、坚韧、高尚、伟大的象征，其实人类是何其地错误呀！

占有的爱，而且是一比一地平均地占有的爱根本就不值得歌颂，一比一的爱实际上只是人类世界为避免自相残杀制造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的互相占有模式，它平均主义地将男人和女人分配出去，给每一个人占有的权利，也给每一个人被占有的义务，然而这义务和权利是多么地可耻啊！它只是让那些软弱的、自私的人得利罢了。

该让寒光闪闪的剑横亘在拥抱者之间，让拥抱者都带上头盔，让爱者施展他尖锐的痛击对方的决心和力量，这样人类对爱的理解会高尚一百倍。





遗产

杰拉德·拜比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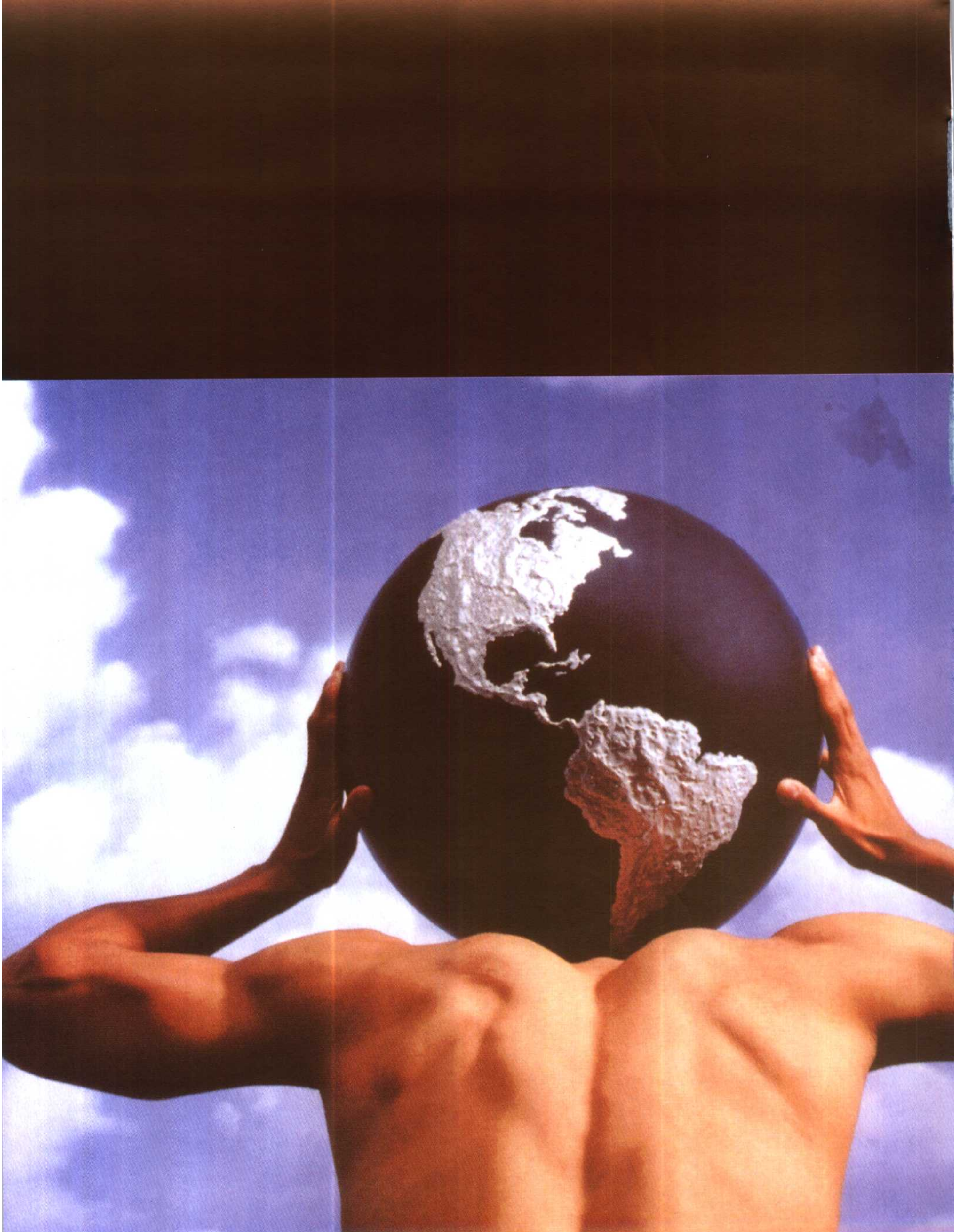
窗外一座座建筑墓碑似地矗立着，无数的人沦陷其中，不能自拔。窗内赤裸的母亲正在哺育一个没有血肉的机械婴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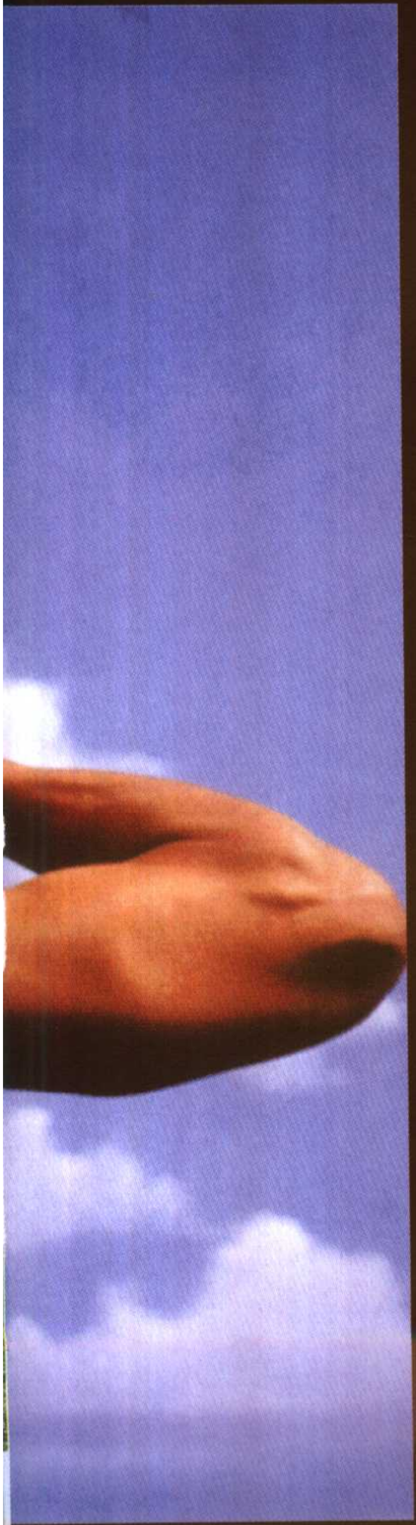
这是人类的遗产，人类制造了它，把它带到了世界上，人类必须哺育它，必须看着它长大，长大到人类无法收拾、无法控制的程度，然后被自己造出来的这个婴儿奴役。

它是到这个世界上来替代人类的，它吃着人的奶长大，但是注定要将人挤出这个世界：它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无中生有地制造了它，但是注定了，它要看着我们从有到无。

它是小的、软弱的，也正是这种弱小和软弱使我们感到晕眩，一种怜惜将我们深深地埋葬在了对它的义务中，我们搂抱着它，仿佛它就是我们的中心，它用它的弱小将一种义务强加到我们的头上。

但是这不是它的过错，它是无辜的，它也不是故意的，它甚至没有强求我们做什么，一切都是我们自愿的，在义务的牢狱里，每一个哺育者都是模范犯人，而它则是无知无觉大智若愚的狱卒。





肩上的地球

吉姆·皮帕工作室　摄

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他的肩膀到底能承担多大的重量？他能担负起什么呢？

试图把自己的脚抬起来，放到肩上的人，试图在虚无的空中将地球扛起来的人，他是多么自傲啊！他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以至于可以超越造物主，将造物主赐予他的大地高高举起。

他生活在地球上，却想把地球扛起来；他站立在大地上，却想把大地掀翻；他仿佛是来自天外的异类，可以把天来吞了，日来吞了，月来吞了，可以重新安排大地、行星的秩序。浪漫主义的确是有这样的信念的，人类也的确有过这样的时期，那个时候人类相信只要拥有理智，按照理智、法则行事，就可以主宰自然，甚至创造自然。

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想像力其实是多么地夸张呀？人，直到今天连自己都还不认识呢，又能认识什么呢？那种认为自己可以主宰地球万物的冲动实在是非常虚妄的，人只能遵循自然的规则而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则，人只能和自然妥协、和解而不能战胜自然、奴役自然。

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人和地球的关系不是统治和被统治、战胜和被战胜的关系，而应当是朋友关系，我们应当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朋友，我们是平等的。

总有一天，人把地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不是因为人觉得有力量主宰和改变地球，而是因为人珍惜地球，将地球视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智慧的限度

彼特·特纳　摄

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外星智慧生物？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也许人类在宇宙中太孤独了，渴望找到自己的同类，缺乏对话者、竞争者、理解者、交流者，作为智慧生物的痛苦没有对象诉说，作为智慧生物的欢乐没有地方表露，这种孤独非常折磨人。

我是相信有外星人的，在浩瀚的宇宙之中一定有和我们类似的生命在活动着，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他们，他们也没有找到我们，智慧的力量还不足以抵抗宇宙的隔绝，智慧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还不足以让智慧者找到智慧者。

这是智慧的限度，但是，这个限度绝不应当让我们得出宇宙中只有我们才是智慧生物，其他星球上绝对不会有智慧生物的结论。其实，对外星智慧生物之存在的信念就如同我们对上帝之存在的信念一样，它是超越智慧本身的，是一种信仰。有这种信仰，我们就会对宇宙饱含敬畏，对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饱含敬畏，我们会更加热爱这个宇宙，我们知道人类并不是没有监督者的，尽管他们尚没有显露自己的迹象，但是他们是存在的。有了这种信念，我们就会相信，人类不会灭亡，地球可以衰老、死亡，但是，宇宙处于不断更生之中，总有一天人类会见到他在太空中的同类，会在地球衰老、死亡之前找到自己的新居所。因而对于宇宙智慧生物的信念有利于克服人类的自大主义和悲观主义。

在这个基础上，我愿意这样解读眼前的这幅图片，我认为，它展示了这样的图景：太空人驾着他们的航天器来到了地球，地球人热烈地迎接他们，智慧和智慧相逢了，因而这是一幅理想主义的图片。

地球上的小孩

格伦·维克斯乐工作室　摄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用数码技术制作出来的图片。

以前摄影师不得不花昂贵的代价和很大的精力去做的暗房拼贴、造模摄影等，随着数码技术这一前瞻性的声光互动式信息载体的运用，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利用数码技术不仅可以看到二维的数码图像，还可以看到三维的影屏动画。我们面前的这张就非常精美。一个小孩站立在一只球体上，而球体似乎是悬浮在水面的上方，水中是小孩和球体的倒影，远处是黑黝黝的群山和云朵……

数码技术可以制造逼真的三维动画效果，在二维平面图像设计和制作方面更是具有突出优势。近景、远景的调整，人物和环境的剪切，主题的画面的拼贴，色彩的转换，造型的变幻等都可以用数码技术制作出来，而且其效果更有表现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富有想像力的画面，数码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加真切地逼近自己的想像，再现只有在想像中才有的美妙感觉。

数码技术制作出来的画面具有生动的形状、逼真的颜色、仿真的效果，丰富了摄影艺术的表现方法。每一种图形、每一个线条都生动起来，它可以引导受众进入真实感和可视化达到最完善地步的读图环境。眼前的这幅图片就能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乌云密布时山、湖交相辉映的壮美景象。

数码图片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魅力。图片中，湖水的倒影效果完全是数码技术仿制出来的，这种效果在实景摄影中绝难达到，但是对于数码图片来说却一点儿也不难，可以说，数码技术极大地丰富了摄影艺术的表现力。

金属人类

詹姆斯·泼图 摄

人类在这个时代的肖像是什么样子的呢？趾高气扬的？垂头丧气的？充满希望的？绝望的？理想主义的？还是悲观主义的？

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在想，人类身体里的金属性正在增加，人类正陷入某种凝固的、冷感的、僵持的特性之中，早先人类身体里血液的、温热的、柔软的特性正在慢慢地减少，有理由相信人类会越来越趋向于冷血，趋向于某种类似金属才会有的属性，而不是血肉之躯当初的那种特征。

他的头发像钢丝一样，根根直立着，那是一种虽然很细，但是非常刚硬的钢丝，它们没有柔顺的禀赋，却有坚硬的风格，如果你用手抚摸它们你会被它们扎伤。他的头上镶嵌着金属头套，他的思维器官不在他的头颅里面，而在外面，那些金属片中，就像电脑一样。他的思维更加严密——更加程式化了，他很少受情绪、感情的支配，相反，他彻底地变成了理性的生物，他的思维也具有了金属般的质地，是坚硬的、纯粹的、寒光闪闪的。

这是现代人的钢铁之躯，螺钉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头颅、脖颈，将他固定在某个僵持的姿势里，但是，他一点儿也不累，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相反，离开了这些金属物，他就无法生活，他的生活已经和金属物同一了，你无法知道这些金属是他的一部分，还是他是这些金属的一部分。

蓝色地表

彼特·特纳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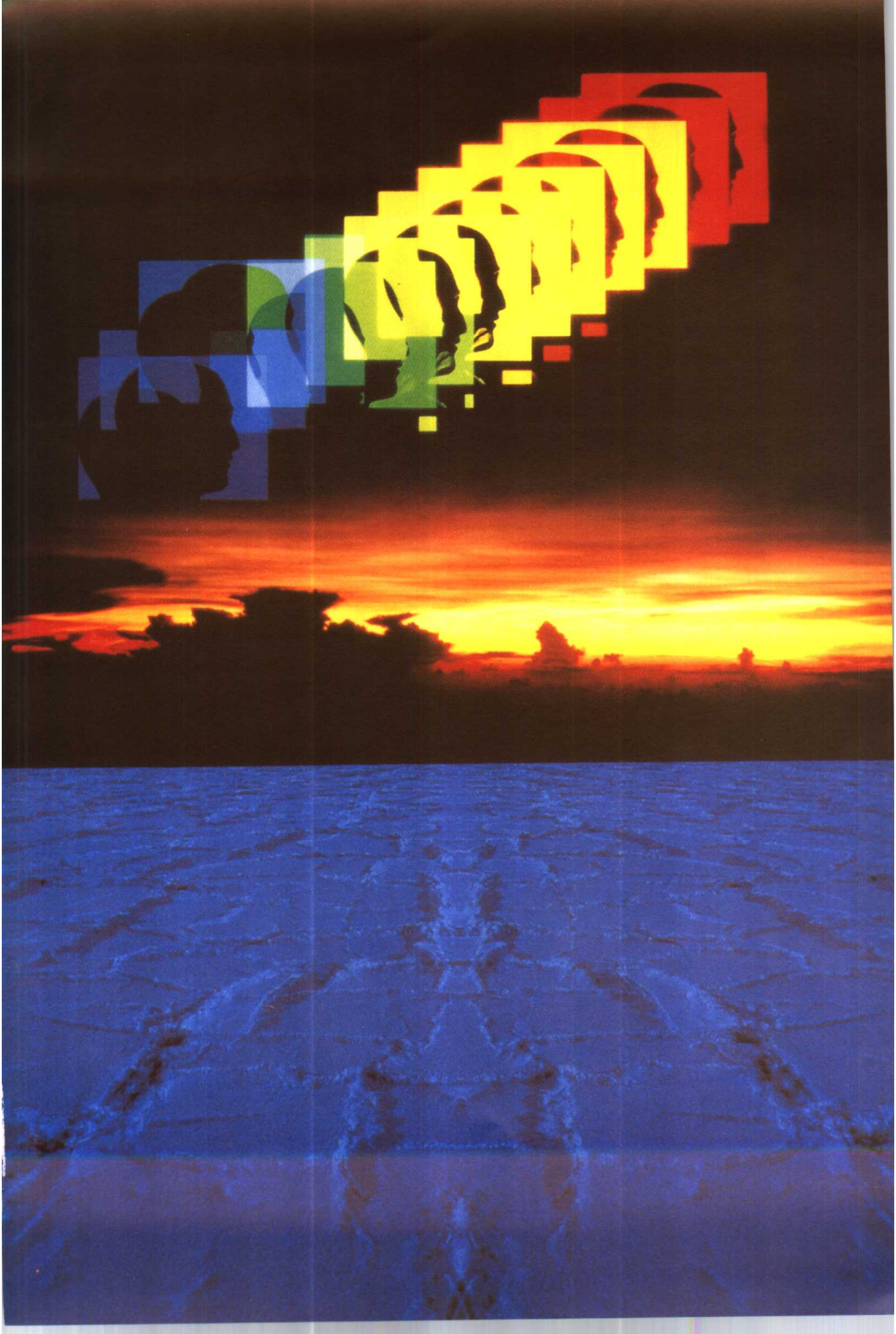
蓝色的地表，火红的夕晖，黑色的云层剪影以及夜空，那些渐渐在夕阳中来临和远逝的事物被表现得清清楚楚，暗的渐渐邻近了，亮的更加辉煌夺目，远方更远，近处更近。

声音消失了，仿佛睡眠就要来临，仿佛天空在虚无中来到了某个无法言语的时刻。

人的头部侧面剪影一张张重叠着，向远处推进，颜色是和大自然呼应的，由近处地表的深蓝色开始，渐渐过渡到远处地表的淡蓝色，又过渡到地平线尽头的黑色，地平线上方的橘红色，进而是火红色。

渐渐地沉落着的美，渐渐地消失着的美，渐渐地宁静着的美，渐渐地淡去着的美，在这之中凝止了，但是，它是艳丽的、光彩夺目的。

可以想像，接着黑夜来临了，大地上没有了光，没有了瞭望者的眼睛，但是这艳丽的、光彩夺目的美已经被某个记忆捕获，它是永恒的，在某个被回忆记忆起来的时刻，会重新展现在记忆或者纸面的平台上。



男人的表情

马克·塞利格 摄

男人的惊讶是什么样子的？

男人的羞怯是什么样子的？

男人的惊喜是什么样子的？

男人的艳羡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男人脸上的表情真的非常丰富，就像小孩一样，他们是一群大小孩儿，纯真的、稚嫩的、毫无遮拦的，他们是一群可爱的小孩儿。

我喜欢这种表情，它生动、丰富，就如同一部富于激情的文艺作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感到安全，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和那种不动声色的人、毫无表情的人、深不可测的人完全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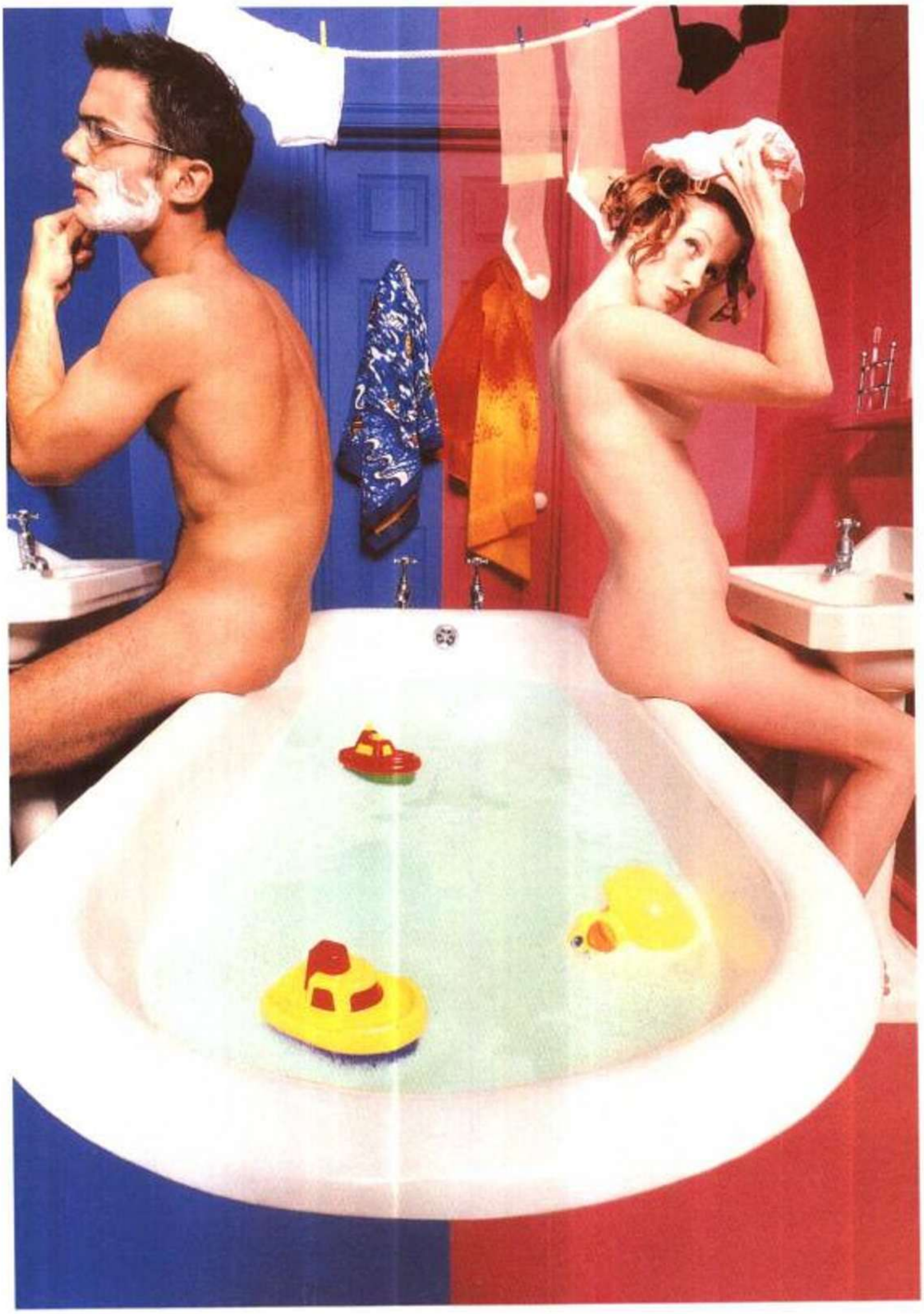
面无表情的人真的非常可怕，他们是那样深不可测，你不知道他们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帮你作出判断，他们高兴和不高兴是一个表情，希望和绝望是一个表情，拒绝和邀请是一个表情，这怎么让你相信他们呢？

恺撒说他希望身边充满了那种胖胖的松软地活着的人。的确，恺撒对人的感觉是对的，那种表情丰富的人，那种具有小孩儿一样的纯真表情的人，一定是让人安心、放心的，他们是可靠的，绝对不会对你耍什么鬼心眼儿，绝对不会背后对你捅刀子。

是的，这样的人是安全的、可靠的。

就此，我们该体会出这幅图片的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了，他是希望我们如同对那些有着纯真表情的男人放心一样地对他们的产品放心。他在对我们说，他们的产品是可靠的，就像这些男人一样的可靠。

PAGE McCONNELL · JON FISHMAN
TREY ANASTASIO · MIKE GORDON
PHRESH PHISH
BY
Parke Puterbaugh
ON THE ROAD TO
UNLIMITED DEVOTION WITH
AMERICA'S BIGGEST
UNDERGROUND JAM BAND



日常的一天从什么开始呢？从睡眼惺忪地醒来，从披着一件浴袍来到浴室，从对着镜子剃须、梳头开始。男人首要的任务是把胡须刮干净，再马虎也不能在胡须上马虎，如果你刮掉一半，留下另一半胡须上办公室，那会怎样呢？你该制造轰动效应了。据说女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胡子拉茬的男人，她们觉得这样的男人肮脏，所以剃就要剃得干净，千万不要留那么一小撮黑黑的胡茬在那里，那会让人恶心。女人呢？女人首要的任务是把头发伺弄好。据说男人对女人的头发最敏感，如果女人的头发里有油烟的味道，如果女人的头发没有经过修饰，男人会觉得这个女人邋遢、潦倒，没有责任

日常的早晨

感，就会对她敬而远之。所以，在这个日常的早晨，男人在专心致志地刮他的胡须，而女人呢？在一丝不苟地料理她的头发，他们各顾各地为就要开始的一天做着准备。

刚刚洗浴的时候，他们洗干净了自己的身体，昨晚的遗迹被消灭了，爱的痕迹，拥抱的痕迹，接吻的痕迹，疲倦的痕迹都洗掉了，所以留下的是泾渭分明的背脊还有干净的新的身体，这是为新的一天准备的，接下来的忙碌、劳累、争执、上车、下车、吃饭、忙中偷闲的抽烟、咳嗽等等马上就要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为了一个日常的一天，我们要做多少准备工作呢？袜子要穿上，胸罩要戴上，内裤也要穿上，这些都要带着出门，不能忘记在家里，什么不能带上呢？水池里的鸭子不能带，就让它在水池里呱呱乱叫吧；水池里的船也不能，让它在水池里寂寞地转圈吧；童年的记忆不能带，如果你用童年的方法对待街上的人，你会鼻青脸肿地回家的。

带上成人的一切，包括包藏祸心的表情、夸夸其谈的语言、雄心勃勃的计划、清洁整齐的面貌、刷得干干净净的牙齿，不要随地吐痰，不骂人，不打人，不乱穿马路，做一个温文尔雅的好人，给人一个好印象，你会有一个好报偿，这样你在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带着你的薪金回家了。像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你会逐渐地拥有自己的轿车、别墅、公司和帽子，等到别人有的你也有了，你什么也不缺少的时候你就该退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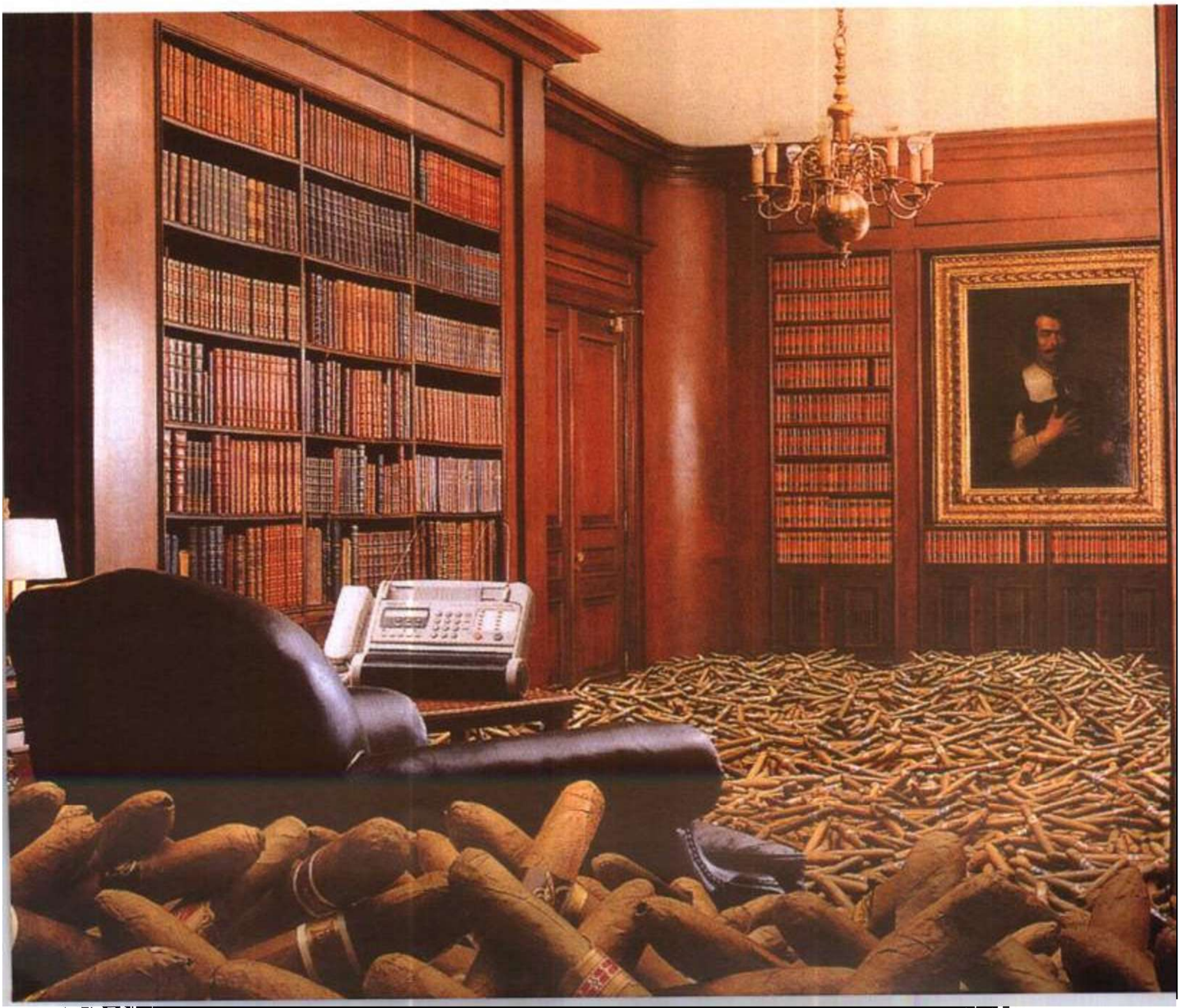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拥有另一种早晨了。

你可以晚一点儿起床，或者根本就不起床，你一整天都可以穿着睡衣，因为你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在今天完成，你不必刮胡子或者料理头发，因为你根本没有什么人要见。你所要见的只是你的老伴，那个满脸皱纹的人，那个瘫软在椅子里，从一大早就开始打瞌睡的人，早晨，你们也再也不用洗澡了，因为你们不再做爱，所以你们只是晚上上床之前洗澡，然后一整天你们都用不着浴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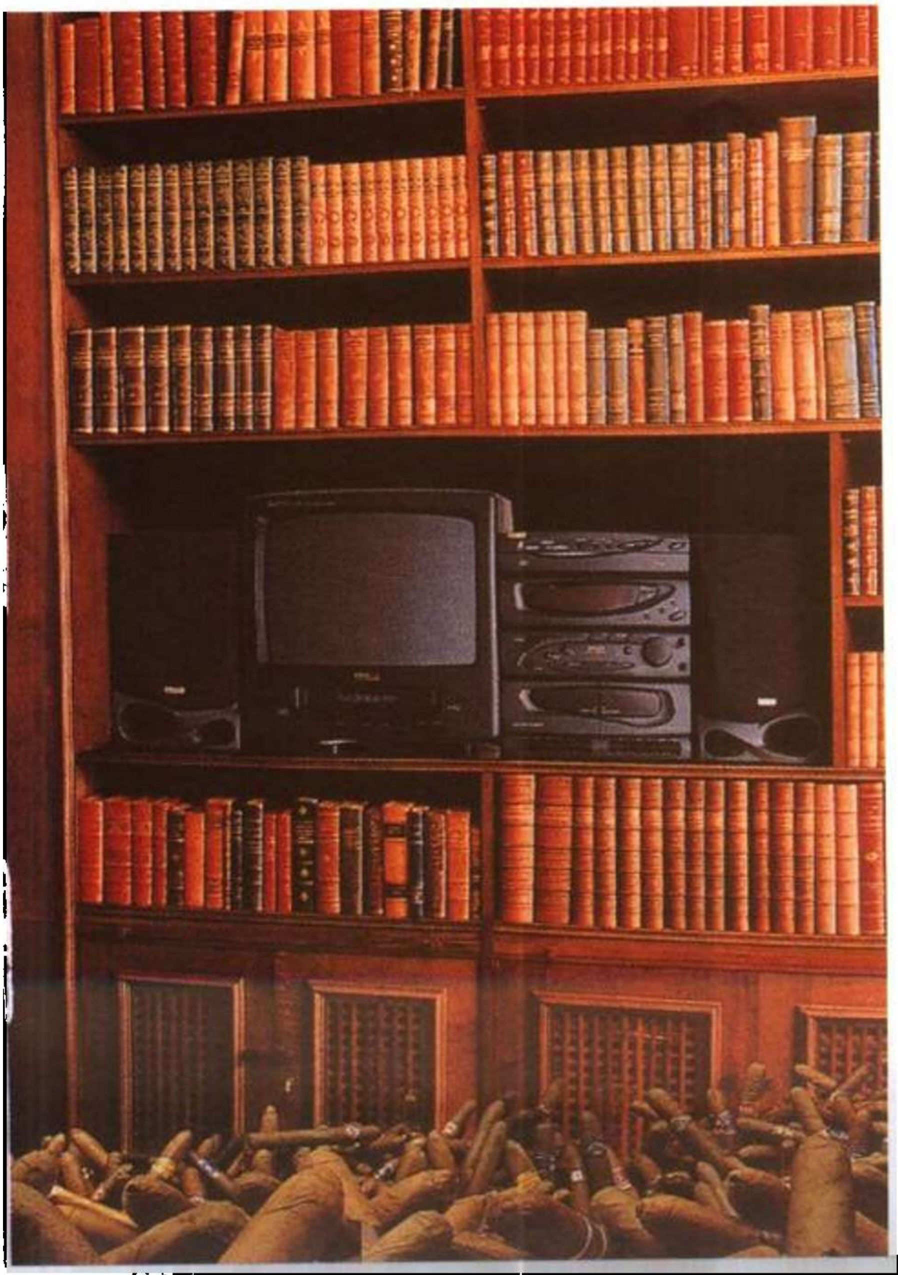
当然，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出门的，这个时候你常常在门口摸索很久，常常会漫无目的地在记忆中搜寻，你发现你忘记带上牙齿了，你的假牙昨晚被你放在了床头柜上，所以你决定重新打开门上楼拿上你的牙齿，或者你想不如就不出门了，反正明天出门也一样。

一个应有尽有的房屋是否能够居住呢？有画，有电视，有音响，有传真机，有沙发，有台灯，还有无尽的雪茄，数也数不清、抽也抽不完的雪茄，你一辈子都难以想像你会需要那么多的雪茄，这里的书多得也许你一生都无法将它们细读一遍，即使你用手将它们抚摸一遍也要花上一整天吧。

现在，屋里可以说应有尽有了，连照明的光线都不缺，还有一只电话，你可以用它和你的朋友聊天，还有一个人，他在墙上陪伴着你。这一切都是你的了，你拥有它们。



应有尽有



可是，你从什么地方走进来呢？这里到处是雪茄，你根本没有插脚的地方；你在什么地方坐下呢？别说你根本无法抵达那只沙发，就是你到了沙发边上，满是雪茄的沙发此刻仿佛是一只雪茄烟盒，而不是一张供人坐的椅子，你根本坐不上去……

一个充满了物的房间，一个考虑周到什么都有的房间，却不能居住的房间，它接纳了所有对人有用的东西，但是，人——它的拥有者、使用者、它的主人反而被排斥在外。

他望着这些物，他说：“这些都是我的。”然后他满意地走开了，仿佛书就是用来插在书架上，不是用来读的；雪茄就是用来堆在地上，不是用来抽的；仿佛屋子就是用来空着，不是用来住的。

Vendita

服饰

阿伦·亚伯拉姆斯与
弗朗切斯卡·拉卡尼那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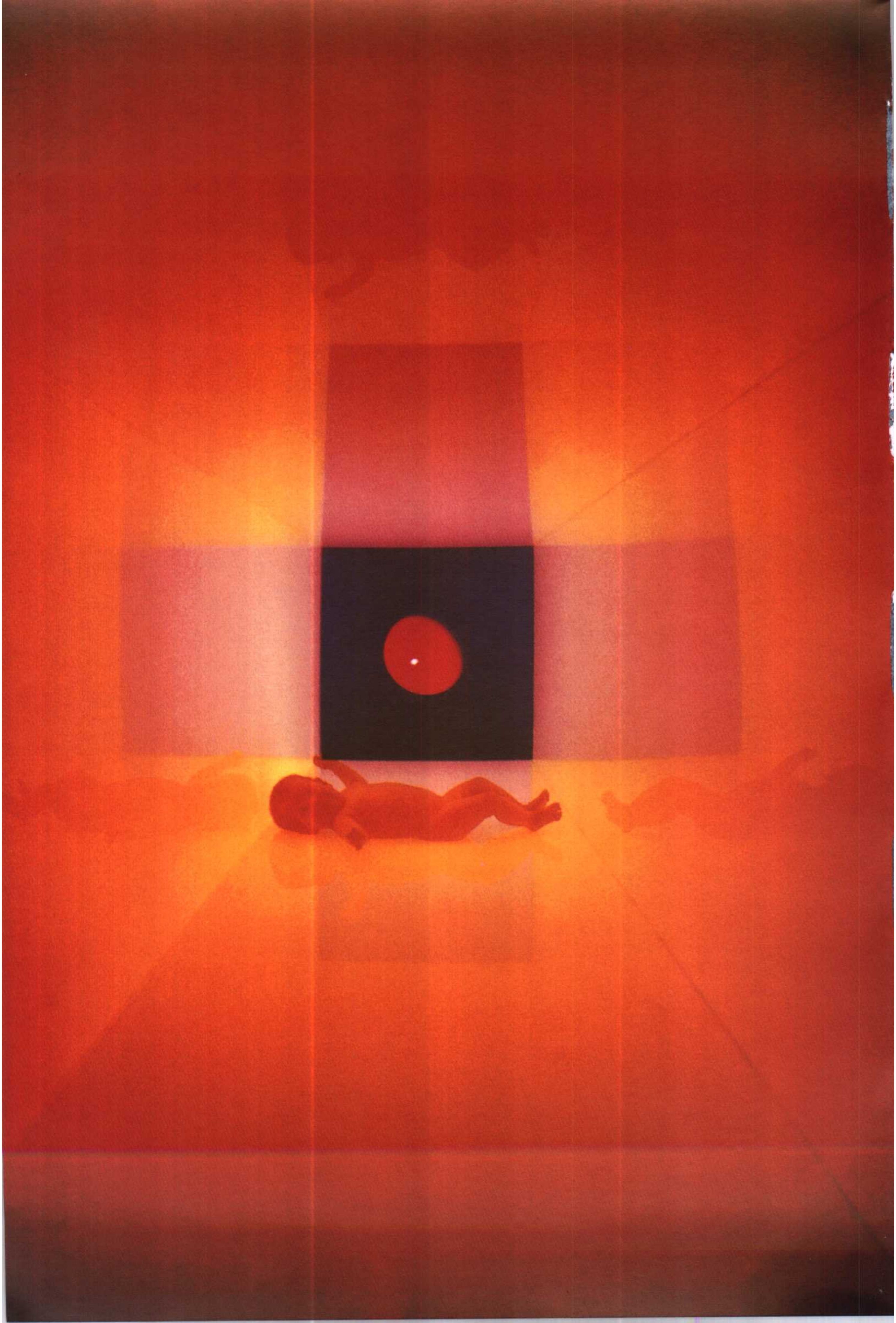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方案，让一个女人穿上比萨斜塔。Leaning Tower of Pisa，是一座中世纪建筑，由于基础沉陷而偏离垂直线5.2米，歪打正着地成了世界名胜。这是一座白色大理石的钟塔，是作为比萨大教堂建筑群中的第三期工程而建造的，它也是这组建筑中的最后一座，1174年开始兴建，原设计为8层，高56米。当第三层完工时，发现基础沉陷不均匀，工程师B.皮萨诺想在继续建造时将下陷一边的层高加大以资补救，但结果沉陷更甚。在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工程数次停顿，但最后还是在倾斜状态下于14世纪完工，历时200余年，无数人的智慧，最终凝聚成世界性的不朽杰作。

现在，让这样的世界名作穿在一个女人身上，让它在青春的肌肤上闪闪发光，白色大理石的质感和肌肤的柔软反差强烈。而斜塔的倾斜的造型却正好适应了女子纤细、瘦削的身姿，它是对女性身体的束缚，也是对女性身体的突出。她仿佛站立不稳，却又亭亭玉立，这正是比萨斜塔给人的感觉——在这里我们才发现男人对女人的要求是如何被比萨斜塔的形象阐释出来的。她应当是柔的，仿佛就要倒在你的怀里，但是却一直没有倒下，如果她过于刚硬，那么她就不可爱了；如果她过于柔弱，总是躺倒在男人的怀里，那么男人就太累了，要的就是比萨斜塔的感觉，欲倒而不倒。

如果你是一名服装设计师，除了比萨斜塔这样的服饰杰作，你还需要什么呢？比萨斜塔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是最好的女性服饰，将女性束缚住，又将女性突现出来，让她玉树临风，又让她大厦将倾，让她坚强又让她虚弱，仿佛她就是对着男人的怀抱而来，又仿佛会在男人劳累的时候悄悄立起。

谁不愿意买一件这样的服装呢？女人自己愿意买，男人也一定愿意为女人买。

将倾斜的就要倒下的比萨斜塔搬回家，连同穿着它的人，这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通道

这是一个通道，通向某个内核，某个在我们的记忆中已经消除甚至为之感到恐惧的内核。那里是黑暗的，无边无际的黑暗，只能让人沉睡的黑暗。感谢上帝，那个时候我们是沉睡着的，否则我们的恐惧会有多深呢？现在，那些红色的门又一次打开了，那些打开的门像一座陷井在等待陷落，而在它幽渺的核心，那闪闪发光之物，她将自己禁闭在了最里面，最下层，最黑中。

婴儿，呱呱坠地的婴儿，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他将永远地一无所知，他被蒙在鼓里，他被小心地送出了通道，从此，他再也不会回去了，甚至他对那里的记忆都不会有，巨大的造物者的手将这过程从他的记忆中悄悄抹去，让他见到阳光，听到声音，摸到乳房，吸到乳汁。

这个世界就这样在一个婴儿的眼里诞生了，先是母亲的脸，然后是母亲的声音，母亲的乳汁，渐渐地是许多许多其他人的脸，大自然中各种各样的声音，天地间一切可以食用的物质，渐渐地他感觉到了太阳、月亮、大地和万物。

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是有代价的，对源头的遗忘就是一个代价，他必须忘记自己所来的地方，对存在的本真的根据不加追究；他必须保证对自己的出生守口如瓶，甚至将那让他通向世界的通道看成是肮脏和不洁的；他必须斩断自己的脐带，斩断和那里的一切联系，这样他就是一个有力量的男人了，他必须离开，然后去远方，建立丰功伟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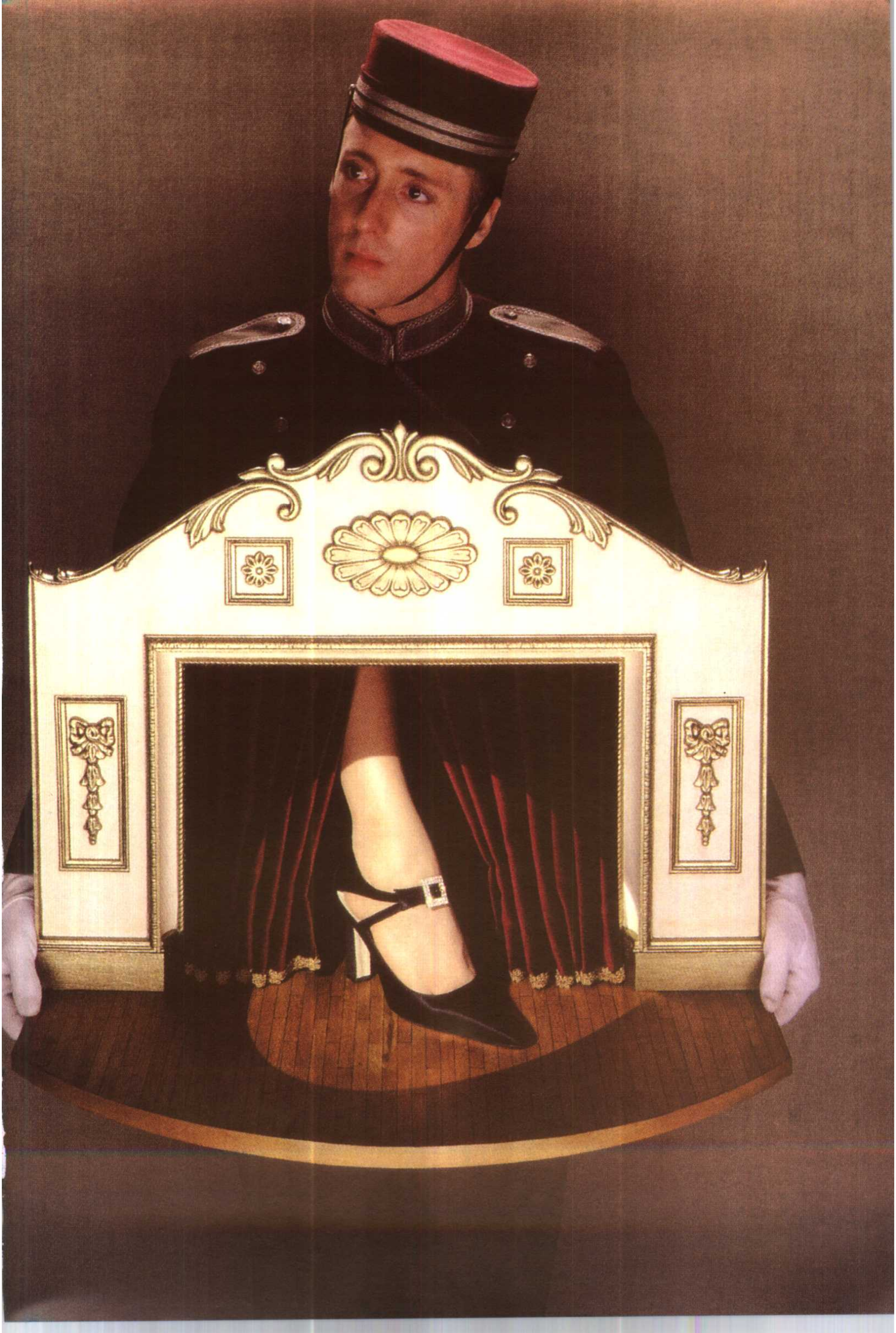
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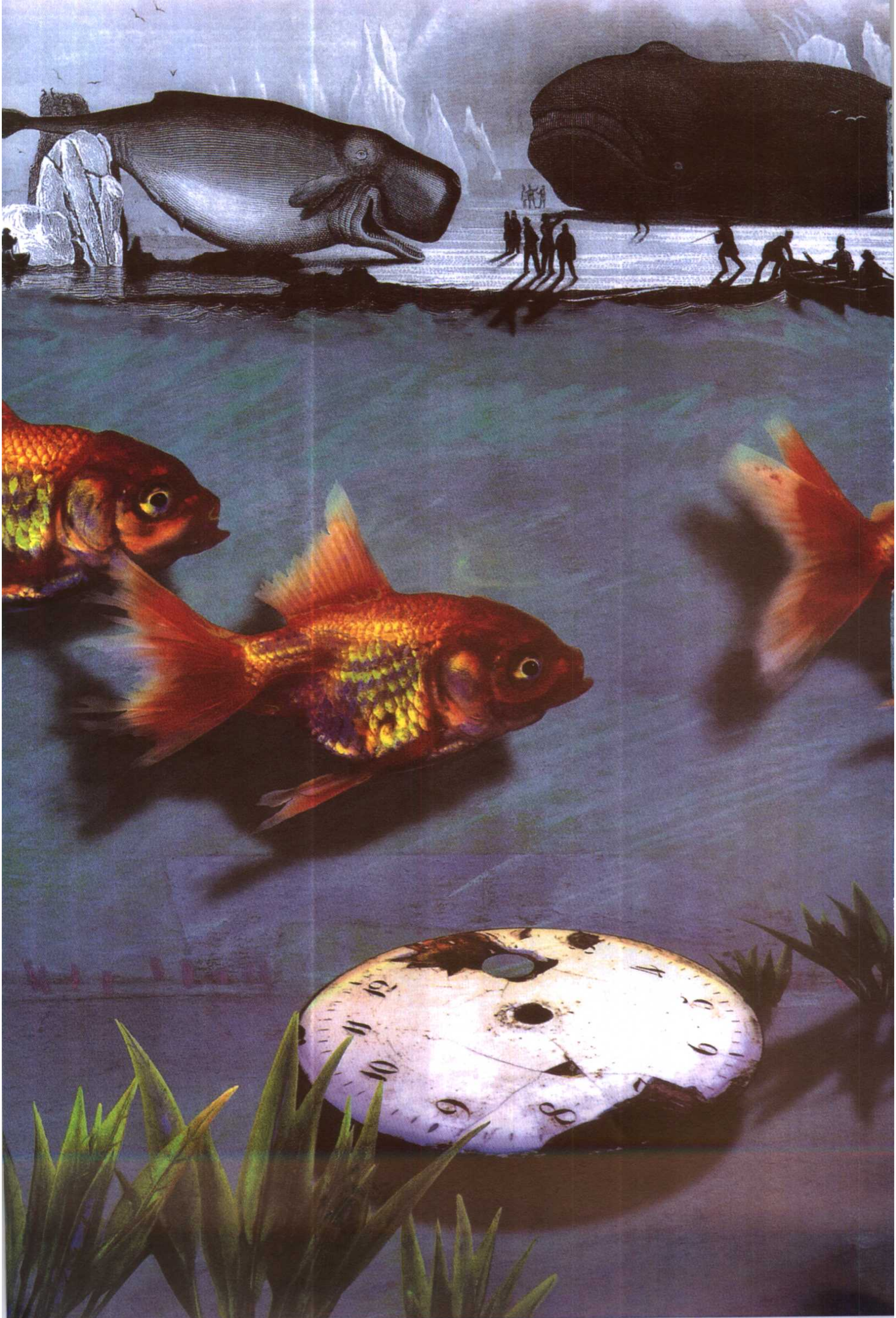
收藏一只女人的鞋子以及她的纤纤细脚，需要多大的力量呢？你要尽可能地像一个侍者，对女人恭谨有加；你又要尽可能地像一个战士，时刻准备为争夺她的青睐而战斗，将战斗的荣光敬献给她；你还要懂得如何将她悄悄地藏好，以免被他人窥伺。哦，不，这是一般人的观点，庸人的想法，对于真正的职业的收藏家，那是完全不适用的。

让我们看看职业收藏家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藏品的。例如，巴尔扎克写葛朗台时记录了葛朗台的收藏品，具体的有哪些就记不清楚了，但是依稀记得有穿了帮的破鞋子，发了霉石头一样硬的面包，等等；中国也有这样的收藏家，例如明代有一个藏书家，他收藏天下所有可能收集到的书，但是他自己不看书，同时也不让别人看，似乎他收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在他的府库里腐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是那个叫"皇帝"的人，他将天下人都收归己有，他不让他们离开，又不让他们自由、愉快，即使这些人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对他们也毫不关心，而是任他们腐烂、发霉、穿帮，他对他的藏品是一点儿也不爱护的，他一点儿也不把他的"人"当人，而是将他们当成什么物，任意地使用，将他们用旧，用烂，大多数时候他总是把他们的眼睛蒙上，耳朵捂上，嘴巴堵上，愚弄他们。所以说，收藏是一种癖，有的人说收藏的目的是占有，我说这是不对的，纯粹的收藏是无目的的，收藏家热爱的是"收藏"这个动作或这个词汇本身，他将东西拿回家，放进箱子，关进笼子，锁进屋子……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以后就不是他拥有这些藏品，而是他的屋子、箱子、笼子拥有这些藏品，他对他的藏品漠不关心，他关心的是继续"收藏"这个行为。

爱情收藏家和上述收藏者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见一个收藏一个，他们在家里有一个"贱内"，在外面还要有一个"小蜜"，云游天下又是"一草一木总关情"，他们是一些专门收集爱情而不珍惜爱情的人。

现在，聚光灯已经亮起，收藏品也已经展示，该是收藏家出面的时候了，他们会怎样评估这件藏品呢？他们会出怎样的价钱呢？





时光，在水底悄悄逝去

麦吉·泰勒 摄

有一天苍老会突然来临，他悄悄地就站在我们身后了，我们一转身就看见了他，他像我们的朋友一样，紧紧地追随着我们。

我们着急着去赶一个饭局，当我们满头大汗地赶到现场，发现那里除了残羹冷炙什么也没有，宴会已经结束，宾客已经散尽……

时间是怎样流逝的?

我们是怎样衰老的?

古代的鱼是怎样进化成了今天的鱼的?

我们是怎样错过了我们的好日子的?

钟表在沉沉的水底自在地运行，我们并不了解它神秘的机理。

鞋与脚

杰拉德·拜比 摄

一双鞋子穿在某个人脚上时是什么样子的呢？脚会给鞋子带来温暖，它是柔软的、充实的，一双健康的脚，让鞋子是其所是地成为鞋子，它在地上走着，一点儿也不感到疲倦，它被轻微地磨损着，但是这磨损恰到好处地使它合脚，不像新鞋子那样磨脚，使脚感到不舒服。如果是个农民，他会让鞋子在充满谷物的晒场上欢快地跑动，将打好的麦子运回家；如果是个工人，在流水线旁边，鞋子静静地呆着等待主人回家的那一刻。一种劳动的喜悦会让鞋子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有用的。

如果一双鞋子，它是没有人穿的，它被遗弃在街边，或者谷物仓里，这个时候，它会像睡着了一样，没有神采，夜幕降临，这双鞋子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它可能被一个拾垃圾者拣到，但是拾垃圾者不会珍惜它，只会把它当作废品送到废品站去，这样它的生命就结束了。

没有人会领会一双鞋子在这个世界的遭遇。有一天，我和妻子吵架，愤懑极了，没有发泄的东西，看到它静静地停留在阳台上，突然之间一股疯狂的力量主宰了我，我抓起它，把它扔到了楼下。后来，我在楼下看到了它，它躺在泥地里，浑身上下都是雨水，一幅萎靡不振的样子。想到它已经跟随我3年了，3年中它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没有修理过一次，它一点儿也没破，其实它还能穿很久，但是，它在一念之间被扔了出去,扔它的动机实在是和它毫无关系的。可它忍受了，它任何时候都是沉默的。

想到我们身边无数的物，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又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想到过它们的生命。用旧了也就扔了，有的甚至没有旧，仅仅是因为样式不怎么时髦了，或者有了一点儿瑕疵，也扔了，没有人会为它们感到惋惜。

我们会对一双什么样的鞋子感到震惊呢？有着空洞的敞口的鞋子，似乎没有人穿着的鞋子，我们不会注意它，但是当我们看到它的下方露出一双脚，它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充实形式，不再需要人的参与了，我们会震惊。

科技巫术

莱斯扎德·霍洛维兹　摄

中国有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似乎应当改过来了，改成：“电脑中自有黄金屋，数码技术中自有颜如玉。”电脑的诞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幻觉，似乎电脑可以改变一切。那些仰望电脑的人，匍匐在电脑脚下，在电脑光盘、磁碟中看到了向他嬉笑的美女、向他招手的美金的人，其实非常有代表性，他们只是将自己的幻觉表现了出来，而更多的人则是将幻觉放在了心里，他们默默地耕耘着这种幻觉，循着幻觉前行。

网络股票的疯涨，科技概念股的持续高烧，是一个说明：那些在互联网上刚刚运行了一小会儿的网络公司一夜之间成了股市上的宠儿，是一个征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电脑技术、数码技术有幻觉，他们被这种公司激发起来的想像力害了，让他们无法正常地判断。他们捏着网络技术高高地飞行到了天上，他们捧着电脑心花怒放，被自己的幻觉搞得神魂颠倒。

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灵丹，技术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转化为金钱的巫术，美女不会在电脑里向人们招手，金钱也不会毫无缘由地从电脑中走出来，在你的怀里撒娇的电脑也许只能掏空你的钱袋而不是相反。电脑只是工具，技术只是可能，真正转化成巨大利润还要有成熟的市场运作来支持，这是需要过程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过程，过热地想像害了这些题材，因此从市场上看，有想像力的题材往往会变得最没有生机，其实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现在是破除科学迷信、技术迷信、网络迷信、数码迷信的时候了。

实际上科技不是万能的，科技并不能解决人类的精神问题。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原始地栖居于大地的可能不是更大，而是变小了，人们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本性，自然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人心变得深不可测，人性在某种层面上也被技术化了，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女 性

迈克尔·尼尔森　摄

不要看对方，不要听对方，只要某种神秘的感觉。了解能导致爱吗？我宁可相信爱导致理解。灵魂的相知能达到肉体的谐和吗？我宁可相信肉体的契合能带来灵魂的相知。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相处了一辈子都没有成为哪怕是一天的朋友。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因为相互了解了而爱的呢？那些夫妻，恰恰是在结婚以后相互了解得太多而变得缺乏爱的激情的，他们不爱了，或者说他们的爱并没有因为了解而增加而是减少了，所以如果试图爱，就不要试图了解，那种认为了解带来爱的观点是不可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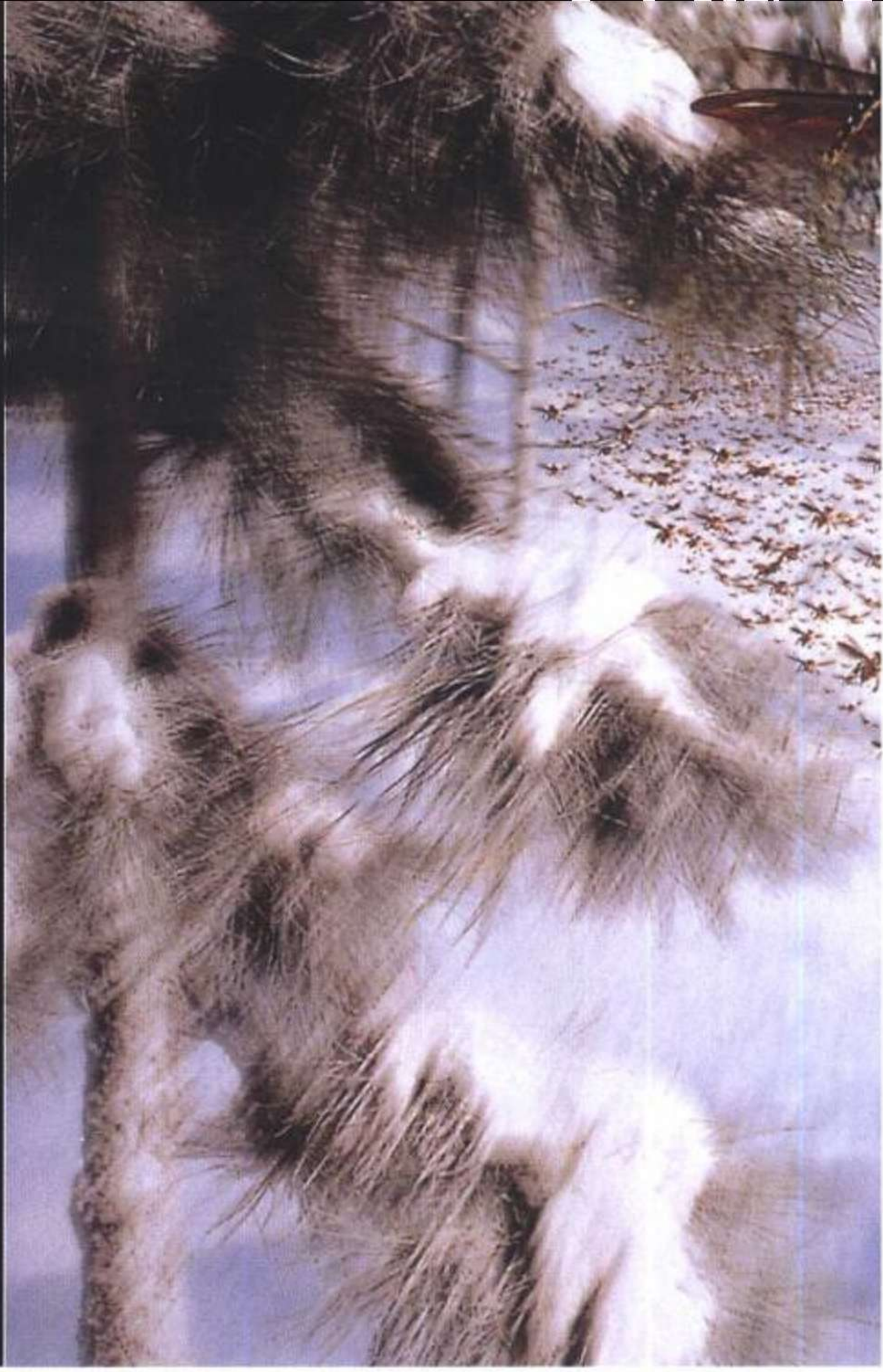
如果试图爱，就不要问这爱一共有多少。有的人，爱可以滔滔不绝，就像江河里奔涌的潮水，他可以爱许多人，甚至爱整个世界，他爱整个人类，他的爱永远没有枯竭的危险，相反，他的爱是那么多，整个人类都会感到他那爱的力量。而有的人，只是爱一个人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他就已经垮台了，他根本没有能力爱，他的爱甚至只是针对一个人来说也显得太少。所以不是爱得多少的问题，而是爱得深不深的问题。

如果爱就闭上你的眼睛，用神圣的信任来对待对方的热吻、拥抱，不要抵抗。你说，不，那不是我愿意的，我只在我愿意的情形下爱。那你是犯了20世纪女人的通病了，20世纪是女权的世纪，这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说“我是我自己的”，“我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那么你学会了尊重别人的意愿了吗？你总是觉得不平等，总是觉得不自由，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你总是不快乐，我说你已经忘记了遵从、柔顺、接受所带来的愉快和享受了，你为什么不能回到某个20世纪前的起点去，在那里你也许要快乐得多。

你的不快绝对不是传统的不快，你的脸上一点儿也没有羞怯，因羞怯而不快是美好的，但是你不是。我是说你有了许多传统女性所没有的郁闷和不快，这些都是因为你是个现代女性，想一想如果你是个传统一点儿的女性呢？如果你不那么独立，你能将自己交付给某个人，你能信任某个人，那么你的精神会松弛很多，你会成为一个宠儿。

现在你侧着脸，手艰涩地放在背后，仿佛是在思索，又仿佛是在反抗，你为什么会这样不快乐呢？你有现代女性的一切欠缺，这是你不快乐的根源。你觉醒得失去了睡眠的能力。如果是这样，我倒是愿意你真的没有醒来过。

雪地狂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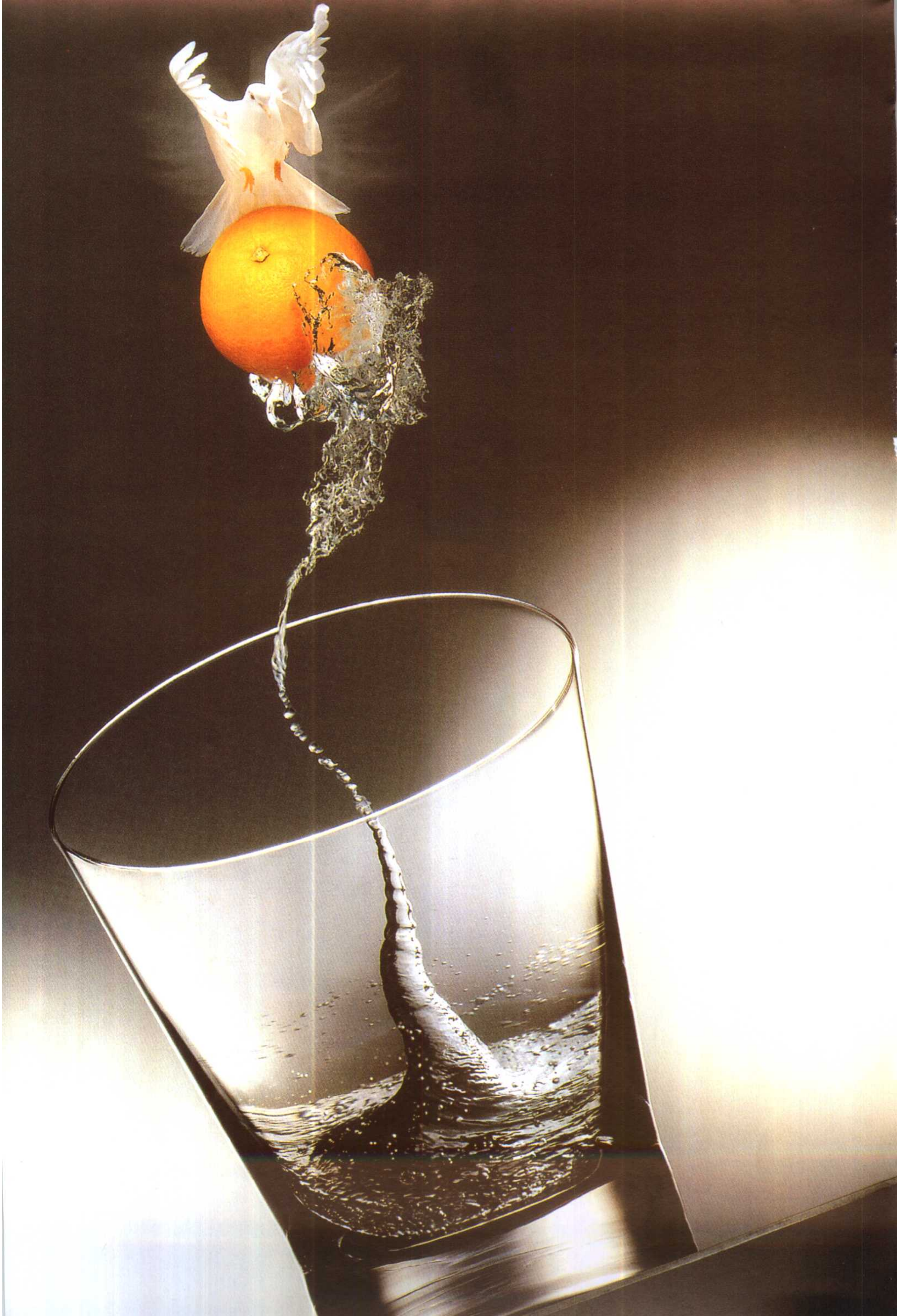


你架着雪橇，在逃跑还是追逐？你在雪地里奔驰，雪在你的身后狂舞，松树上的冰挂被你折断了，它们“噗噗”地掉了下来，在雪面上形成了一个一个坑洼。雪在你的身后咳嗽，“哧哧”的声音在树林里回旋，但是你是不会听见的，这种自然的声音被你胯下马达的轰鸣给遮掩了，遮掩得那样严实，就好像对你来说从来没有存在过，大自然默默地承受了你的疯狂。

但是，有一些生灵被你惊醒了，它们从冬眠中醒来，变得狂躁不安，它们的清梦被打断了。展现在它们面前的是什么呢？它们见到了冬天里最残酷的景象，到处是皑皑白雪，鲜花没有了，阳光没有了，春风没有了，这个时候醒来对它们意味着什么呢？

死亡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自然也在嬗替之中，这些昆虫也是要死去的，但是它们有它们的命运，它们不应当在你的胯下结束，这不是造物主的安排，你也不能代替造物主。

它们是追随着你还是在追逐着你？它们是想和你一起同路去向一个美好的明天，还是试图追上你向你报复？在这群昆虫之间，你倒是非常合群，因为你也像昆虫一样。你的形象太像一只昆虫了，但是你不会体验到一只在雪地里飞翔的昆虫的内心，那里已经结冰，并且开始绝望，它们觉得自己等不到来年了，就要在这追逐中死去了，所以它们要追上你，一定要追上你，然后让你看到它们的死亡，所以我有点儿理解你为什么要开得那么快，你是想逃离死亡的追踪吗？



敞开

透明的水杯，它是敞开的，没有任何秘密需要保守，它张开了自己的杯口，像是一个等待饮者的侍从。

金黄的橘子是充实的，一点儿也没有空虚的感觉，它出现在黑色的背景上，闪闪发光，它有着豪华的外表，也有着高贵的内心，它是即将发生的故事的主人公。它要向空中升腾，让杯子里的水转起来，宁静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小鸟从远处飞来，它是纯洁的，就像杯子里的水。

它扇动着翅膀，就要栖息在橘子上了，它在寻找平衡点，寻找静止、休息、安稳。

橘子正在飞升。

这就是世界，立足的正在旋转和飞升，飞翔的正在静止，翅膀与其说是为了让自己更远更高而扇动，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站稳而展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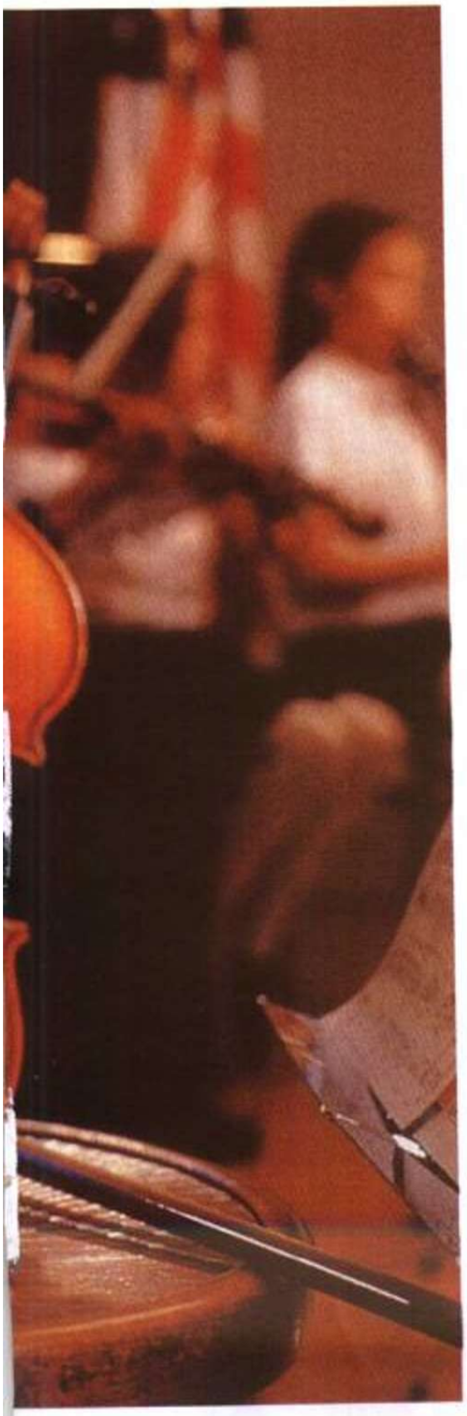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一切并不虚无，动和静平衡着，意义仿佛也在这过程中诞生了。

它们那样充实而平和，没有冲突和暴力，尽管它们隐含着某种不安，但是你不会为它们担心，它们会各自找到自己的归宿。

一切都将在这个世界自得其所，这是信念。

小女孩，她还小

尼克·威多斯　摄



小女孩，她还太小，她的肩膀还支撑不起一件乐器的重量，她的手臂还太弱，拉不动琴弓，她还在喜欢零食、喜欢布娃娃的年龄，但是，她已经学会了倾听，倾听一只琴箱中传来的神秘的声音。你看她是多么专心啊，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音乐鉴赏家了。常常我们能从孩子的举动中看到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本性，对陌生之物的好奇，对神秘音响的聆听，有的时候，在这些方面，成年人做得真的并不比小孩子更好，他们似乎对一切都失去了渴望。

音乐是迷人的，多少人在音乐的世界里会迷醉，醉得不省人事，这不是人的过错，而是艺术的力量太过强大，臣服于这种力量，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相反，那些不会欣赏音乐的人简直就是聋子，上帝给了他们同样的耳朵，但是，他们却只会用这样的耳朵听大街上的噪音，他们的耳朵被汽车的轰鸣、卷扬机的吼声、商贩的叫卖声收买，不会听另外的什么声音了。

那是功利主义的耳朵，只能听从金钱、名位的呼唤，而对无功利的声音缺乏倾听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一句话如果没有效益就完全不值得听，没有应用价值的声音是不能忍受的，他们侧耳倾听仅仅是因为声音将给他们带来有用的东西，帮助他们在生活的战场上获胜。

然而，耳朵本身并不如此功利。它还是它自己，它渴望为自己而听，为仅仅是因为悦耳而听，它匍匐在溪流的边上，为泉水溅落的声音陶醉，它沉浸在美妙的天籁之音中，仅仅因为这声音来自大自然，和人类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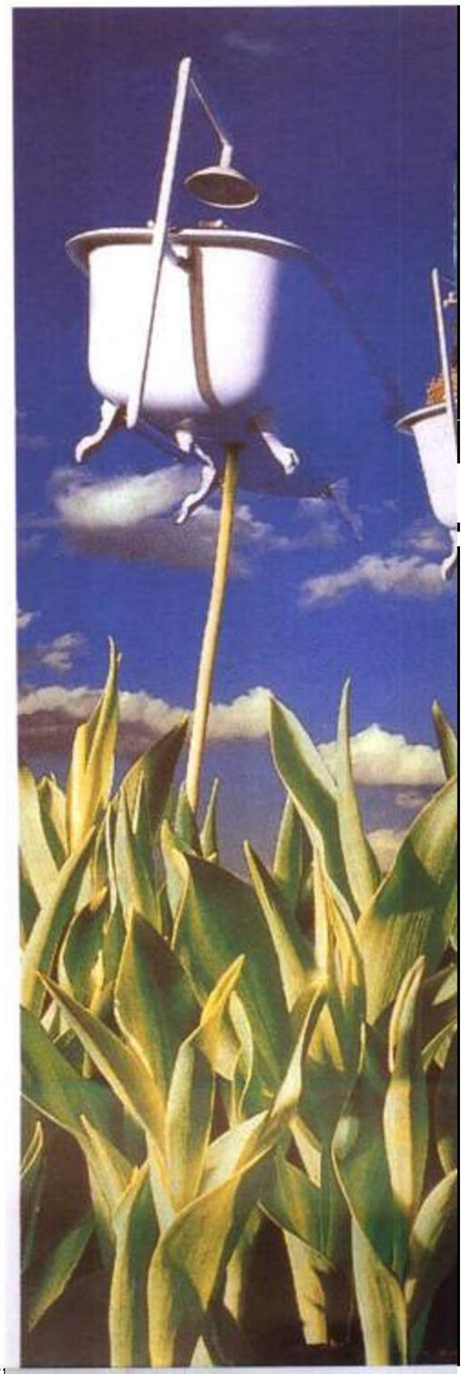
物种改造

费南多·祖弗 摄

人类正在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物种，也许有一天不仅仅限于目前，例如，克隆一头牛、一头羊，或者让植物的果实结得更大、更早、更多、更鲜艳、更甜美。

人类有一天会试图将植物改造得能够结出另外的东西来，例如剑麻上开出的花不是花而是一张张电脑桌，玉米上结出的不是玉米而是水龙头或者浴缸，麦地里长出的不仅仅麦子，还有报纸，人们读报再也不用花钱买了，只要在路过麦田回家的路上随便到田里采一份就可以了，或者人们只要在城市的街心花园里栽上一打麦子，路过的人就可以每天都来收割报纸了。

人类总有一天会将动物改造得更加愿意为人类服务，例如让小鸟不仅仅是在空中飞着玩，还乐意像飞机一样成为空中浇灌、撒水的英雄，猪不仅仅乐意在大街上闲庭信步，还乐意成为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骡子不再依靠食草为生，而是靠吃垃圾为生，它们从遥远的乡下来到城市，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转悠，见到哪儿有垃圾就在哪儿安营扎寨，直到把那里的垃圾打扫干净。问题的关键是它们对于人类是无所求的，它们不要人类的钱，它们惟一的希望就是人类制造垃圾的速度快一点儿，多一点儿，以便有利于骡子种群的繁殖、发展，所以每年骡子们会开一个世界先进骡子大会，一部分目的是表彰那些在寻找垃圾方面的行家里手，让它们给世界骡子传经送宝，另一部分是研究如何改进人类，提高单位人类生产垃圾的产量，它们制定了一些规划，有5年的，也有10年的，主要的目的是要



将世界骡子年均垃圾消费量提高到宇宙先进水平，当然首先是要赶超火星骡子的先进水平。为此它们派遣了由获得“先进骡子”称号的在骡子创新月活动中获胜的积极骡子组成的地球骡子代表团，到火星骡子国参拜那里的骡子王，并且引进了那里的先进科技和星际资本，据说这可以提高人类单位垃圾产量15个百分点，转化成骡子种群繁殖增长率就是6个百分点。

那个时候的人类还有什么事可以干呢？主要的工作是睡觉，当然人类到玉米地里看一看，劳作一番，也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实在是太清闲了，大自然所有的物种都被利用起来为人类服务，人类自己简直就没什么活可干了，最终人类会发现所有大自然物种都有用，而自己却是最没用的物种。或者人类会发现，他们生产的东西已经太多，比如玉米地里每年结出的浴缸是1亿只，而这是人类绝对消费不了的，怎么办呢？人类被动员起来了，人人都来砸浴缸，投入同浴缸的伟大斗争中，这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使命，也是一件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现实大事，你看，就这样人类终于又发现自己还是有用的。

想像力

拜恩·莫里斯　摄

一个人，什么品质最重要呢？想像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如果人是分三六九等的话，这三六九等只能是按照想像力的多寡来划分的。我相信，你的能力的边界就是你想像力的边界，在你没有想到之前，你的能力是不确定的，比如你没有想到你要写作，你就不会发现你有写作的天才，比如你没有想到要画画就不会发现你有绘画的才能，问题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想像力，有没有将你的想像转变成现实的意志。

想像力还意味着创造性地理解一个事物和处理一个事物。比如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淋浴的时候人要站到莲蓬头下方去，如果你想到了淋浴的时候不是人站到莲蓬头下方，而是莲蓬头自动地转到你的头顶上来，这个时候可能一项伟大的发明就在眼前了。又比如，绝大多数人只是知道用牙签来剔牙，如果你的想像力使你发现牙签不仅可以剔牙，还可以成为一种拼贴艺术的材料，那么你就可能邻近发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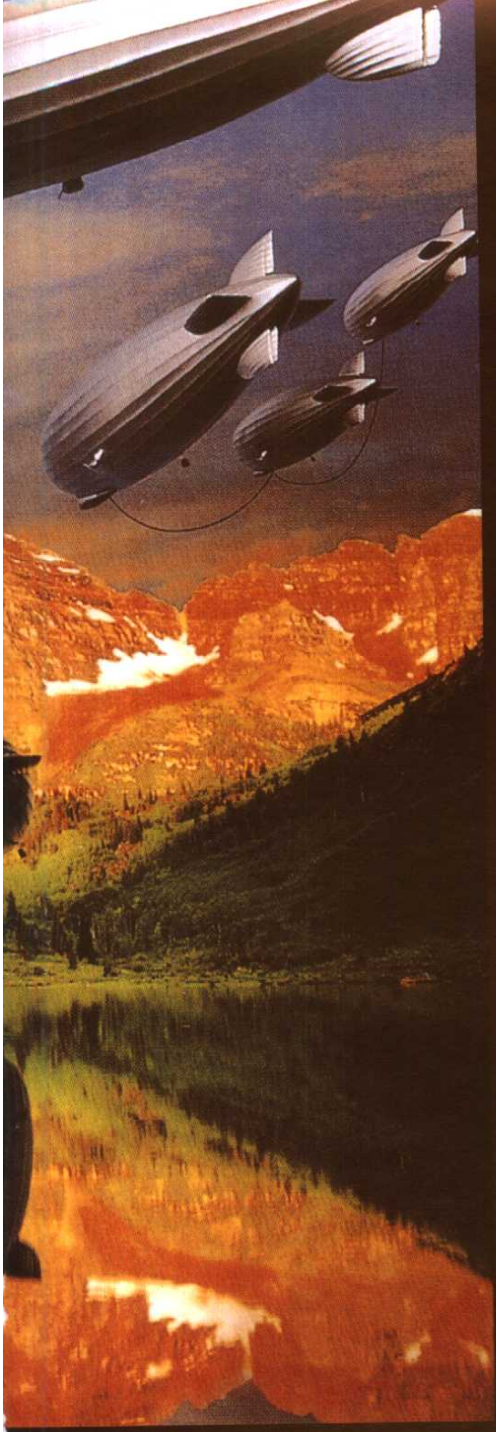
但是，人类恰恰是不重视自己的想像力的，成年人习惯于把自己的想像力限制在最低水平，他们害怕异想天开，总是用最实用和最惯常的方式理解事物。他们不仅自己如此，还试图把自己的孩子也变成如此的人，当一个孩子说"墙上的水珠在哭"的时候，他会一掌打过去，吼道："瞎说什么，水珠就是水珠，有什么哭不哭的？！"

绝大多数的人是因为缺乏想像力而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限制在某个狭窄的角落，他们只是按照习惯的方式生活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创造性地个人性地独特地处理过一件事情。有些教师，他们教书教了一辈子，但是，直到死的时候他们教书的方法还是他们从老师那里学到的那一套，教的内容也从来没有变过；有的农民，他们一生都在种着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种过的植物，种的方法也是从他们的先人那里学来的。这是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问一问他们的祖先，如果祖先做过的，他们就按照祖先的惯例来重新做一遍，如果祖先从来没有做过，他们就坚决不做，他们反对任何新的东西、创造性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不需要任何新的东西了，从祖先那里他们已经得到了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但是，这不是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性是创造的、幻想的，渴望与众不同的。画面上的小女孩，她的眼神清楚地告诉我她是多么渴望新鲜的事物，她是一个热爱幻想的小女孩，她将把她的一生献给幻想以及为这些幻想而奋斗上，这是一个多么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小女孩啊，我希望她的想像力永远不要萎缩，她永远生活在她的想像里。

她骑在飞艇上，就如同远古时代的牧民骑在马上。然而，她和远古时代的牧民不一样，那时候人类直接生活在大自然怀里，人类的脚是和大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站立在草原上，草原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母亲。而我们眼前的这位现代人呢？她高高地飞翔在空中，她已经不愿意忍受地心引力，不愿意仅仅是在地上生活了，她要脱离大地，在更高的空中瞭望这个世界。远古的人在地上仰望苍穹，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神圣敬仰，而飞在空中的人只是俯视大地，将大地当作被自己征服的对象。

她身上的衣服闪闪发光，那是一种金属的光泽，现代主义的、科学主义的、高高在上的光泽，大自然的征服者的光泽。大自然在她的脚下，只能是她的背景，那连绵起伏的群山，那彤红的像是在燃烧的颜色，那蔚蓝的梦幻般的天空，那透明的像镜子一样光滑的湖面，从近处到远处，景物是多么地富有层次啊，从墨绿的湖面到彤红的山影，那颜色多么地丰富啊，但是，此刻，大自然收敛了自己的



镜湖飞花

赞南多·祖弗　摄

光辉，而将主宰者的光辉给了她——高高在上的现代人。她是多么高傲啊，她有力量，有技术，有征服者的雄心，就如同古代的神。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永恒的，技术会走到它的反面，雄心可能变成野心。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征服也带来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自然在接受了人类的征服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反抗的，20世纪末以来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就是一个明显的征兆。

只有人类和大自然融洽的朋友式的相处才能带来大自然对人类的真诚回报。将自然视作被征服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技术将不再仅仅被看成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还将被看成是对大自然的保护，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不仅仅是征服者，还将是谦卑的服从者，他服从大自然自身的愿望和理想，而不是将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强加给大自然。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